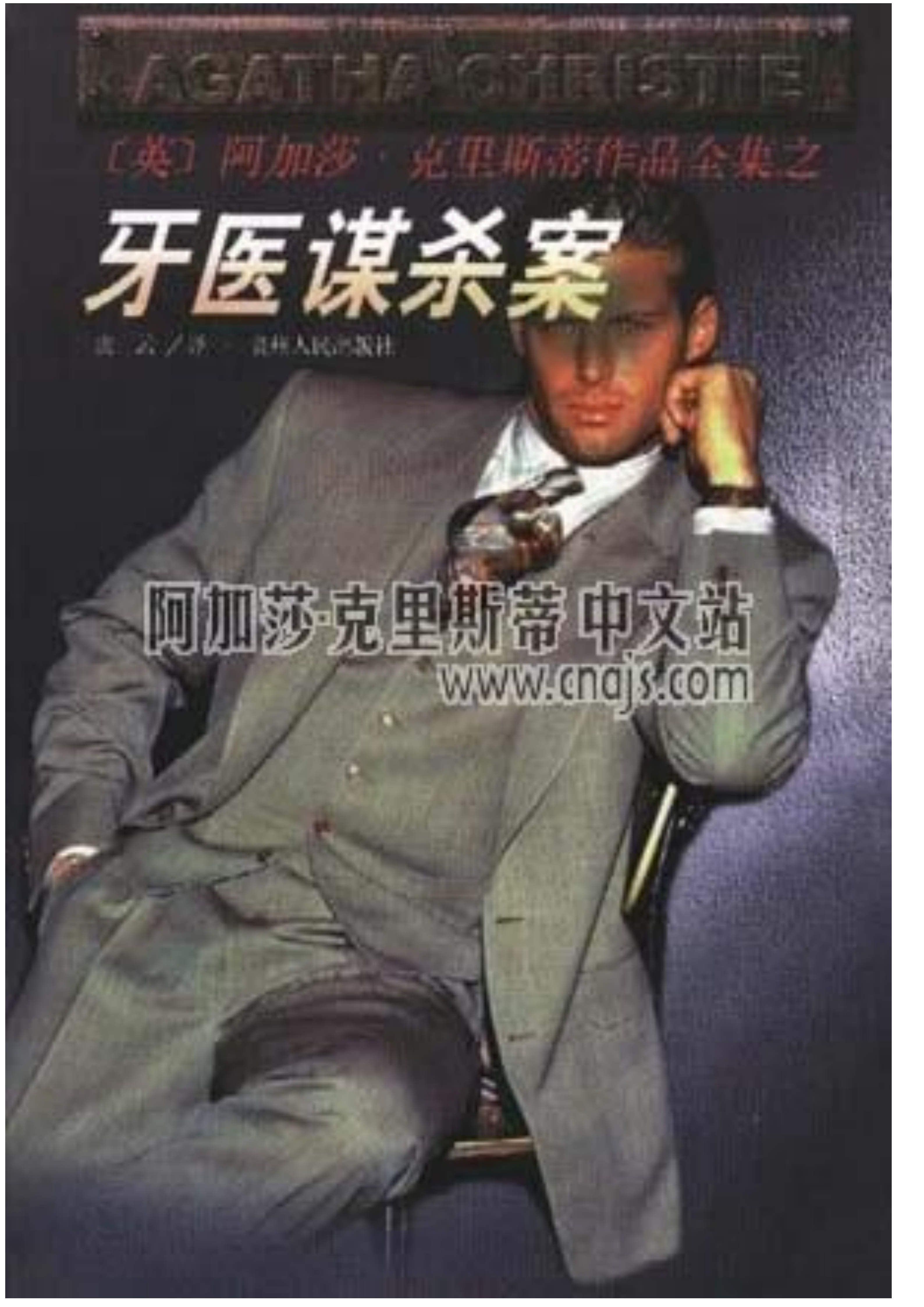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牙医谋杀案
阿加莎·克里斯蒂中文站
www.cnajs.com

目　录

第一章　一颗装饰鞋扣

1

早餐的时候，莫利先生的情绪不高。

他抱怨熏猪肉味道不佳，不知道为什么咖啡看上去像泥浆，还说早餐的麦片一次比一次糟糕。

莫利先生个子很小，但是他的颌部轮廓让人感到他为人果断自信，他的下巴模样表明他爱好争斗。他的姐姐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很像女掷弹手，她在给他料理家务。她若有所思地望着弟弟，问他是不是洗澡水又冷了。

莫利先生很不情愿地回答说，不是这么回事。

他瞥了一眼报纸，评论道，看来政府正从无能的状态蜕变为十足的愚蠢！

莫利小姐声音低沉地回答道，不管哪个政府碰巧掌了权，她总认为是做出了非凡的成绩。因此她逼着弟弟作出解释为什么眼下政府的政策不能令人信服，是愚蠢、虚弱，甚

至完全是自杀性的。

当莫利先生充分解释了这些看法后，他又喝了一杯让他看不上眼的咖啡，才发泄真正使他气恼的事儿来。

“这些女孩子，”他说道，“都是一个样！不负责任，自私自利，哪方面都靠不住。”

莫利小姐问道：

“你是指格拉迪斯？”

“我刚收到那张便条，她的姑妈中风了，因此她得去萨默塞特郡。”

莫利小姐说：

“真叫人恼火，亲爱的，不过，终究难说是姑娘的过错。”

莫利先生摇摇头。

“我怎么知道她姑妈是不是真的中风？我怎么知道，整个事情不是姑娘与那个小伙子事先策划好的？就是那个和她一起外出的很不般配的年轻人。倘若说我见过信不过的人的话，那小伙子就是这种家伙！他们也许事先策划好去郊游的。”

“哦，不会的，亲爱的，我以为格拉迪斯不会做这样的事。要知道，你一直觉得她是勤勤恳恳尽职尽力的。”

“不错，不错。”

“聪颖的姑娘，确实热爱她的工作，这是你说的。”

“不错，不错，乔治娜，不过那都是这个令人讨厌的小伙子出现之前的事。最近，她变得很厉害——完全不一样了——魂不附体——心烦意乱——紧张不安。”

女挪弹手深深地叹了口气。她说：

“不管怎么说，亨利，女孩子确实要堕入情网的。这是没办法的事。”

莫利先生厉声说道：

“她不该让爱情影响她当好秘书，尤其是今天，我又特别忙！有好几位十分重要的病人。真叫人火冒三丈！”

“我相信，这一定够伤脑筋的，亨利。顺便问一句，那个新来的小伙子表现如何？”

亨利·莫利沮丧地说：

“我还从未见过这么糟的人！一个名字也对不起来，态度不能再粗野了。要是他不再改进，我就要炒他鱿鱼，设法再找一个。我不知道眼下我们的教育有什么长处。仿佛是在培养一群笨蛋。你说什么他们都不明白，更不要说牢记在心了。”

他看了一眼手表。

“我该走了。今天早上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那个叫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女人要补牙，因为她疼痛难熬。我建议她去找赖利，可是她根本不愿听。”

“她当然不愿听嘛。”乔治娜说道，流露出对弟弟的忠心。

“赖利十分能干——确实能干。他的文凭是一流的。干活使用的是最新技术。”

“他的手颤抖，”莫利小姐说道，“依我看来，他还酗酒。”

她弟弟笑了，又恢复了往常的好脾气。他说道：

“我一点半来取三明治，和往常一样。”

2

安布里奥提斯在萨伏依饭店内用牙签剔着牙齿，独自咧嘴笑着。

一切都进展顺利。

他的运气像往常一样好。想不到他对那个傻女人说了几句客气话，居然就得到如此优厚的回报：哦，不错——真心行善不图报。他从来都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而且慷慨大方！今后，他将会更加慷慨大方。他的眼前飘过种种行善的场面，小德米特里……还有那个好心肠的康斯坦特鲍泼勒斯含辛茹苦地经营着他的小饭馆……对他来说将是多么令人高兴的意外……

牙签在嘴里随意地四处探测，安布里奥提斯的脸部肌肉突然抽搐了一下。美妙的前景变得暗淡无光，现在得考虑当务之急了。他试着用舌头摸索了一下。他掏出笔记本。夏洛特王后大街 58 号。十二点钟。

他试图重新抓住原先的喜悦情绪，可是徒劳枉然，眼前的一切都已收缩成几个不加修饰的大字：

"夏洛特王后大街 58 号。十二点钟。"

3

在南肯辛顿的格伦戈里王宫饭店里，早餐已经用毕，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正在休息大厅里与博莱索太太说话，

她们在餐厅里占用了两个相邻的餐桌，一个星期前，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下榻饭店的当天，她俩便成了朋友。

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说：

“嘿，亲爱的，那牙真的已经不疼了！一点儿疼痛感也没有啦！我想，也许我要挂个电话——”

博莱索太太打断了她：

“别犯傻，我的亲爱的，你得去牙科医生那儿把它治好。”

博莱索太太个子很高，引人注目，说话声音低沉。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四十刚出头，她那花白的头发凌乱地卷曲着，她的衣服全走了样，很有点艺术家的味道，而她的夹鼻眼镜老是往下掉。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现在她愁眉苦脸地说道：

“不过真的，要知道，它一点也不疼了。”

“胡扯，你刚才还对我说，昨天夜里疼得几乎没合眼。”

“不对，我没有——不，确实——有过，也许是的，眼下，神经真的死去了。”

“那就更有理由要去看牙医啰，”博莱索太太口气十分肯定。“我们大伙都想往后推迟，可是那仅仅是胆小的缘故。不如下定决心，把它治好。”

有句话停留在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嘴唇上，欲言又止。这竟然是表示反抗的喃喃自语：“不错，可是，反正那不是你的牙齿！”

不过，她真正说出口的却是：

“我想你说得很对。而且莫利先生为人小心仔细，任何

时候都不会搞疼哪个人的。”

4

董事会会议已经结束，一切都十分顺利。报告很成功，不应当出现任何异议。但是对于敏感的塞缪尔·罗瑟斯坦来说，董事长的举止中出现了某种东西，某种细小的异常。

他的讲话声音中，有一两处特别短促，带有苦涩的味道——与会议的进程不相称。

也许，有某种难言的忧虑？然而，不管怎么说，罗瑟斯坦无法把难言的忧虑与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联系在一起。他是那样冷漠，那样合乎规范，从本质上来说那样具有英国人的气质。

当然啰，那肝总是……罗瑟斯坦先生的肝病不时给他带来些麻烦。不过他可从未听到阿利斯泰尔抱怨他的肝不好。阿利斯泰尔的身体状况完美无缺，就像他那聪慧过人的大脑和如鱼得水的理财能力一样。这不是因为恼人的热情——他不是个喜形于色的人。

然而——有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有一两次董事长用手摸着他的脸。他坐在那儿，用手撑着下巴。这不是他通常的姿态。而且有一两次他显得——是的，确实心不在焉。

他们走出董事会办公室，下了楼梯。

罗瑟斯坦问道：

“我想，我可以用车送你吧？”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笑着摇摇头。

"我的车等着呢。"他看了一眼手表,"我不回城里去。"他停了一下又说:"事实上,我预约要去牙科医生那儿。"

谜底解开了。

5

赫尔克里·波洛从出租车下来,付了车费,便揿响了夏洛特王后大街58号的门铃。

过了不一会儿,一个小伙子把门打开,他身穿听差的制服,脸上满是雀斑,长一头红发,举止十分严肃。

赫尔克里·波洛问道:

"莫利先生在吗?"

他的心里升起了一种可笑的愿望,那就是莫利先生也许被人请走了,也许有病,也许今天不接待病人……一切猜测纯属徒劳。听差后退了一步,赫尔克里·波洛跨进屋里,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不会有丝毫改变,那门轻轻地在他身后关上,没有流露出一点怜悯之情。

听差说道:"请问尊姓大名?"

波洛把名字告诉了他,门厅右边的一道门猛地被推开,他踏进了候诊室。

候诊室里的装饰淡雅恬静,然而在赫尔克里·波洛的眼里,有一种无法描述的阴郁气氛。在那上了光的(仿古的)谢拉顿式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报纸和杂志。仿古的普尔怀特式的餐具柜内放着一副设菲尔德产的镀银烛台和一只装水果和糕点的分层饰盘。壁炉台上安放着一台铜钟

和两只铜花瓶，窗户上悬挂着蓝色的天鹅绒帷帘。椅子垫的图案是雅各宾派执政期间的流行式样，画着红色的鸟儿和花朵。

其中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军人模样的绅士，黄色皮肤，蓄着两撇令人讨厌的八字胡。他注视波洛的表情就像一个人在观察某种有害的昆虫一样。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带有一把真枪，虽然看他那模样，他倒巴不得带上一把的，而是因为他带着一个弗利特牌喷雾器的缘故。波洛厌恶地注视着他，暗中思忖道："事实上，有一些英国人纯粹使人不快，可笑至极，他们一出娘胎就该摆脱这种可悲的境地的。"

军人模样的绅士对波洛怒目凝视了好一会儿，随后一把抓住《泰晤士报》，为了不再看到波洛，就把椅子转了个方向，开始认真读起报来。

波洛拿起一本《笨拙》周刊。

他非常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然而未能找到任何有趣的笑话。

听差走进屋叫道："阿罗·邦毕上校有请。"于是那位军人模样的绅士被领走了。

波洛正在沉思冥想，是否可能有人真的叫这样的名字，这时门又突然打开，接着走进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当那年轻人在桌旁坐下，不停地翻阅杂志的封面时，波洛从一旁打量着他。一个看上去不讨人喜欢而且危险的年轻人，他思忖道，说不准是个杀人凶手。至少他看上去比赫尔克里·波洛的职业生涯中所逮捕的任何一名凶手更像杀人犯。

听差打开房门，毫无针对性地叫了一声：

“皮勒先生有请。”

波洛理所当然地把这声叫喊看做是叫唤自己，便站起身来。小伙子把他带往门厅后部，转弯来到一个小电梯跟前，然后坐电梯把他领到二楼。在二楼上，小伙子领着他穿过走道，打开一扇房门，进入一间小小的候诊室，又在第二道房门上敲了一下，没等屋内作回答就把门打开，然后往后一站，让波洛进去。

波洛进屋后听见了哗哗的自来水声，便绕到门后，发现莫利先生正在墙边水池里带着职业的癖好洗着双手。

6

即使是那些大人物，一生中也定有某些丢脸受辱的时刻。人们一直说，没有一个男子在贴身男仆面前是英雄。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当你去拜访牙科医生时，几乎没有哪个男子敢认为他自己是英雄。

赫尔克里·波洛意识到这个事实，感到浑身毛骨悚然。

波洛是个习惯于对自己作出良好评价的人。他是赫尔克里·波洛，在多数情况下都要比别人高明。然而在这个时刻，他无法在任何方面觉得强过他人。他的精神状态落到了最低点，他纯粹是个普普通通的胆小鬼，一个怕坐牙医诊所手术椅的人。

莫利先生结束了他的职业性洗手，现在用那种职业性的鼓励口吻说着：

“每年到这个时候，天气不该那么暖，是吗？”

他慢慢地领着波洛走向约定的地点——那张手术椅！

他上下调节着椅子上搁头的部位，动作十分灵活。

赫尔克里·波洛深深吸了口气，跨上椅子，坐了下来，把头部放松地靠在椅子上，任凭莫利先生用职业手段随意摆弄。

“喂，”莫利先生兴致勃勃地问道，“那样很舒服吗？是吗？”

波洛用低沉忧郁的嗓音回答道，这样很舒服。

莫利先生把他的小桌子转得靠近些，拿起一面小镜子，抓起一件器械，准备开始工作。

赫尔克里·波洛双手紧攥椅子把手，闭起眼睛，张开嘴巴。

“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吗？”莫利先生问道。

赫尔克里·波洛由于张着嘴，发辅音有困难，听上去声音有些含混，因此他的回答被理解成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事实上，这是一年两次的例行彻底检查，他做事讲究有板有眼，因此才会来到这里。当然啰，或许用不着进行任何治疗……莫利先生或许会忽略不时引起疼痛的倒数第二颗牙……或许他——这不太可能——因为莫利先生是个技术高超的牙科医生。

莫利先生慢慢地从这颗牙检查到那颗牙，又是轻轻地敲打，又是用器械探索，一面还喃喃自语地发表些意见：

“那颗牙的填补物有些磨损——不过没什么了不得的。

我很高兴地看到，牙床完好无损。”他对一颗牙产生怀疑，停顿了一下，用器械转动一下作探查——不，再来一次，一场虚惊。他又检查下面的牙齿，一、二——到第三颗？——不——赫尔克里·波洛模糊地想起一个成语：“猎犬发现了野兔！”

“这儿有点小麻烦。你不感觉疼吗？唔，我感到吃惊。”他又继续往下查。

最后，莫利先生直起身子，露出满意的神色。

“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只是两颗牙的填充物——还有上面那颗臼齿有蛀痕。我想，今天早上我们都可以解决。”

他打开开关，响起了一阵蜂鸣声。莫利先生取下牙钻，细心谨慎地安上钻头。

“让我知道哪儿不舒服。”他简短地说了一声，便开始了令人生畏的活儿。

波洛不必对此表示同意，也不必举起手来、皱眉眨眼，或者甚至大声叫喊。莫利先生十分适时地停止钻机，短促地吩咐了一下“漱口”，敷了些药，选了个新钻头，又继续干了起来。这种钻动带来的折磨与其说是疼痛，不如说是恐怖。

眼下，莫利先生正在准备填充物，谈话又重新开始。

“今天上午我得自己做这件事，”他解释道，“内维尔小姐被叫走了。你还记得内维尔小姐吗？”

波洛违心地表示还记得。

“她的一个亲戚患病，因此被叫到乡下去了。这种事老是会发生在繁忙的日子里。我今天上午已经误了时间。你前面那个病人来晚了。发生这种情况真叫人恼火，把整个上

午都搅乱了。另外，我还得多看一个病人，因为她牙疼得厉害。我在上午总是留出一刻钟时间，准备应付这种情况。但是，这仍然使我更加繁忙。”

莫利先生一边碾填充物一边仔细地瞅着。随后他又继续往下说：

“我要对你说，有一件事我始终在观察，波洛先生，那些大人物——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总是准时——从来也不让你等待。譬如说，王室成员，最小心谨慎。那些城里大佬也是一样。今天早上有一个头面人物要来——阿利斯泰尔·布伦特！”

莫利先生用一种洋洋得意的语调说出了这个名字。

波洛嘴里塞着几团棉球，舌头下面还有一根发响声的玻璃棒，使他说不出话来，只是发出一些意义不清的噪音。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那是个如今让人感到激动万分的名字。不是公爵，不是侯爵，不是首相。不，就是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这是个公众几乎尚未一睹尊容的人——一个只是偶尔在报纸短讯中出现的人，并非一个引人注目的人。

他就是那么一个不愿抛头露面、人们也无法描述的英国佬，然而他却是英国最大的银行的头儿。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一个对政府发号施令的人。他过着平静而谦逊的生活，从不在公众场合登台亮相，也从不发表演说。然而他的手中掌握着最高权力。

莫利先生俯着身子把填充物塞进波洛的牙内，一面仍然用充满崇敬的语调说着。

“他赴约从来不迟到，常常把他的车打发走，然后步行回办公室。他讨人喜欢、温和谦逊、毫无架子，打高尔夫球，喜爱他的花园。你做梦也想不到他能买下半个欧洲！看上去普通得就像你我之辈。”

听到莫利随口把两个名字连在一起，波洛心中感到一阵不快。莫利先生是个不赖的牙科医生，不错，但是伦敦城里还有着其他不错的牙科医生哩。而赫尔克里·波洛却只有一个嘛。

“请漱口。”莫利先生说道。

“要知道，这就是对他们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所有那些人的回答。”莫利先生在处理第二颗牙时继续说道，“我们这儿一切都太太平平的。瞧，我们的国王和女王多么民主。当然啰，像你这样的法国人是习惯于共和思想的——”

“我——呃——不——法国——我——呃——比利。”

“嘘——嘘——”莫利先生忧伤地说，“我们必须使龋洞完全干燥才行。”他毫不留情地把热空气往洞口喷。

接着他又往下说：

“我不知道你是比利时人。真有意思。利奥波德国王，一个好人，我经常听人这么说的。我本人坚决信奉王室传统。要知道，训练有素。你看着他们记住姓名和面孔的不同凡响的方法。这全是训练的结果——不过，当然啰，有些人对这类事情有天生的才能。譬如，我本人就是这样。我记不住名字，但是我见过的面孔就怎么也忘不了。这种方法真是非同一般。譬如，有一天来了个病人——我过去从未见过。那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可是我立即对自己说，‘我在

哪儿见过你呢?'我还没理出头绪——不过,我会想起来的——我对此确信无疑。请再漱一次口。"

漱口完毕,莫利先生用评判的目光朝病人的嘴里细细瞧着。

"唔,我认为,看来一切正常。把牙合一下——轻轻地……很舒服吗?你根本感觉不到填充物吗?再张开。不,看来一切正常。"

赫尔克里·波洛下了椅子,这下他成了自由的人。

"好吧,再见,波洛先生。我希望,你在我的屋子里没有侦查到任何罪犯吧?"

波洛笑着回答说:

"在我来到之前,每个人在我眼里都像罪犯!现在嘛,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

"啊,是的,在之前和之后间有巨大的差别!同样,我们牙科医生也不再是过去那样的魔鬼了!要我揿铃给你唤电梯吗?"

"不,不必,我待会儿走下去吧。"

"那就随你的便——电梯在楼梯旁边。"

波洛出了屋子。当他关上身后的房门时,他听到自来水龙头又打开了。

他走下两段楼梯。当他来到最后一个转弯处时,他看到那位驻印度英军的上校被带了上来。他的外貌一点儿也不狠,波洛作出老练的反应。没准是个神枪手,射杀过许多老虎。一个有用之材——帝国的日常前哨。

他走进候诊室去取他放在那儿的帽子和手杖。那个焦

躁不安的年轻人还在屋里，这多少使波洛感到有些吃惊。另外有一位病人，一名男子，在看《球场》杂志。

波洛带着刚刚产生的善意端详着这个年轻人。他看上去还是十分凶狠——仿佛想进行一场谋杀——但不是真正的凶手——波洛毫无恶意地思忖着。毫无疑问，不一会儿，这个年轻人会脚步轻捷地走下楼梯，由于他的苦难经历已经结束，他将兴高采烈、满面笑容，对谁都不会有恶意。

听差走进候诊室，用明确而肯定的口吻叫道：

“布伦特先生有请。”

桌旁那位男子放下《球场》，站起身来。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肥瘦适中。穿戴讲究，态度谦和。

他跟着听差出了候诊室。

英国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然而，他像其他任何人一样，还得来看牙科医生，而且毫无疑问，也有着和其他任何人相同的感觉！

这些念头在赫尔克里·波洛的脑海里一闪而过，随后，他拿起帽子和手杖，便向门口走去。他像过去一样，又回头看了一眼，这时他内心出现一个吃惊的想法，那个年轻人的牙准是疼得不轻。

波洛在门厅的镜子前停下来，整理了一下被莫利先生补牙时搞乱的小胡子。

他刚满意地整理好胡子，这时电梯又降到了底层，听差从门厅的后部走来，一面吹着刺耳的口哨。他一看到波洛便猛地住口，走上前来为他打开前门。

一辆出租车刚好在楼前停下，一条腿从车里跨了出来。

波洛带着喜欢向女性献殷勤的好奇心打量着这条腿。

匀称的脚踝，质量上乘的长统袜。这条腿长得不赖，不过他不喜欢这只鞋，一只全新的漆皮鞋，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闪闪发光的装饰鞋扣。他摇了摇头。

样子不漂亮——土里土气的！

那位女士下了出租车。可是在下车时她的另一只脚在车门上绊住了，那颗装饰鞋扣被扭得掉了下来，叮当一声落到人行道上。波洛充满骑士风度地一步向前把它捡起，然后深深一鞠躬，把装饰鞋扣归还原主。老天爷！不是四十岁左右，而是将近五十岁了。还戴着夹鼻眼镜，凌乱的灰黄相杂的头发——不相般配的衣服……那些令人沮丧、矫揉造作的绿色饰物。

她向他表示谢意，结果夹鼻眼镜掉在地上，随后手提包也掉下了。

波洛此时已经不再有骑士之风，但还是彬彬有礼地替她捡起夹鼻眼镜和手提包。

她走上了夏洛特王后大街58号的阶梯，而那位出租车司机因为小费太少露出厌恶的样子呆在那里，波洛打断了他的沉思。

“喂，你这会儿空闲着吗？”

出租车司机阴郁地回答说：“哦，我空闲着。”

“我也是，”赫尔克里·波洛说，“没人来管我啦。”

他看到司机露出满腹疑虑的样子。

“不，我的朋友，我没有喝醉。这是因为我刚去了牙科医生那儿，因此六个月内不用再去找他啦。想到这个真叫人高兴。”

第二章　死无对证

1

电话铃响的时候是两点三刻。

赫尔克里·波洛正坐在安乐椅上，满心舒坦地消化着美味的午餐。

他并没有因为电话铃声而站起身来，而是等待那忠心耿耿的乔治来接电话。

乔治说了声："请等一会儿，先生。"便放下听筒。

波洛问道："怎么啦？"

"是总警督贾普，先生。"

"是吗？"

波洛举起听筒放在耳边。

"喂，阁下，"他说道，"怎么回事？"

"是你吗，波洛？"

"不错。"

“我听说你今天上午去看牙了？是不是？”

波洛喃喃地说道：

“警察厅无所不晓！”

“那个叫莫利的，夏洛特王后大街58号？”

“是的，”波洛的声音变了，“干吗？”

“你真的去看病，是吗？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去吓唬他或是做任何这类事情吧？”

“当然不是。我补了三颗牙，倘若你想知道的话。”

“在你眼里，他看上去怎么样——行为举止与往常一样吗？”

“我得说是这样，不错。你问这干吗？”

贾普的声音刻板而冷漠。

“因为过了没多久，他就开枪自杀了。”

“什么？”

贾普厉声说道：

“你感到吃惊吗？”

“坦率地说，我感到吃惊。”

贾普说道：

“我本人对此也感到不太舒服……我想和你谈谈。我想你不太乐意来这儿吧？”

“你在哪儿？”

“夏洛特王后大街。”

波洛说：

“我马上去你那儿。”

2

一个警士打开了58号的大门。他恭恭敬敬地问道：

“是波洛先生吗？”

“是我，我本人。”

“总警督在楼上，二楼——你知道地方吗？”

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今天上午在那儿的。”

屋里有三个人。波洛进屋时，贾普抬起头来。

他说：

“很高兴见到你，波洛。我们正要把他挪走。想先看看他吗？”

一个手持相机跪在尸体旁的男子站起身来。

波洛走上前去。尸体躺在壁炉旁边。

莫利先生死去的模样和他生前的模样相差无几。在他右边太阳穴的正下方有一个很小的黑孔。一把小手枪横在他伸出的右手附近的地板上。

波洛轻轻地摇摇头。

贾普说道：

“好吧，现在你可以把他挪走了。”

他们拖走了莫利先生，屋里只剩下贾普和波洛两人。

贾普说：

“我们做完了所有的例行检查、取指纹，等等。”

波洛坐了下来。他开口道：

"跟我说说吧。"

贾普噘起了嘴，说道：

"他有可能是开枪自杀，他或许确实是自杀。枪上只有他的指纹——不过我对此感到不甚满意。"

"你的反对意见是什么？"

"唔，首先，似乎没有任何他该自杀的理由……他的健康状况良好，收入可观，也不存在他人所有的烦恼。他和女人没有任何纠葛……至少，"贾普小心翼翼地修正了自己的说法，"就我们目前所知，他没有。他性格并不抑郁，并不沮丧，也没有任何不正常现象。那就是我急于想听到你的意见的部分原因。你今天上午见到了他，因此我想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任何异常？"

波洛摇摇头。

"什么也没有。当时——我该怎么说呢——一切正常。"

"那么，这就有些怪了，不是吗？恕我直言，不管怎么样，你无法相信一个人会在上班的中间开枪自杀的。干吗不能等到今天晚上呢？那样做才合乎常理嘛。"

波洛表示同意。

"悲剧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说不准确切时间。似乎没人听见枪声，不过我认为他们也不会听到。这儿到过道之间有两道门，而且门的四周都蒙着台面呢——我想，那是为挡住牙科手术椅上的牙病患者发出的噪声的。"

"非常可能。病人用了麻醉剂有时会大喊大叫。"

"完全是这样。而且，外面街上，来往车辆很多，因此你

在外面也不太可能听到。”

“什么时候发现的？”

“约莫一点三十分——是个名叫艾尔弗雷德·比格斯的听差发现的。根据大家的反映，这家伙不太机灵。好像是莫利十二点三十分的那个病人由于要他继续等待而闹了一下。将近一点十分的时候小伙子上楼去敲门。屋里没有回答，而他显然也不敢进去。他已经被莫利先生训斥过几回，因此害怕再做错事。他又走到楼下，一点十五分那病人气呼呼地走了。我不能怪她，她已经等了三刻钟，因此想吃午饭了。”

“那位女人是谁？”

贾普咧嘴笑了。

“据听差说，她叫舍蒂——但是根据预约簿，她叫柯尔比。”

“这儿是用什么方法引领病人的？”

“当莫利作好接待下一个病人的准备后，他就揿那儿的蜂鸣器，于是听差就引进病人。”

“那么，什么时候莫利最后一次揿蜂鸣器呢？”

“十二点零五分。听差引进了正在等候的病人。根据预约登记簿，他叫安布里奥提斯先生，住萨伏依饭店。”

波洛的嘴唇上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他嘟哝道：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差是如何推断那个名字的！”

“我得说，一个大傻瓜，如果我们觉得这很有趣，我马上就去问他。”

波洛说道：

“这个安布里奥提斯先生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是听差把他领出来的,因此他不知道……许多病人都没有摁铃乘电梯,而是自己走下楼离开这儿的。”

波洛点点头。

贾普继续说道:

“不过我给萨伏依饭店挂了电话。安布里奥提斯先生的时间十分准确。他说他在关门时看了手表,当时是十二点二十五分。”

“他没对你说什么至关紧要的事吗?”

“没有,他能说的就是牙科医生的举止行为看上去完全正常平静。”

“好吧,”波洛说,“那么看来十分清楚。在十二点二十五分到一点半之间出了什么事情——而且,据推测,更接近前一个时间。”

“完全可能,因为要不然——”

“要不然他会摁蜂鸣器呼唤下一个病人的。”

“一点不错。不论此说是真是假,但验尸证明与此相符。验尸官检查了尸体——是在两点二十分,他不会自杀——如今他们决不会这样做的——过多的个人癖好,他们这样说。但是他说莫利开枪自杀的时间不可能迟于一点钟——也许还要早得多——不过他也不能确定。”

波洛考虑了一番,然后说道:

“那么,在十二点二十五分时,我们的牙科科医生还是个正常的牙科医生,兴高采烈、温文尔雅、工作得心应手。在这以后呢?绝望——痛苦——随你怎么描绘吧……于是向

自己开了枪？”

“真有趣，”贾普说道，“你得承认，这事儿真有趣。”

“有趣可不是个贴切的字眼。”波洛说。

“我知道不太贴切——可是人们就是如此评论这种事的。那么，这事很奇怪，如果你喜欢这样说的话。”

“这是他自己的手枪吗？”

“不，不是的。他没有手枪。从来都没有。据他姐姐说，家里没有这种玩意儿。多数家庭中都没有嘛。当然啰，要是他打定主意要干掉自己的话，他会买上一把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很快会有所了解。”

波洛问道：

“还有其它什么事情让你操心的？”

贾普擦擦鼻子。

“唔，还有他躺在地上的姿势。我不是说，一个人不可能那样倒地——可是，不知道怎么的，这总有点不对劲！而且在地毯上有一两处痕迹——仿佛有什么东西从这里拖过去似的。”

“那显然给了我们某种暗示。”

“是的，除非是那个讨厌的小伙子。我有一种感觉，那小伙子发现莫利后，也许试图挪动他。当然啰，他现在否认这一点，可当时他吓坏了。他就是那种初出茅庐的蠢驴。那种总是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而挨骂的家伙，所以他们几乎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满嘴谎话。”

波洛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屋子四周。

他注视着门后墙上的洗手池，注视着门另一边高大的

文件柜。他还端详着牙科手术椅和椅子周围靠近窗户的器械设备，然后沿着壁炉把目光收回到刚才躺着尸体的地上，壁炉旁边的墙上还有一道门。

贾普的目光跟随着波洛的目光。“门那头是一个小办公室。”他猛地把门推开。

正如贾普所说，这是个小办公室，放着一张写字台和一张餐桌，上面摆着一架酒精灯和茶具，还有几把椅子。屋子没有其他出入口。

“这是他的秘书干活的地方，”贾普解释道，“内维尔小姐。看来今天不在。”

他的目光与波洛相遇。后者说道：

“我记得，他对我说过。那——或许又是否定自杀的一个根据？”

“你是说，她是被打发走的？”贾普沉默了一下。他说道：

“倘若他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的话。可是理由呢？这个结论似乎和那个结论同样不可能。他看来是个安详随和的家伙。有谁会打算谋害他呢？”

波洛说道：

“有谁可能谋害他？”

贾普回答说：

“答案是——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他的姐姐有可能从他们楼上的寓所走下来开枪打死他，他的一个仆人可能走进来打死他。他的合伙人赖利有可能向他开枪。那个听差艾尔弗雷德可能向他开枪。某个病人可能向他开枪。”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往下说：“还有安布里奥提斯也可能会向他

开枪——所有人中间他最轻而易举。”

波洛点点头。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找出原因来。”

“一点不错。你绕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了。理由呢？安布里奥提斯住在萨伏依饭店。一个有钱的希腊人为什么想来牙科诊所开枪打死一个温文尔雅的牙科医生？”

“这确实成了我们调查中的一块绊脚石。动机！”

波洛耸耸肩，说道：

“看来死神用最拙劣的方法选错了对象。那个神秘的希腊人，那个富有的银行家，那个著名的侦探——枪杀他们中的一个，该是多么顺理成章！因为神秘的外国人也许会涉及间谍活动；富有的银行家有些业务上的往来关系，他们有可能得益于银行家的死亡；著名的侦探也许对罪犯十分危险。”

“而可怜的老莫利对任何人都没有危险。”贾普阴郁地说道。

“这我可不清楚。”

贾普猛地向他回过身来。

“你有什么高见？”

“什么也没有。只不过随便说一句罢了。”

他对贾普复述了莫利先生随口说起的辨认面孔的本能以及他提到的一名病人。贾普露出疑惑的神色。

“我想，这有可能。不过，这未免有点牵强。也许有某个人，他希望自己的面容不为人所知。你今天上午没注意到哪位病人吗？”

波洛嘟嘟哝哝地说：

"我今天上午在候诊室里看到一个年轻人，那模样活脱脱像一名凶手。"

贾普吃惊地问：

"怎么回事？"

波洛微笑道：

"亲爱的，那是在我来这儿的时候！我当时心神不定，在胡思乱想——总而言之，情绪不好。在我眼里，什么东西都充满不祥之兆，候诊室，病人，楼梯上的地毯！实际上，我想那年轻人当时牙疼得很厉害，就那么回事！"

"我知道，可能是那么回事，"贾普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仍然要侦查你所说的凶手。不论这是不是自杀，我们将调查每一个人。我认为，第一件事就是和莫利小姐再谈一次话。我只和她说一两句。当然啰，这对她是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但她不是那种会垮掉的人。我们现在去找她。"

3

乔治娜·莫利，高个子，脸色铁青，一面听着两位男子的问话，一面回答问题。她带着强调的语气说道：

"这叫我难以置信——实在难以置信——我的弟弟竟会自杀！"

"你意识到另一种情况吗，小姐？"

"你是说——谋杀。"她停了一会儿，接着缓慢地说道，"确实——第二种情况看来几乎与第一种情况一样不可

能。"

"不过并非完全不可能吧?"

"不——因为——哦,首先,瞧,我说一说我了解的某些情况——那就是:我弟弟的思想状态。我知道,他没有任何思想顾虑——我知道,没有任何理由——他根本没有理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今天早上见着他了——在他上班干活之前?"

"是的——早餐的时候。"

"他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烦躁情绪?"

"他感到烦躁——但不是你说的那种烦躁,他只是觉得恼火!"

"为什么恼火?"

"他早上会十分繁忙,然而他的秘书兼助手却被喊走了。"

"就是内维尔小姐吗?"

"是的。"

"她通常为莫利先生干些什么?"

"她担任他全部的通信联络工作,把所有的图表登记备案。她还确保所有的器械消毒,给他碾填充剂,要在他干活时递给他。"

"她和他一起干活多久了?"

"三年。她是个十分可靠的姑娘,我们——我们俩都很喜欢她。"

波洛说:

"她被叫走是因为她的一个亲戚病了,你弟弟是这样对

我说的。"

"是的，她收到电报，说她的姑妈患了中风。她乘早班火车去了萨默塞特。"

"那就是你弟弟如此恼火的原因？"

"是啊。"莫利小姐的回答中隐隐露出一丝迟疑。她急匆匆地往下说道："你们——你们不该认为我弟弟没有同情心。我仅仅因为他觉得——那只是一瞬间——"

"是吗，莫利小姐？"

"唔，她也许是有意识地玩忽职守。哦！请别误会——我确信，格拉迪斯决不会做这种事。我对亨利说了。但事实是，她和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订了婚——亨利对此十分恼火——因此他突然产生这种想法，认为这个小伙子也许说服她请了一天假。"

"这可能吗？"

"不，我相信不可能。格拉迪斯是个很自觉的姑娘。"

"那么，那小伙子也许会建议她做这种事吗？"

莫利小姐蔑视地说：

"我得说，很有可能。"

"他是干什么的，这个小伙子——顺便问一下，他叫什么名字？"

"卡特，弗兰克·卡特，我想，他是——或者曾经是——保险公司的职员。几个星期前，他丢了饭碗，而且看来无法找到另一份工作。亨利说——我敢说他是对的——那小伙子纯粹是个无赖。格拉迪斯确实把一部分积蓄借给了他，亨利对此气得要命。"

贾普口气生硬地问：

“你弟弟是否设法说服她毁约？”

“是的，我知道，他这样做了。”

“那么，这个弗兰克·卡特，完全可能，和你弟弟结了仇。”

女掷弹手粗鲁地答道：

“胡说——那是假如你们暗示弗兰克·卡特杀了亨利的话。当然啰，亨利建议那姑娘别理小伙子卡特；但是姑娘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她傻乎乎地委身于弗兰克。”

“你能想到另外有谁和你弟弟结下怨仇吗？”

莫利小姐摇摇头。

“他与他的合伙人赖利先生相处还不错吧？”

莫利小姐用讥讽的口吻答道：

“就像你能指望与爱尔兰人相处多好一样！”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莫利小姐？”

“唔，爱尔兰人脾气暴躁，干什么事都爱吵架。赖利先生喜欢争论政治。”

“就这些？”

“就这些。赖利先生在许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不过他业务精湛——或者说，我弟弟是这么讲的。”

贾普一个劲地追问道：

“他怎么不能令人满意？”

莫利小姐犹豫了一下，然后尖刻地答道：

“他酒喝得太凶——不过，请别再深究了。”

“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和你弟弟之间有矛盾？”

"亨利暗示过他一两次。牙科手术，"莫利小姐用教训人的口吻继续说道，"需要专业人员沉着镇静，而酒气熏天会使人缺乏信任感。"

贾普点头表示同意。随后他问道：

"你能否告诉我们一些你弟弟的经济状况？"

"亨利收入颇丰，积蓄了一些钱。我们各自还有一小笔个人收入，那是我父亲留给我们的。"

贾普轻轻咳了一下，喃喃地说道：

"我想，你不知道，你弟弟留下了一份遗嘱吧？"

"他写了一份遗嘱——我可以告诉你们其中的内容。他留给格拉迪斯·内维尔一百英镑，要不然一切都归我了。"

"原来如此。现在——"

有人在拼命地敲门，接着露出了艾尔弗雷德的面孔。他那骨碌碌地转动的眼睛把两名来访者的一切尽收眼底，这时他高声说道：

"是内维尔小姐。她回来了——而且显得少有的激动不安。她想知道，她能否进来？"

贾普点点头，于是莫利小姐说道：

"叫她到这儿来，艾尔弗雷德。"

"行。"艾尔弗雷德说完话便离开了。莫利小姐叹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

"这小伙子叫人烦得够呛。"

4

格拉迪斯高高的个子，金发白肤，稍许有些缺乏生气，年龄大约二十八岁左右。她显然十分焦躁不安，但依然立即表明是个聪明能干的姑娘。

贾普以检查莫利先生的文件为借口，把她从莫利小姐身旁引开，来到手术室隔壁的小办公室里。

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我简直无法相信，莫利先生竟然做出这样的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她再三强调，他看上去没有任何烦恼或忧虑的地方。

于是贾普开始发话：

“你今天让人喊走了，内维尔小姐——”

格拉迪斯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而且这整个事情实在是件伤天害理的玩笑！我确实认为做那种事的人是够恶劣的。我真是这么想的。”

“你是什么意思，内维尔小姐？”

“嘿，我的姑妈压根儿没一点儿病。她的身体状况从来都没有那么好。当我突然出现在她眼前时，我感到无法理解。当然啰，我也是那么高兴——不过这样做实在把我气疯了。发那样的电报，让我心里不安，还有所有这一切。”

“你有那封电报吗，内维尔小姐？”

“我把它扔了，我想，是扔在车站的。电报上仅仅说：你的姑妈昨天夜里中风。请立即前来。”

“你很肯定——唔——”贾普拘谨地咳嗽一声。“发电报的不是你的男朋友，卡特先生？”

“弗兰克？什么目的？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们俩事先预谋的？不，警督，我们俩谁也不会做这种事的。”

她的愤慨看来完全发自内心，贾普费了一番工夫才使她平静下来。但是两人向她询问这天早上的病人时，她又变得像往常一样称职。

“他们都在这个本子里，我敢说你们已经看过。我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十点钟索姆斯太太——那是有关她的假牙托；十点半，格兰特夫人——这是一位老太太——住在朗德斯广场；十一点，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他是定期检查——哦，当然啰，就是他——抱歉，波洛先生，不过我真的如此不安！十一点半，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你知道，那是个银行家——短期预约。因为他上次已经准备好补牙。然后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她特地打电话来的——感到牙疼，因此莫利小姐接待了她。她说起话来让人头痛，喋喋不休——还特别挑剔。然后十二点，安布里奥提斯先生——他是位新病号——从萨伏依饭店来预约的。莫利先生接待许多外国人和美国人。接着十二点半，柯尔比小姐。她从沃辛来。”

波洛问道：

“我到的时候，这儿有一个高个子的军官。那是谁？”

“我想，那是赖利的一个病人。我马上给你拿他的病人名单，好吗？”

"谢谢，内维尔小姐。"

她离开了几分钟，回来时拿着一本与莫利先生相同的本子。

她念了起来：

"十点钟，贝蒂·希恩，那是个[illegible]的小女孩。十一点，艾伯克龙比上校。"

"艾伯克龙比！"波洛喃喃说道，"C'est ça!①"

"十一点半，霍华德·雷克斯先生。十二点，巴恩斯先生。"

"今天早上就这些病人。当然啰，赖利先生不像莫利先生那样病人排得满满的。"

"你能否告诉我们赖利先生每个病人的情况？"

"艾伯克龙比上校来这儿就诊已有很长时间，而希恩太太所有的孩子都来找赖利先生看病。我没法告诉你们雷克斯先生和巴恩斯先生的有关情况，不过我想我听到过他们的名字。我接所有的电话，你瞧——"

贾普说道：

"我们可以自己来问赖利先生。我希望能尽快见到他。"

内维尔小姐走出了屋子。贾普对波洛说：

"除了安布里奥提斯外全是莫利先生的老病人。我打算立即和安布里奥提斯先生进行一场有趣的谈话。照目前情况来看，他是见到莫利活着的最后一位，因此我们得确信，当他最后见到莫利时，他仍然还在人世。"

---

① 法语：是他！——译注。

波洛摇摇头，缓缓说道：

“你仍需要证明动机。”

“我明白，正是那件事将成为难题。不过我们在警察厅会有有关安布里奥提斯的材料。”他气呼呼地说道，“你考虑问题真严密，波洛！”

“有件事我感到纳闷。”

“什么事？”

波洛淡淡一笑，说道：

“为什么是贾普总警督？”

“呃？”

“我说，为什么是贾普总警督？一名像你这样赫赫有名的警官——通常被召来处理自杀案件吗？”

“事实上，我当时恰好就在附近。在拉文纳姆商店——威格莫尔大街。他们在那儿玩弄了一整套巧妙的欺诈行为。他们往那儿打电话要我上这儿来。”

“可是，他们干吗要打电话给你？”

“哦，那——那简单得很。因为是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那个地区的警督一听说阿利斯泰尔在那儿，马上就和警察厅取得联系。布伦特先生是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要保护的那种人物。”

“你的意思是有人希望他——被干掉？”

“当然有的。首先是那些赤色分子——还有我们的法西斯主义的朋友。是布伦特和他的集团充当了当今政府的坚强后盾。良好健全的保守金融体系。所以，今天上午倘若有哪个可笑的家伙意欲攻击布伦特先生，即使这可能性再小，

他们也要进行彻底调查。”

波洛点点头。

“那是我多多少少猜想到的，我有一种感觉。”他意味深长地挥动双手。“也许这里出了某种故障。真正的受害者——本来应该是——阿利斯泰尔·布伦特。或者说，这仅仅是个开始——某个战役的开始？我闻到——我闻到，”他吸了一口气，“这场交易中有大笔钱财！”

贾普说道：

“要知道，你在大量做假设。”

“我的意思是，这个可怜的莫利只是游戏中的小卒子。也许他了解什么——也许他对布伦特说了些什么——或者他们害怕他会告诉布伦特什么——”

格拉迪斯·内维尔走进屋子时，波洛打住了话头。

“赖利先生正忙着一个拔牙手术，”她说，“他再过五分钟就完事，能等一下吗？”

贾普说没关系。眼下，他说，他要和听差艾尔弗雷德再作一次谈话。

5

艾尔弗雷德既感到不安，又感到高兴，同时又极度害怕把所发生的一切怪罪于他。他受雇于莫利先生才两个星期。在这两个星期中，他接连不断地搞糟了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例外。他不停地受到指责，自信心大受损伤。

“也许，他比平时更暴躁，”艾尔弗雷德对问题作出回

答，"据我回忆，没有其它任何情况，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干掉自己。"

波洛打断了他的话。他说：

"你必须把你能想起的有关今天上午的一切告诉我们。你是非常重要的证人，你的回忆对我们是巨大的帮助。"

艾尔弗雷德满脸通红，胸部鼓了起来。他已经把今天上午发生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贾普。现在他主动要求再扯上一通，以博取他们的好感。他因为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而渐渐地变得满心舒坦。

"我可以全告诉你，"他说道，"你就问吧。"

"首先，今天上午有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

艾尔弗雷德回忆了一下，然后很忧伤地回答说：

"我说不出有什么异常的事情。与平时没什么两样。"

"有陌生人来过吗？"

"没有，先生。"

"即使连病人中也没有？"

"我不知道你是指病人。如果你是指这个意思的话，那么没有一个病人不是事先预约的。他们的姓名全在登记本上。"

贾普点点头。波洛问道：

"有谁能从外面走进来吗？"

"没有，他们不可能进来。得有钥匙才行，明白吗？"

"可是，要离开这屋子容易得很？"

"哦，是的，只要转动门把，走出房门，然后把门拉上就行。我说过，他们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当我用电梯把下一

个病人带上来时，他们通常自己走下楼梯。明白吗？”

“明白了。现在你就对我们讲讲，谁第一个来，随后又是哪些人。如果你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就描绘一下他们的模样。”

艾尔弗雷德回想了一分钟，然后说道：“一位女士带着一个小女孩，那是赖利先生的病人。还有一个索普小姐或是差不多这种名字的，是莫利先生的病人。”

波洛说：

“很好，继续说。”

“随后是个年龄较大的太太——是个有钱人——坐着戴姆勒车来的。她出去的时候，进来了一名高个子的军官，就在他后面，你到了。”他对波洛点了下头。

“不错。”

“接着那位美国绅士来了——”

贾普急促地问道：

“美国人？”

“是的，先生。一位年轻人。他肯定是美国人——听他的声音你就能判断出来。到早了，他确实如此。他的预约时间要十一点半——而且他也并没有坚持呆在那儿。”

贾普警惕地问道：

“怎么回事？”

“人走了。当赖利先生的蜂鸣器十一点半——稍许晚一些，事实上，也许是十一点四十分吧——响起时，进来叫他，他已经不在了。准是感到害怕而溜掉了。”他做出十分在行的样子又补充一句：“这种事常有的。”

波洛问道：

“那么他一定是紧随着我离开的？”

“不错，先生。我把一个坐罗尔斯·罗伊斯车来的阔佬领上楼后你就走了。唔——那辆车真漂亮，布伦特先生——十一点半。随后我下了楼，让你出去，又进来了一位太太。某个贝里·西尔小姐，或是差不多这样的名字——然后我——唔，事实上我飞快地下楼去厨房取我的茶点，而当我到厨房时，蜂鸣器响了——赖利先生的蜂鸣器——于是我就上了楼，像我说的那样，那个美国绅士已经逃走。我去告诉了赖利先生，他骂了几句，就像往常一样。”

波洛说道：

“请继续讲。”

“让我想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是的，莫利先生的蜂鸣器响了，轮到了那位西尔小姐，当我用电梯把我忘了名字的小姐带上楼时，阔佬下楼出了屋子。然后我又下了楼，这时来了两位绅士——一个是小个子，说起话来尖声尖气，惹人发笑——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是来找赖利先生的。另一个胖胖的外国绅士是找莫利先生的。

“西尔小姐的牙治了没多久——不超过十五分钟，我让她走后，把外国绅士带上了楼。另外那位绅士一到，我立即就把他领进了赖利先生的屋子。”

贾普问：

“你没看到安布里奥提斯，那位外国绅士，离去吗？”

“没有，先生，我没法说我见到了。他准是自己离开的。那两位绅士离开时我也没见着。”

“十二点后你在哪里？”

“我一直坐在电梯里，先生，等着前门门铃或是蜂鸣器响起。”

波洛问：

“或许你当时在阅读什么吧？”

艾尔弗雷德的脸又刷地一下变红了。

“看点书没什么害处吧，先生。我好像没有别的事可做嘛。”

“是这样。你在看什么？”

“《十一点四十五分发生的惨案》，先生。这是一本美国侦探小说。妙不可言，确实如此！全是写枪手的。”

波洛浅浅一笑。他说道：

“从你在的地方能听到关上前门的声音吗？”

“你是说有谁走出去？我想我听不到的，先生。我的意思是我不应当注意到！你瞧，电梯就在门厅背部，离转弯处不远。那门铃就在后面，蜂鸣器也是。你不会听不到的——”

波洛点点头，贾普又问道：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艾尔弗雷德皱起眉头，拼命回忆着。

“只有最后那位女士舍蒂小姐了。我等着莫利揿响蜂鸣器，可是没有任何动静。一点钟时，那位女士仍然等着，因此她变得非常暴躁。”

“在这以前你有没有想到要上楼去瞧瞧莫利先生是否做好了准备？”

艾尔弗雷德十分肯定地摇摇头。

"我没有想过,先生。我压根儿不会有这样的念头。据我所知,最后那位绅士还在楼上。我得等待蜂鸣器召唤。当然啰,要是我事先知道莫利先生自杀在——"

艾尔弗雷德摇摇头,露出毛骨悚然的神情。

波洛问道:

"蜂鸣器通常是在病人下楼前就响起,还是病人下楼后才响的?"

"这要看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病人准备下楼,然后蜂鸣器便发出响声。要是病人揿铃要电梯,那么当我领他们下楼时,蜂鸣器便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莫利先生会提前几分钟揿铃叫下一个病人。如果他匆忙,他的前一个病人刚走出屋子,他就立即揿铃唤下一个。"

"原来如此——"波洛停了一下,随后继续问道:

"艾尔弗雷德,你对莫利先生自杀感到吃惊吗?"

"简直叫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依我看来,他没有任何理由要走这条路——噢!"

艾尔弗雷德把双眼瞪得滚圆:"哦——呃——他不是被谋杀的,对吗?"

贾普还没开腔,波洛就插嘴问道:

"倘若他是给人谋杀的,你是不是就不那么吃惊?"

"唔,我说不准,先生,我想是这样。我不明白谁会想谋杀莫利先生。他——唔,他是个非常一般的绅士,先生。他真是给人谋杀的吗,先生?"

波洛严肃地答道：

“我们得考虑到各种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你说，你是个十分重要的证人，你必须设法回忆起今天上午发生的一切情况。”

波洛说话时强调了他说的每一个字眼，艾尔弗雷德皱着眉头，在使劲儿回忆着。

“我想不起别的事儿了，先生。我真的想不起了。”艾尔弗雷德露出沮丧的语调。

“很好，艾尔弗雷德。你很肯定今天早上除了病人就没有人进过这屋子吗？”

“没有陌生人进过屋子，先生。内维尔小姐的那个小伙子倒是来过——发现她不在，那模样难受得要命。”

贾普厉声问道：

“那是在什么时候？”

“十二点刚过一会儿。当我告诉他内维尔小姐请了一天假时，他显得心烦意乱，并且说他要等着见莫利先生。我对他说莫利先生午餐没空，但他回答说，没关系，他会等待的。”

波洛问道：

“他等了吗？”

艾尔弗雷德的双眼露出了吃惊的目光。他说：

“对——我可从来没有想到！他走进候诊室，可是后来他没有在屋子里。他准是等得不耐烦了，不过我当时认为他一会儿还会来的。”

6

艾尔弗雷德离开屋子后，贾普提高嗓门问道：

"你认为向那个小伙子暗示这是件凶杀，这样做明智吗？"

波洛耸了耸肩。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在兴奋状态之中，他将回忆起当时或许会看到或听到的所有能暗示凶杀的事物，而且他将对这儿发生的一切保持高度的警觉。"

"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希望这件事过早地张扬开。"

"我亲爱的，不会的。艾尔弗雷德常看侦探小说——艾尔弗雷德醉心于犯罪事实。不论他透露出什么，那都是出于他那病态的对犯罪情节的想象。"

"唔，也许你说得不错，波洛。现在，我们得听听赖利怎么说。"

赖利先生的手术室和办公室在一楼，面积和楼上的一样宽敞，只是光线暗些，布置得也不那么富丽堂皇。

莫利先生的这位合伙人是个高个子、黑皮肤的年轻人，头发长得像一堆羽毛，凌乱地耷拉在前额上。他的嗓音迷人，目光敏锐。

"我们希望，赖利先生，"贾普作了自我介绍后说道，"你能就这件事情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你们找错人了，因为我无法提供，"赖利先生回答道，"我要说一句话——那就是亨利·莫利先生是绝不会自杀

的。我也许会做这种事——然而他不会。”

“为什么你也许会做这种事?”波洛问道。

“因为我有一大堆苦恼,”对方回答道,“譬如说,缺钱的苦恼!我老是无法做到收支平衡。但是莫利先生为人小心谨慎。你找不到他有任何债务,或是有缺钱的苦恼,我确信这一点。”

“男女之情呢?”

“你是说莫利吗?他毫无生活的乐趣可言!他完全在他姐姐的控制之下,可怜得很。”

贾普接下去询问赖利今天上午接待的那些病人的情况。

“哦,我相信他们都是些奉公守法、光明正大的人。小贝蒂·希思,她是个可爱的孩子——他们全家一个个都是我看的病。艾伯克龙比上校也是熟悉的病人。”

“霍华德·雷克斯怎么样?”贾普问道。

赖利哈哈大笑。

“是对我表示抗议而离去的那一位吗?他过去从未在我这儿看过病。我对他一无所知。他打电话来,特地要求今天上午就诊。”

“他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霍尔本王宫饭店。我猜想,他是美国人。”

“艾尔弗雷德也这么说。”

“艾尔弗雷德应当知道,”赖利说道,“我们的艾尔弗雷德,他是个电影迷。”

“你的另一位病人呢?”

“巴恩斯吗?一个逗人发笑的小个子,但做事有板有眼。退休公务员,住在伊灵路。”

贾普停了一下,然后又问道: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内维尔小姐的情况吗?”

赖利先生扬起双眉。

“那个漂亮的金发女秘书吗?什么事也没有,老伙计。她和老莫利之间完全是清白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可从来没有暗示过他们有什么关系。”贾普说道,脸色微微泛红。

“这是我的错觉,”赖利说道,“请原谅我的邪恶念头,好吗?我还以为,这也许是你企图 cherchez la femme[1] 呢。”

“对不起,我说起你们的语言来了,”他又对波洛插了一句,“口音纯正,是吗?这是嬷嬷们培养的结果。”

贾普对赖利的轻率口吻露出不满的神色。他问道:

“你了解与姑娘订婚的那位年轻人的情况吗?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卡特。弗兰克·卡特。”

“莫利对他印象不佳,”赖利说道,“他试图使内维尔拒绝那个小伙子。”

“这也许使卡特感到十分恼火吧?”

“也许使他大为光火。”赖利先生由衷地表示同意。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加了一句:

“请原谅,你们在调查的是一起自杀,而不是一起谋杀案,对吗?”

[1] 法语:找女人。——译注。

贾普提高嗓门说：

“倘若这是一起谋杀案，你有什么要提示的？”

“要提示的不是我！我希望是乔治娜！她是那种令人生畏的女性，心里想的全是节欲。不过我恐怕乔治娜是满脑子的道德观念。当然啰，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窜到楼上，亲手毙了那老家伙，可是我没有这样做。事实上，我无法想象有谁想杀害莫利。然而，我无法设想他会自杀。”

他又补充道——语调变得全然不同：

“我实际上对此十分遗憾……你们不应根据我的行为举止加以判断。要知道，那是激动不安的缘故。我喜欢莫利，我会怀念他的。”

7

贾普放下话筒。当他向波洛转过身时，脸色十分严竣。他说：

“安布里奥提斯先生感到不太舒服——今天下午不想见任何人。”

“他得见我——而且他也无法把我甩掉！我在萨伏依饭店安排了一个人，要是他打算溜之大吉，就对他进行跟踪。”

波洛考虑了一下，说道：

“你认为是安布里奥提斯杀了莫利？”

“我不知道。不过他是最后一个见到莫利活着的。而且他是一位新病人。据他所说，他十二点二十五分离开莫利，那时莫利先生好好的。这可能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要是

莫利当时安然无恙，我们就得重新设想随后发生的事情。在他接待下一个病人之前还有五分钟时间。在那五分钟里是否有谁进屋见了他？譬如说，卡特？或是赖利？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据这种说法，在十二点半，或最迟到一点三十五分——莫利就死了——要不然，他就会摁响蜂鸣器或是传话到楼下给柯尔比小姐，说他不能接待她。不，要么是他被杀死，要么是有人给他说了些什么，打乱了他整个的思路，于是他便走上绝路。”

他停顿了一下。

“我要和他上午接待的每一个病人都谈一下。有这样的可能，他也许和他们中间的哪一位说了些什么，这些话会把我们引上正确的轨道。”

他看了一眼手表。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说，可以在四点十五分给我几分钟时间。我们先上他那儿。他的寓所在切尔西河堤旁。然后我们可以在去见安布里奥提斯时顺路见见那个叫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女人。我希望在对付那位希腊朋友之前掌握我们能了解到的一切。在此之后，我想和那位美国佬聊上一两句——就是你说像凶手的那位。”

赫尔克里·波洛摇摇头。

“不是凶手——是牙痛病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去见这个雷克斯先生。至少，他的举止行为可疑。我们还将核查内维尔小姐的电报，了解她的姑妈和她的那位小伙子。事实上，我们得了解每件事和每个人。”

8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在公众眼里总是那么不引人注目。这可能是因为他本人十分谦逊，而且即将退休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多年以来，他所起的作用像个女王的丈夫，而不是国王。

丽贝卡·桑斯维拉托，娘家姓安霍尔特，四十五岁，来伦敦时是一个万念俱灰的女人。她的双亲均出身于拥有万贯家私的王族。母亲是欧洲罗瑟斯坦家族的继承人。父亲是美洲银行巨擘安霍尔特家族的头领。丽贝卡·安霍尔特的两个亲兄弟和一个堂兄弟在一次空难中惨遭身亡，因此她成了巨大财富的惟一继承人。她和欧洲一个名门望族之后菲利普·德·桑斯维拉托结了婚。她和这个虽受过良好教育，其行为却臭名昭著的恶棍一起过了两年备受磨难的生活，三年之后得以离婚，并取得他们所生的孩子的监护权。又过了几年，孩子夭折了。

丽贝卡·安霍尔特受尽痛苦的折磨后，便将她无可争辩的智力转移到金融业——她的血液中流着从事这个行业的聪明才智。她与父亲在银行业务上联起手来。

父亲去世后，丽贝卡·安霍尔特依然拥有大批财产，是金融界的权势人物。她来到伦敦——伦敦银行的一个年轻的合伙人被派遣带着各种文件到克拉里奇大饭店去见她。六个月之后，人们听说丽贝卡·桑斯维拉托要和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结婚，这个人几乎比她要小二十岁，这个消息使

全世界震惊不已。

人们像往常一样对此加以嘲弄——对此付之一笑。丽贝卡的朋友们说，在和男人打交道时，丽贝卡纯粹是个无可救药的大傻瓜！先是桑斯维拉托——如今是这位年轻人。当然啰，他仅仅是觊觎钱财才和她结婚的。她又陷入了第二场灾难。然而，使大家惊讶的是这次婚姻非常成功。那些预言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将把丽贝卡的钱用在别的女人身上的人错定了。他始终默默无闻地忠于他的妻子，甚至在十年后，在他妻子去世后，他作为她的大宗财产的继承人本可以尽情作乐一番，然而他却并没有再婚。他过着原先那种恬静而简朴的生活。他那理财的天赋绝不比他的妻子逊色。他对生意的判断和处理完美无缺——他的正直诚恳无庸置疑。他全凭个人的才能保护着安霍尔特和罗瑟斯坦家族的利益。

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在肯特郡有一幢房子，在诺福克郡也有一幢房子，周末就在那里度过——不是和沉溺酒色的乌合之众，而是和几个安谧悠闲、因循守旧的朋友在一起。他喜欢打高尔夫球，水平还过得去。他对自己的花园情有独钟。

总警督贾普和赫尔克里·波洛坐在一辆有些老掉牙的出租车里颠簸着前去拜会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幢哥特式的建筑在切尔西河堤旁是著名的一景。屋内陈设豪华昂贵，但又十分简单。整个布置并不很时髦，然而显然十分舒适。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没有让他们久等。他几乎立即就

迎上前来。

“是贾普总警督吗?”

贾普走上前去,又介绍了赫尔克里·波洛。布伦特饶有兴趣地望着波洛。

“当然啰,波洛先生,我知道您的名字。而且肯定——在某处——最近——”他停顿下来,皱起眉头。

波洛说道:

“是今天上午,阁下,在可怜的莫利先生的候诊室里。”

阿利斯泰尔的双眉舒展开来。他说道:

“当然是这样。我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他向贾普转过身去:“我能为你效劳吗?听到可怜的莫利的消息,我感到很遗憾。”

“你感到吃惊吗,布伦特先生?”

“非常吃惊。当然啰,我对他了解甚少,不过,我该认为他是最不可能自杀的人。”

“那么,今天早上他显得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吧?”

“我认为是这样——不错。”阿利斯泰尔停顿了一下,然后带着几乎是孩子般的笑容说道,“对你说真心话,要去牙科医生那儿,我总是十分胆怯。我实在讨厌他们把那种可怕的铅做成的玩意儿往你嘴里塞。那就是我对周围任何事情注意不多的原因。要知道,我看病之前注意不多,而一看完病就得离开。不过,我得说,那时候莫利看上去完全正常。心情愉快、工作繁忙。”

“你常到他那儿看病吗?”

“我想,我这是第三次或第四次去他那儿。在去年以前

我的牙齿一直没有大的毛病。我想，是身体渐渐弱了。"

赫尔克里·波洛问道：

"最初是谁把你介绍给莫利先生的？"

布伦特皱起双眉以集中注意力。

"让我想一想——我当时感到一阵牙疼——有人告诉我夏洛特王后大街的莫利是我该找的人——不，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是谁告诉我的了。抱歉。"

波洛说：

"要是你能想起来的话，也许能让我们俩中的一个知道？"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好奇地望着他。

他说：

"当然——我会的。不过为什么？这很重要吗？"

"我觉得，"波洛说，"这也许事关紧要。"

他们走下屋子的阶梯时，突然有一辆轿车在屋前停下。这是一辆赛车——要从这种车上下来，你得从方向盘下爬出来才行。

那个下车的年轻姑娘看上去几乎只有膀子和腿。当她最后从赛车上脱身时，两位男子已走到街上。

姑娘站在人行道上看着他们俩。随后，她突然劲头十足地大声喊道："喂！"

那两位男子没有意识到这叫声是冲他们而来，因此谁也没有回头，因此姑娘又重新叫唤："喂！喂！那边的两位！"

他们停下脚步，带着询问的目光转过身来。姑娘朝他们走去。她的膀子和腿依然给人当初的印象。她的个子又高

又瘦，脸部并不十分漂亮，但那聪颖伶俐、生气勃勃的神情弥补了不足之处。她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

她对波洛说：

“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那位侦探，是赫尔克里·波洛！”

她的声音既柔和又深沉，略略带点美国腔。

波洛说：

“小姐，愿为您效劳。”

她的目光又转到波洛的伙伴身上。

波洛说：

“这是总警督贾普。”

她那双眼睛睁得老大——仿佛是充满了惊恐的神色。她说道，那声音稍许有点接不上气来：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没事——阿利斯泰尔姨爹没事吧？”

波洛飞快地回答道：

“你干吗要这样想，小姐？”

“没什么事吗？好。”

贾普接过波洛的问题。

“你干吗认为布伦特先生出了什么事情，小姐名叫——”

他带着询问的口气停了下来。

那姑娘机械地回答说：

“我叫奥利弗拉。简·奥利弗拉，”接着她轻轻一笑，那笑声却不能令人信服。“台阶上站着侦探表明阁楼上藏着炸

弹，不是吗？”

“我很欣慰地说，布伦特先生什么事也没有，奥利弗拉小姐。”

她直愣愣地望着波洛。

“他请你们来谈什么事情吗？”

贾普回答说：

“是我们来拜访他，奥利弗拉小姐，看看他能否就今天上午发生的一起自杀案给我们一些说明。”

姑娘高声问道：

“自杀？谁？哪里？”

“一位牙科医生，是莫利先生，在夏洛特王后大街58号。”

“哦，”简·奥利弗拉惶惑地应了一声，“哦！——”她皱起眉头，凝望着前方。接着，她突如其来地说：

“哦，不过那很愚蠢！”她鞋跟一转，招呼都不打一下，便匆匆离去，噔噔地跑着上了这所哥特式建筑的台阶，用钥匙开门进了屋。

“唔！”贾普凝望着她的背影说道，“这件事说起来真叫人奇怪。”

“很有意思。”波洛淡淡地说道。

贾普打起精神，看了一眼手表，便去招呼一辆迎面驶来的出租车。

“我们去萨伏依饭店的途中还有时间去见那位塞恩斯伯里·西尔。”

9

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正在格伦戈里王宫饭店灯光暗淡的休息室里喝茶。

两位身穿便衣的侦探的出现使她心慌意乱——不过波洛觉察到，她的激动不安是高兴的缘故。波洛不无遗憾地发现，她鞋上的扣形饰物至今没有缝上。

“真的，警官，”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发出吹长笛般的声音，一面环顾四周。“我真不知道我们上哪儿才能讲悄悄话。多么困难——恰好是喝茶时间——不过你愿意喝点茶吧——还有——还有你的朋友——”

“我不喝，小姐。”贾普说道，“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真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说，“那么，也许——你肯定——你们俩谁也不喝茶？是这样。唔，我们也许可以设法去休息室，不过那儿经常座无虚席——哦，我看，那儿有个角落，在壁凹内。那些人正要离开。我们去那儿好吗？”

她领着他们朝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走去，那儿摆着一张沙发和两把椅子。波洛和贾普跟在她身后，前者在地上捡起了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在途中掉落的披巾和手绢。

他把两件东西归还给那位小姐。

“哦，谢谢——我真粗心大意。现在，请警督——不，总警督，对不对？——你想问什么就问吧。这整个事情多么使人痛苦。可怜的人儿——我想他有某种心事？我们生活在

多么令人烦恼的时代!”

“在你看来他显得烦恼吗,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

“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在回想着,最后很不情愿地说:

“要知道,我确实无法说他露出烦恼的模样!不过,当时我也许不应当觉察到——在那种状况下是不会的。要知道,我想,我的胆子很小。”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吃吃地笑了一下,拍拍她那鸟窝状的发髻。

“你能否告诉我们,你在候诊室时,那里还有谁?”

“让我想一下——我进去时,里面只有一个年轻人。我想他一定很疼,因为他在喃喃自语,而且他的脸上满是怒气。一面在随意地翻阅杂志。随后,他突然跳起身来走了出去。他的牙准是疼得不轻。”

“你知不知道他走出房间后是否离开了诊所?”

“我根本不知道。依我之见,他只觉得无法再等待,因此必须立即见到大夫。不过,他要去见的不可能是莫利先生,因为仅仅几分钟之后,那小伙子便进屋来,领我上楼去莫利先生处。”

“在你外出的时候,你是否又去了候诊室?”

“没有,因为,你瞧,我在莫利先生的手术室里已戴上帽子,整理好头发。”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对她的话题兴味颇浓,又继续往下说,“有些人,在楼下候诊室里就取下帽子,我可从来不这么干。我有一个朋友在楼下脱了帽子,结果发生了使人伤心万分的事儿。这是顶新帽子,她小心翼翼地放在椅子上。可是等她下楼时,你能相信吗,一个小孩子

坐在帽子上，把它压得平平的。毁了！彻底毁了！”

“一场灾难。”波洛彬彬有礼地应道。

“这事我完全要怪他的母亲，”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说起话来就像个法官。“母亲应当看管好她们的孩子。那些可爱的小东西并没有恶意，但是他们得有人看管才行。”

贾普问道：

“那么，这个牙痛的年轻人是夏洛特王后大街58号内你注意到的惟一的另一位病人啰？”

“我上楼时，有一位绅士走下楼梯，出了大门——哦！我还记得——我刚到那儿时，有一位长相特别的外国人离开了诊所。”

贾普咳嗽了一下。波洛不失尊严地答道：

“那就是我，小姐。”

“哦，哎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仔细地盯着波洛。“一点不错！务请原谅我——近视得太厉害啦——这儿又很暗，不是吗？”她的话语变得结结巴巴，最后竟前言不搭后语。“确实，要知道，平日里我对别人的脸是过目不忘的，我还为此感到得意呢。可是这儿的光线那么弱，不是吗？务请原谅我的最令人遗憾的错误！”

他们俩对小姐安慰一番，使她平静下来，随后贾普问道：

“你很肯定莫利先生没有说过任何这样的话——譬如——今天早上他在等待一场令人苦恼的会面？有任何这类言辞吗？”

“确实没有，我确信他没有说过。”

“他有没有提到一个名叫安布里奥提斯的病人?”

“没有,没有。他确实什么也没说—— 除了,我的意思是,除了牙科医生该说的话。”

波洛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一串话:“漱口。请把嘴张大一些。现在轻轻合上。”

贾普着手他的下一个步骤。在案件审理时让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作证可能是必要的。

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最初因惊愕而尖叫一下,但随后她似乎已自然地适应了这种看法。贾普试着问了几个问题,她便吐出了自己的整个身世。

看来,她六个月前从印度来到英国。她在好些旅馆和寄宿公寓住过,最后到了格伦戈里王宫饭店。她很喜欢这家饭店,因为这儿让你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在印度时,她主要住在加尔各答,从事教会工作,也教授辩论学。

“纯正的,发音清晰的英语——这是最重要的,总警督,你瞧,”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发出傻笑,还高傲地昂起头来。“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上台表演。哦!不过只是在小地方。在外省!可是我雄心勃勃!全套节目,接着我就周游世界——莎士比亚、萧伯纳。”她叹了口气。“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的毛病就出在感情上——受我们的感情支配。凭一时冲动仓促成婚。哎呀!我们几乎立即就分了手。我——我可悲地受骗上当。我重新使用当姑娘时的姓。一个朋友好意向我提供一小笔资金,我就开办了演讲学校。我帮助成立了一个出色的业余剧团。我得给你看一些我们的招贴。”

贾普总警督深知这样下去非坏事不可!他摆脱了这场

谈话。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最后一段话是："而且，要是我的姓名碰巧要出现在报刊上——我的意思是，作为案件审理的证人——你们要确信这样拼写没错。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梅布尔的拼法是 MABELLE，西尔是 SEALE。当然啰，要是他们确实想提到我曾经在牛津定期换演剧目的剧场内上演《皆大欢喜》时出过场——"

"当然啰，当然啰。"贾普总警督忙不迭地溜走了。

他坐在出租车上叹了口气，一面擦拭自己的前额。

"倘若有必要的话，我们应当能够对她所说的进行核实。"他说道，"除非她说的全是谎话——不过对此我可不信！"

波洛摇摇头。"说谎话的人，"他说，"不会说得那么详细琐碎的。"

贾普继续往下说：

"我本来怕她在审讯时会畏畏缩缩——多数中年未婚女子都是这样——不过她当过演员，因此急于抛头露面。对她来说有点像在舞台的聚光灯下！"

波洛说：

"你真的想让她出席听证会？"

"也许不是。看情况再定吧。"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说，"我比任何时候都确信，波洛。这不是自杀。"

"那么动机呢？"

"我们眼下无法解答。设想，莫利曾勾引过安布里奥提斯的女儿？"

波洛默不作声。他努力想象着莫利先生如何对一个日

光充满诱惑的希腊少女扮演勾引者的角色，可是很不幸，他失败了。

他提醒贾普，赖利先生曾说过，他的伙伴毫无生活乐趣可言。

贾普态度暧昧地说："哦，唔，你永远也不能预测航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接着他又洋洋自得地加了一句："等我们和那个家伙谈话后，就会更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啦。"

他们付了车钱便走进萨伏依饭店。

贾普要见安布里奥提斯先生。

那饭店接待表情很古怪地望着他们。接着他回答说：

"安布里奥提斯先生？我很抱歉，先生，我恐怕你们无法见到他了。"

"哦，是的，我们可以见到他，小伙子。"贾普阴郁地说。他把这个小伙子扯到一边，给他看自己的证件。

接待员说：

"你不明白，先生。安布里奥提斯先生半小时前死了。"

对赫尔克里·波洛来说，仿佛有一道门轻轻地，然而实实在在地关上了。

第三章　蛛丝马迹

1

二十四小时后贾普给波洛去了电话。他的声调充满苦涩味。

“彻底失败！整个事情！”

“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朋友？”

“莫利确实是自杀的。我们发现了动机。”

“什么动机？”

“我刚拿到医生写的安布里奥提斯死亡报告。我不给你念正式术语，而是用普通英语，他由于注射过量的肾上腺素和普鲁卡因而致死。我知道，药物对心脏产生影响，因此他垮了。昨天下午那倒霉鬼说他感到很不舒服，他讲的倒是真话。唔，情况就是如此！肾上腺素和普鲁卡因是牙科医生注射在你牙床内的玩意儿——局部麻醉剂。莫利出了差错，药剂注射过量。于是，当安布里奥提斯离开后，他意识到自己干了些什么。他无法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便开枪自杀了。”

"用一把别人不知道他拥有的手枪?"波洛询问道。

"他也许一直有这把枪的。亲戚也不会什么都知道嘛。有时候你会感到大吃一惊,那些他们不了解的事情!"

"那倒是真的,不错。"

贾普说:

"唔,情况就是这样。这对整个事情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解释。"

波洛说:

"要知道,我的朋友,这种解释不太使我满意。确实,人们知道有些病人对局部麻醉剂有特异反应。肾上腺素过敏是众所周知的。再加上普鲁卡因,很小的剂量就会造成中毒后果。可是使用药物的外科医生和牙科医生通常不会紧张得以至于自杀!"

"是的,不过你讲的是麻醉剂的常量使用。在那种情况下,有关的外科大夫并不负有特别的责任。这是由于病人过敏而引起死亡。然而在这起案子中,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药剂注射肯定过量。他们还没有得出确切的数量——这些定量分析似乎要很长时间——但是肯定超过常量。那就意味着莫利准是出了差错。"

"即使如此,"波洛说,"也还是个差错。这不会是犯罪行为。"

"对,但是这不会给他的职业带来任何好处。事实上,这会把他完全毁了。一个医生仅仅因为有些心不在焉而可能把致命的毒药注射进你的身体,谁也不会去找这样的医生看病的。"

“我承认，这件事很奇特。”

“这些事情是常有的——它们发生在医生身上——它们发生在药剂师身上……多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做事牢靠——但接着——一时的疏忽——造成祸害，一些可怜虫成了冤死鬼。莫利是个敏感的人。如果被告是个外科医生，通常有药剂师或配药师来承担过错——或是共同承担责任。在这个案例中，只有莫利独自对此负责。”

波洛对此表示异议。

“他不会在生前留下某种信息吗？譬如说，他做了什么事，而他无法承担后果？这一类的信息？那怕是对她姐姐说的片言只语？”

“依我看来，没有，他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昏了头，采取了最迅速的解决方法。”

波洛没有作出回答。

贾普说道：

“我了解你，老伙计。你一旦潜心调查谋杀案，你就会认定是个谋杀案！我承认，这次我要为给你定下调子负责。唔，我犯了个错误。我坦白承认。”

波洛说：

“要知道，我还在考虑，可能有另一种解释。”

“我敢说，有许多种别的解释。我已经考虑到了——可是那些解释太离谱。譬如说，安布里奥提斯打死了莫利，回到家里，后悔莫及，便利用从莫利的手术室里偷来的一些药品自杀身亡。倘若你认为有这种可能，那么我认为这最不可能。我们在警察厅搞到一份安布里奥提斯的生平记录。相

当有趣。他起先是希腊一个小旅馆的经理，后来投身政府。他在德国和法国从事间谍工作——攒聚了一小笔钱，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迅速富有起来，有人认为他干了一两笔敲诈勒索的勾当。不是个令人可亲的人，我们的安布里奥提斯。去年他去了印度，有人相信他毫不费劲地使一名当地王公流了血。要提出对他不利的证据却一直十分困难。滑得像条泥鳅。还有一种可能。他也许为这件事或那件事一直在敲诈莫利。莫利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把过量的肾上腺素和普鲁卡因注射进他的体内——巴望这会被裁定为不幸的意外事故——肾上腺素过敏——诸如此类的结论。然后，当那家伙走后，莫利感到一阵后悔，便了结了自己。当然，那是可能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无法把莫利看作一名故意杀人犯。不，我确信，情况就像我起初说的那样——纯粹的差错，在那工作过于繁忙的上午。我们将不得不到此结束，波洛。我已经和头儿谈了这件事，他对此确信无疑。"

"原来如此，"波洛叹口气说道，"原来如此……"

贾普友好地说：

"我理解你的感觉，老伙计。但你不可能每次都遇上鲜血淋漓的凶杀案！再见。我要用来表示歉意的是一句老话：很抱歉打扰了你！"

他挂上了电话。

2

赫尔克里·波洛坐在他那张漂亮而时髦的写字台前。

他喜欢时髦的家具。那写字台有棱有角，坚实可靠，对他来说这比老式家具的弧形轮廓更对口味。

他的对面摆着一张正方形的纸，上面是书写整齐的标题和评注，有的旁边打着疑问号。

第一条：

安布里奥提斯。间谍。来英国为此目的吗？去年在印度。在暴乱和动荡时期。可能是激进分子。

一块空白，接着是下一个标题：

弗兰克·卡特？莫利对他很不满意。近日被解雇。为什么？

下一个名字旁只有一个问号：

霍华德·雷克斯？

下面是一个打引号的句子：

“可是那么荒谬！”???

赫尔克里·波洛的头部做出表示疑问的样子。窗外，一只鸟儿在一棵树枝上筑巢。赫尔克里·波洛坐在那儿，蛋形的头颅侧向一边，看上去就像一只鸟儿。

他往下又添了一条：

巴恩斯？

他停顿片刻，然后又写道：

莫利的办公室人员？地毯上的痕迹。可能性。

他对最后一条思忖了许久。

随后，他站起身来，叫人取来帽子和手杖，便出了门。

3

四十五分钟后赫尔克里·波洛走出位于伊灵百老汇大街的地铁车站，又过了十分钟来到他的目的地——城堡花园路88号。

这是一幢小型的半独立式房屋，房前的花园收拾得十分整洁，引得赫尔克里·波洛不断点头表示赞赏。

“整齐匀称，令人赞叹。”他喃喃自语道。

巴恩斯先生正好在家，波洛被引入一间地道的小餐厅，不一会儿，巴恩斯先生便向他走来。

巴恩斯先生小个子，头部几乎已秃顶，只是一对眼睛熠熠闪光。他从眼镜上方久久地盯着来客，而他的左手则捻弄着波洛刚才递给女仆的那张名片。

他用细小而拘谨的、几乎是假声的嗓音说道：

“哦，哦，波洛先生吗？我真的感到荣幸。”

“你得原谅我这样不拘礼节地来拜访你。”波洛审慎地答道。

“这样做最好，”巴恩斯说，“而且这时间也好极了。六点差一刻——每年这个时候，这是能碰到任何人在家的稳当时刻。”他挥挥手。“请坐，波洛先生。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许多话要谈。我想，是夏洛特王后大街58号的事吧？”

波洛笑道：

“你猜得不错——不过为什么你该猜出这类事呢？”

“我亲爱的先生，”巴恩斯先生说，“如今我从内政部退休已有一段时间——可是我还不十分衰老迟钝。倘若有什么秘密事情，还是不动用警察为好。对此请不要掉以轻心！”

波洛说：

“我再问个问题。为什么你说这是件秘密事情？”

“这不是秘密事情吗？”巴恩斯反问道，“唔，倘若不是的话，依我之见，它也该是的。”他身子前倾，用他的夹鼻眼镜轻轻敲着椅子的把手。“在特工工作中你的目标绝不是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是高居首位的大佬——可是要猎取大佬，你得十分小心谨慎，千万别惊动那些小人物。”

“看来，巴恩斯先生，你了解的情况要比我多。”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压根儿什么也不知道，”对方回答说，“只是根据现有的事实进行推断罢了。”

“这两个人中的一个？”

“安布里奥提斯，”巴恩斯先生迅速答道，“你忘了，我在

候诊室里在他对面坐了一两分钟。他不认识我。我永远是个微不足道的伙计。有时候倒也不是件坏事。可是我对他了解得很清楚——而且我能猜出他来这儿的意图。"

"什么意图?"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是些讨厌的家伙。要知道,我们很保守,保守到骨子里去了。我们常发牢骚,但是我们并不真想摧毁我们的民主政府,也不想试着做最近流行的实验。虽然无耻的外国鼓动家整天奔波忙碌,然而那就是使他们如此伤心难受的原因!整个儿的问题就是——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确实具有相当的应变能力。目前在欧洲几乎没有另一个国家具有这种力量!要搅乱英国——真的把它颠覆——你得搅乱它的金融——那就是问题的要害!但是,倘若有像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这样的人在掌舵,你就无法随意玩弄英国的金融。"

巴恩斯先生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往下说:

"布伦特是那种在私生活中总是支付账单,而且量入为出的人——不论他一年收入是两便士还是几百万英镑都没什么两样。他就是那种家伙。而且他就是认为,一个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该保持原状!不需要代价昂贵的实验。不需要把预算疯狂地耗费在仅仅只是可能的空想的社会改良计划上。那就是为什么,"——他停顿了一下——"那就是为什么某些人下定决心非得除掉布伦特的原因。"

"啊哈。"波洛说。

巴恩斯先生点点头。

"是的,"他说,"我对我说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们中间有

些人非常讨人喜欢。长头发、目光诚挚，对美好社会充满理想。另一些人就不那么可爱啦，事实上相当卑鄙。鬼鬼祟祟的无耻小人，蓄着胡子，带有外国口音。还有一大批又是大流氓恶霸式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有一样的主张：布伦特必须滚蛋！”

他轻轻地前后晃动着椅子。

“清除旧秩序！托利党人，保守主义分子，死硬派，头脑顽固、遇事多疑的生意人，那就是他们的想法。或许这些人是对的——我可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很清楚——你得有某种东西——不是那种仅仅听上去不错的东西。唔，我们不必再谈这些了。我们在处理具体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理论。移去支撑物，建筑物就会倒塌。布伦特实际上就是重大事务的支撑物。”

他身子向前倾去。

“他们在四处追逐布伦特。这我很清楚。我的看法是昨天上午他们几乎得手。也许我的说法不对——不过他们以前一直在设法这样做。我是指他们的方法。”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便平静而审慎地提到三个名字：才能非凡的财政大臣、一位主张进步、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一个受公众喜爱、充满希望的年轻政治家。第一个死在手术台上，第二个死于一种起因不明的病症，等确诊时已为时过晚。而第三个则被车撞死。

“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巴恩斯先生说，“麻醉师用错了麻醉剂——唔，这种事确实会发生。第二个例子，其症状让人迷惑不解。那医生只是个好心肠的药学系毕业生，指望不

了他能确诊。第三个例子，心急火燎的母亲匆忙驾车去看那患病的孩子。感伤的故事——陪审团撤销了对她的指控！”

他停顿了一下。

“一切都合乎常情。很快就被人遗忘。不过，我只是告诉你，那三个人如今在哪儿。那位麻醉师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一流的研究实验室——不惜代价。那位药学系毕业生已退休。他拥有一艘游艇，还在百老汇大街有一幢漂亮的小房子。那位母亲给她的所有的孩子提供了一流的教育，假期让他们能骑马，在乡间有一幢带大花园和驯马场的漂亮房子。”

他缓缓地点着头。

“各行各业都会有人抵挡不住诱惑的。我们这个案子中的问题就在于莫利并不接受诱惑。”

“你认为情况正像你说的那样？”赫尔克里·波洛问道。

巴恩斯先生说：

“我是这样认为的。要知道，接近这些大人物是不容易的。他们受到良好的保护。车祸有很大风险，并非总是成功。然而在牙科医生的椅子上一个人就毫无防御能力了。”

他摘下夹鼻眼镜，擦拭一下，然后又戴上。他说：

“那就是我的理论！莫利不愿干那勾当。不过，他知道得太多了，所以他们不得不把他干掉。”

“他们？”波洛问道。

“我说他们——我是指操纵这一切事情的幕后组织。当然，具体干的只有一个人嘛。”

“哪个人？”

"唔，我可以猜一下，"巴恩斯说，"不过，这仅仅是猜测而已，我可能说得不对。"

波洛不动声色地问："赖利吗？"

"当然啰！他是个显而易见的角色。我认为，很可能他们从未要求莫利本人干这个勾当。要他做的就是在最后一刹那把布伦特交给他们的同伙。突然病倒，那一类的效果。赖利本来可以完成这具体操作的——本来会发生另一起令人遗憾的意外事故——满脸沮丧的年轻牙科医生站在法庭上，浑身发抖，一副可怜相，因此他就会被从轻发落。从今以后他会放弃牙医生涯——安居在某个地方，靠一年几千英镑的优厚收入打发日子。"

巴恩斯的目光径直向波洛射来。

"别以为我是在编离奇的故事，"他说道，"这些事常常有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它们常常有的。"

巴恩斯用手拍拍他身旁桌上一本包着色彩俗艳的护封的图书，继续往下说："我读过许多这种间谍故事。有些写得真奇妙。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故事怎么也不比真实故事更奇妙。这里有了不起的冒险活动，有带外国口音的隐蔽的十恶不赦的家伙，有团伙、国际组织以及超级骗子！看到有些我了解的事情被诉诸文字，我都会感到脸红——人们一分钟也不会相信的！"

波洛说：

"根据你的理论，安布里奥提斯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太说得准。我想他被预定为承担刑事责任。他要

两面派手法已多次，因此我敢说他已安排好罪名。这只是个想法，一个判断。”

赫尔克里·波洛平静地说：

“假设你的想法正确——随后会发生什么情况？”

巴恩斯用手擦擦他的鼻子。

“他们会再次设法找到他，”他回答说，“哦，是的。他们会再试一次。时间不会很长。他们将不得不极为小心谨慎。这不会是有人持枪打伏击。我敢说，不会是那种赤裸裸的行动。你告诉他们要提防那些体面的人物——亲戚，老仆人，助理药剂师，售葡萄酒给他的酒商。清除阿利斯泰尔·布伦特价值千百万英镑。而人们为了得到——譬如说一年四千英镑的可观收入而干这件事，那实在妙不可言！”

“有那么多吗？”

“可能更多……”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我从开始就一直想着赖利。”

“爱尔兰人？爱尔兰共和军？”

“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你瞧，地毯上有痕迹，仿佛那尸体从上面拖过去似的。不过，倘若莫利是被病人枪杀的，他会被打死在手术室，就没有必要搬动尸体啦。那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猜疑，他被打死的地方不是手术室，而是他的办公室——隔壁屋子。那就是说，不是病人对他开了枪，而是他自己屋里的一个成员。”

“分析得滴水不漏。”巴恩斯表示赞赏地说。

赫尔克里·波洛站起身子，伸出手来。

“谢谢你，”他说，“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4

波洛在回家的路上，拜访了格伦戈里王宫饭店。

这次拜访使他第二天一大早便给贾普去了电话。

“早安，我的朋友。审理是今天，不是吗？”

“是的。你是否打算去参加？”

“我不打算去。”

“我以为，确实不值得你去。”

“你叫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去当证人？”

“那个可爱的梅布尔——她干吗不能简单地拼成Mabel，这些女人让我恼火！不，我不叫她去。没必要。”

“你从她那儿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没有，我干吗要从她那儿听到什么？”

“我想知道，就这些。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前天夜里就餐前离开了格伦戈里王宫饭店——而且没有回来，也许听到这个消息会使你产生兴趣。”

“什么？她逃跑啦？”

“这种解释可能成立。”

“可是她干吗要逃跑？要知道，她完全没什么事儿。真诚坦率、光明正大。我发电报到加尔各答去了解过她的情况——那是在我获悉安布里奥提斯的死因之前，要不然我决不该费神——而昨天晚上我收到了回复。一切正常。多年来那儿的人对她都很了解，她所叙述的身世也一点不假

——只是她对她的婚姻有点含糊其辞。她嫁给一名印度大学生，随后发现他早已有了好几个小妾，于是又恢复了当姑娘时的姓名，并开始参加慈善工作。她和那些致力于文化工作的志士关系密切——教授辩论学，帮助从事业余戏剧演出。事实上，尽管我称她为令人讨厌的女人，但肯定可以排除参与谋杀的嫌疑。而现在你说她从我们这儿跑掉了！我对此无法理解。"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疑疑惑惑地往下说，"或许她在那所旅馆呆腻了？我就容易这样。"

波洛说：

"她的行李还在那儿。她什么也没带走。"

贾普咒骂了几句。

"她什么时候走的？"

"大约六点四十五分。"

"旅馆人员反应如何？"

"他们很不安。女经理显得心慌意乱。"

"他们干吗不报警？"

"因为，阁下，我们假设，一位女士确实偶尔会在外面过夜（尽管从她的模样来看似乎不太可能），要是她归来后发现叫来了警察，她感到恼火是理所当然的。哈里森太太，那位我们刚才提到的女经理给各家医院打了电话，生怕发生了意外事故。我去那儿时，她正在考虑要报告警察局。我的出现对她来说就像一根救命稻草。我承担起所有责任，并且解释说，我将找一个做事十分周到的警官来帮忙。"

"我想，那个办事周到的警官就是鄙人吧？"

"你的猜想完全正确。"

贾普呻吟着说：

"好吧，明天审理后我在格伦戈里王宫饭店和你见面。"

5

他们在等待女经理时，贾普嘟哝着。

"那女人干吗要失踪？"

"你认为，这事很奇怪？"

他们没有时间再多加讨论。

格伦戈里王宫饭店的主人哈里森太太来到了他们跟前。

哈里森太太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几乎眼泪汪汪。她是如此为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担忧。她会发生什么不测呢？她飞快地列举着种种可能遭遇的灾难。记忆失灵，突然病倒，出血病，被微型汽车撞倒、遭到抢劫，遇到袭击——

她最后停下来喘口气，喃喃地说道：

"那么可爱的女人——她看上去那么高高兴兴，那么舒服自在。"

在贾普的要求下，她带着他们上楼去失踪女人那简朴的卧室。一切都整齐清洁、有条不紊。衣服挂在衣橱内，叠好的睡衣放在床上以备睡觉时用，屋子里一个角落里放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两只朴素的箱子。梳妆台下放着一排鞋子——几双日常耐穿的牛津鞋；两双俗气的亮面花式鞋，平跟，面上镶有环状皮装饰物；几双普通的黑缎面拖鞋，几乎还是新的；还有一双软鞋。波洛发现软鞋的尺寸比白天

穿的鞋要小一号——这种情况可归因于陈腐的观念或是虚荣心在作怪。他倒很想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否找到时间在外出之前缝上她鞋上的第二只扣形饰物，他希望她已经缝上，衣着的邋遢马虎总是使他感到不舒服。

贾普忙着翻阅梳妆台抽屉里的一些信件。赫尔克里·波洛轻手轻脚地拉开五斗橱的一只抽屉，里面放满了内衣，他又小心翼翼地把抽屉关上，嘟嘟哝哝地说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似乎喜欢身穿羊毛织物，然后又打开一只放长统袜的抽屉。

贾普说道：

“找到什么线索了吗，波洛？”

波洛一边晃动着一双袜子，一边悲哀地说：“十英寸，廉价丝袜，磨损得已发亮，价格或许两先令十便士。”

贾普说：

“你不是在为遗嘱检验作估价，老伙计。这里有两封印度来信，一两张慈善组织的收条，没有账单。我们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最值得称道的角色。”

“不过在穿着方面几乎没有一点儿审美感。”波洛遗憾地说。

“或许穿戴的口味太俗气。”贾普看着一只旧信封上的地址，信上的日期是两个月前。

“这些人也许对她有所了解，”他说，“上面的地址是汉普斯特德路。看来，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

在格伦戈里王宫饭店没有更多的材料可收集，他们只是得到一个否定的事实，那就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在

外出时既没有任何激动的模样，也没有流露出不安的神色。看得出来，她当时打定主意要回来的，因为她在大厅里从她的朋友博莱索身旁走过时，曾高声说道："晚饭后我给你示范我对你说过的那种单人纸牌游戏。"

而且，格伦戈里王宫饭店内有一种惯例，倘若你要外出就餐，就得事先通知餐厅。因此，事情很清楚，她原先打算回旅馆吃晚饭，而晚饭供应时间在七点半到八点半。

然而她并没有回来。她走出饭店去了克伦威尔路，接着就失踪了。贾普和波洛去了西汉普斯特德路的一户人家，那地址就在先前找到的信封上。

这是一幢十分漂亮的房子，亚当斯一家人口众多，和蔼可亲。他们在印度生活多年，对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评价很好。可是他们爱莫能助。

他们最近没见着她，有一个月了，事实上打他们从复活节度假归来后就没有和她见过面。她那时还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内。亚当斯太太给了波洛这家旅馆的地址，又给了他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另外几位曾侨居印度的英国朋友的地址，他们住在斯特雷特姆。

可是他们在两个地方都一无所获。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曾在被调查的那家旅馆住过，不过他们对她几乎毫无印象，无法提供任何有帮助的材料。她是一位为人谦逊、招人喜欢的女士，一直住在国外。住在斯特雷特姆的朋友也帮不上忙。他们从二月至今就没有见过她。

她有可能遇上了意外事故，可是这种可能性也被排除。在答复所提供的描述时，没有一家医院承认曾接纳过受害

人。

赛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消失得无影无踪。

6

第二天早上，波洛去霍尔本王宫饭店找霍华德·雷克斯先生。

这一次，要是听到霍华德·雷克斯先生某天晚上外出未归的消息，他是不会大吃一惊的。

然而，霍华德·雷克斯先生仍然在霍尔本王宫饭店，别人说他正在用早餐。

赫尔克里·波洛出现在早餐桌旁，似乎使霍华德·雷克斯疑惑不解，同时又感到高兴。

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像波洛杂乱的回忆中那副亡命之徒的模样，但他那怒气冲冲的面容仍然令人望而生畏——他恶狠狠地瞪着这位不速之客，态度粗野地问道：

“什么事？”

“允许我坐下吗？”

赫尔克里·波洛从另一张餐桌旁拖过一张椅子。

雷克斯先生说：

“你爱怎样就怎样！请坐下，随便些！”

波洛笑着坐了下来。

雷克斯先生毫无礼貌地问道：

“唔，你想干什么？”

“你不记得我了吗，雷克斯先生？”

"压根儿没见过你。"

"那么你错了。不到三天之前,你我坐在同一间屋子内至少有五分钟时间。"

"我不可能记住在哪个混账聚会中遇到过的每一个人。"

"那不是个聚会,"波洛说,"那是牙科医生的候诊室。"

年轻人的双眼中飞快地闪过一阵激动的神色,但又立即消逝。他的举止改变了,不再是不耐烦和无所谓的样子,而是突然变得十分警惕。他从桌子对面望着波洛,说道:

"哦!"

波洛在答腔之前仔细地端详着雷克斯先生。他相当肯定地感到,这的的确确是个危险的年轻人。一张瘦长的、充满热望的脸,一个露出过分自信的下巴,一双狂热分子的眼睛。不过对女人这张脸或许会变得很有魅力。他衣衫不整,甚至十分邋遢,吃起东西来不拘礼节,狼吞虎咽,那个观察他的人觉得这一点值得注意。

波洛私下给他下了个结论。

"这是条有头脑的狼……"

雷克斯声音刺耳地问道:

"你是什么意图——这副模样来这儿?"

"你不欢迎我的拜访吗?"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我表示歉意。"

波洛敏捷地掏出他的名片盒。他抽出一张名片,从桌面上递过去。

那种他无法确认的激动神色又闪现在雷克斯先生的瘦长脸上。这不是恐惧——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挑衅。随之而来的无疑是愤怒。

他把名片扔回。

"噢，原来是你，对吗？我听说过你。"

"多数人都听说过。"赫尔克里·波洛谦逊地答道。

"你是个私人侦探，不是吗？那种高价货。那种货色人们雇来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保全可怜的性命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再不喝咖啡，"赫尔克里·波洛说，"咖啡就凉了。"

他说话时态度和蔼，但具有威力。

雷克斯直愣愣地盯着他。

"嗨，我倒要问问，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卑鄙角色？"

"不管怎么说，这个国家的咖啡质量够差劲的——"波洛说。

"我看是这样。"雷克斯热情地说道。

"不过你要是让它凉了，那就完全没法喝了。"

那年轻人的身子向前倾去。

"你要干吗？你到这儿来有什么高见？"

波洛耸耸肩。

"我想——见你。"

"噢，是吗？"雷克斯满腹疑虑地问道。

他的双眼眯了起来。

"倘若你是为钱而来，那么你找错人了！我结交的那些人买不起他们想要的东西。趁早回到给你付佣金的人那儿

去吧。"

波洛叹了口气，说：

"还没有谁给我报酬呢。"

"你在哄我。"雷克斯说道。

"这是真话，"赫尔克里·波洛说道，"我花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并不是为任何酬劳。我可以简单地说一句，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我想，"雷克斯说道，"那天在牙科医生的鬼诊所里你也只是在满足你的好奇心。"

波洛摇摇头。他说：

"你似乎忽视了人们之所以在牙科医生候诊室内的最通常的理由——那就是人们在等着看牙。"

"那么，这就是你做的事情？"雷克斯的口气中露出不信任和蔑视。"等着看牙？"

"当然啰。"

"要是我说我不信，请你原谅我。"

"那么雷克斯先生，我能否问一下，你在那儿干什么？"

雷克斯突然咧嘴笑了，他说：

"碰到了你！我也在那儿等着看牙。"

"你或许是牙疼吧？"

"不错，大朋友。"

"但是，尽管如此，你没有看牙就走开了？"

"是的，那又怎么样？这是我个人的事。"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带着野蛮的口吻飞快地说道："噢，在这儿耍贫嘴又有什么用？你是在那儿照料你的大人

物。唔，他安然无恙，不是吗？你那珍贵的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啥事也没有。你缺乏指控我有罪的证据。”

波洛说：

“你猛地走出候诊室后去了哪儿？”

“当然是离开了那幢房子。”

“嘀！”波洛仰望着天花板。

“但是没人看到你离开，雷克斯先生。”

“这要紧吗？”

“也许要紧。请记住，过了不多久，那屋子就死了人。”

雷克斯毫不在乎地说：

“哦，你是说那个牙科医生。”

波洛用强硬的语气说：

“是的，我是说那个牙科医生。”

雷克斯凝视着他。

“你试图把这件事归罪于我？唔，你做不到。我昨天刚读过审理记录。那个可怜的死鬼是开枪自杀的，因为他使用局部麻醉剂出了差错，他的一个病人送了命。”

波洛不为所动地往下说：“你能否证明，你说离开屋子时，你确实离开了？是否有哪一位能肯定地说出，十二点到一点之间你在哪里？”

雷克斯眼睛眯缝了起来。

“那么你在试图把罪名加到我的头上啰？我猜想，是布伦特出钱让你这样做的？”

波洛叹了口气。他说：

“请你原谅——这件事似乎使你心神不宁——你翻来

覆去地叨念着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我不受他的雇佣，我从来没受他雇佣过。我关心的不是他的安全，而是一个人的死亡，这个人在他所选择的职业中干得不赖嘛。”

雷克斯摇摇头。

“抱歉，”他说，“我不相信你。你肯定是布伦特的私人侦探。”当他把身子探过桌子时，脸色变得阴沉了。“可是，要知道，你无法拯救他。他得滚蛋——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需要有新的局面——旧的腐朽的金融体系必须完蛋——这种可诅咒的全世界银行家的网络就像蜘蛛网一样。它们得彻底清除。我对布伦特个人毫无恶意——可是他是我憎恨的那种人。他平庸不堪——而且沾沾自喜。这种人你不使用炸药，就动弹不了他。这种人说：‘你无法瓦解文明的基础。’然而，我不能吗？让他等着瞧吧！他是进步大道上的障碍，他就得被搬走。在当今的世界上已经没有像布伦特那种人的生存空间——那种回复到过去的人——那种希望像他们的父亲或甚至像他们的祖父一样生活的人！在英国有许多这样的人——包着硬壳的老顽固派——毫无用处的腐朽时代的陈旧标记。我的老天，他们得灭亡！得产生一个新的世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新世界，明白吗？”

波洛叹了口气，站起身来。他说：

“我明白了，雷克斯先生，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是，又怎样？”

“太理想化了，以至于对一个牙科医生之死漠不关心。”

雷克斯先生带着嘲弄的口吻说：

“死掉一个可怜的牙科医生又有什么了不起？”

赫尔克里·波洛回答说：

“这对你无关紧要，对我却至关紧要，那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

7

波洛回到家后，乔治告诉他，一位女士正等着要见他。

“她——呃——有点儿紧张不安，先生。”乔治说。

这位女士没有报出姓名，因此波洛随意猜了一番。他没有猜着，原来这位年轻女人正是已故的莫利先生的秘书格拉迪斯·内维尔小姐。波洛进屋时，她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哦，亲爱的波洛先生。我很抱歉这样来打扰你——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有勇气来的——我想你会认为我这样做很冒失——不过我肯定不想占用你很多时间——我知道，时间对一个繁忙的专业人员意味着什么——不过我确实如此难受——只是我以为，你会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对英国人的长期了解使波洛获益匪浅，因此他建议年轻小姐来一杯茶。内维尔小姐的反应完全合他的心意。

“哦，真的，波洛先生，你真客气。早饭倒是刚吃过不久。不过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能来一杯茶的，不是吗？”

波洛任何时候都可以不喝茶，然而他还是假装着对小姐表示赞同。乔治按吩咐去沏茶，转眼间，波洛和来访者便面对面地坐在茶盘的两侧。

“我必须对你表示歉意，”内维尔小姐在茶的作用下又

恢复了镇定。"事实上,昨天的审理使我非常不安。"

"我相信肯定是的。"波洛温和地说。

"他们没有要求我作证,或做类似的事。可是我觉得应当有人和莫利小姐一起去。当然啰,赖利先生在那儿——然而我是说一位妇女。而且,莫利小姐不喜欢赖利先生。所以我认为,我有责任去那儿。"

"你真仗义。"波洛鼓励她往下说。

"噢,不,我只觉得我必须这样做。你瞧,我为莫利先生干活已有不少年头——这整个事情对我是巨大的打击——当然啰,审理把事情搞得更糟——"

"我看准是这样。"

内维尔小姐急切地把身子往前倾。

"可是这全错了,波洛先生。这确实全搞错了。"

"什么错了,小姐?"

"哦,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不是他们推断的那样——我是指给病人牙床注射过量药物。"

"你认为不是这样。"

"我对此确信无疑。病人偶尔确实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但那是因为他们生理上有疾病——他们的心脏活动不正常。不过我坚信,药物过量的情况难得发生。要知道开业医生已习惯于使用常量,这完全是机械行为——他们使用正确剂量是不假思索的。"

波洛表示赞同地点点头。他说:

"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不错。"

"你瞧,一切都那么标准化。这不像药剂师,整天在配制

不同的药量，也不是用不同的配料，倘若稍有疏忽，就会不知不觉造成差错。也不是一位医生签署大量药方。可是牙科医生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

波洛问道：

“你没有要求验尸法庭允许你发表这些看法吗？”

格拉迪斯·内维尔摇摇头。她态度暧昧地绞着手指。

“你瞧，”她终于打破了沉默，“我怕——把事情弄得更糟糕。当然啰，我清楚莫利先生不会做这种事儿——可是这会使别人以为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波洛点点头。

格拉迪斯·内维尔说：

“那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波洛先生。因为跟你说，这——这就是非正式的。可是我真的觉得，得有人知道，这——这一切是多么无法令人信服！”

“没有人想知道。”波洛说。

她直愣愣地望着他，显得迷惑不解。

波洛说：

“我倒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你收到的那份电报，就是那天叫你离开的那份电报。”

“老实说，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波洛先生。这事确实蹊跷。你瞧，这准是非常了解我的人发的——而且知道我姑妈——她的住处，以及所有一切情况。”

“是的，看来，这份电报准是你的一位密友发的，或者是住在那幢房子里、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的某个人发的。”

“我的朋友中没有哪个会做这种事情，波洛先生。”

“你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吗？”

姑娘犹豫了一下。她缓缓地说道：

“只是在一开始，当我以为莫利先生是开枪自杀时，我曾经感到纳闷，会不会可能是他发的电报。”

“你的意思是，出于对你的关心，把你打发开？”

姑娘点点头。

“不过看来那确实是个绝妙的想法，即使那天上午他脑子里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这实在有点怪。弗兰克——你知道，就是我的朋友——最初对此反应非常荒唐。他指责我想和别人一起外出过上一天——仿佛我会做那种事似的。”

“还有别的人吗？”

“没有，当然没有别的人。不过弗兰克近来变得那么厉害——那么阴郁和多疑。要知道，这确实是因为他失业了，而又无法得到另一份工作的缘故。老是游来荡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难受。我对弗兰克非常担心。”

“那么当他发现你不在时，他烦躁不安，是不是？”

“是的，你瞧，他来告诉我，他有了新工作——一份很棒的工作——一周十英镑。他等不及了。他想让我立即知道。而且我认为，他想让莫利先生也立即知道，因为莫利先生不喜欢他，使他很伤心，他怀疑莫利先生试图左右我，从而使我对他产生反感。”

“这是事实，不对吗？”

“唔，是的，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当然啰，弗兰克丢掉了许多好工作，也许他不是多数人所说的那种沉着冷静的人。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觉得，一个人在感召下能做出多少

事情啊，不是吗，波洛先生？要是一个男子感到一个女人对他抱有很大期望，他就会设法使自己符合她的理想的。"

波洛叹了口气。不过他没有争辩。他曾听到数百位妇女提出那相同的论点，她们同样轻信女人的爱情能使男人恢复巨大的力量。波洛悲观地认为，在一千次中，或许有一次是真的吧。

不过他仅仅说道：

"我倒想见见你的那位朋友。"

"我也很想让你见到他，波洛先生。不过他只有这个星期天休息。你瞧，他到乡下去了一个星期。"

"噢，去干新的工作。顺便问一下，他干的是什么工作？"

"唔，我可说不准，波洛先生。我猜想，属于秘书这个行当，或者是哪个政府部门。我只知道，我得把信寄到弗兰克在伦敦的地址，他们再把信往前传。"

"那倒是有些怪，不是吗？"

"唔，我也这样认为——不过弗兰克说，眼下这是常有的事。"

波洛一声不吭地对她望了一会儿。

随后他不慌不忙地说：

"明天是星期天，对吗？或许你们俩愿赏脸和我一起吃顿午餐——在洛根角餐厅好吗？我想和你们俩一起谈谈这场悲剧。"

"噢——谢谢你，波洛先生。我——是的，我相信我们都非常乐意，和你共进午餐。"

8

弗兰克·卡特中等身材，是个金发白皮肤的年轻男子。他的外貌显得聪明机灵，却又处处透出俗不可耐的样子，说起话来节奏很快，十分流畅。他的两只眼睛并得很拢，当他感到尴尬时，两颗眼珠不停地从一边转到另一边。他看上去像是满腹疑虑，还有点敌对情绪。

“我事先可不知道有幸和你一起用午餐，波洛先生。格拉迪斯什么也没对我说。”

他说话时十分恼火地瞪了她一眼。

“这是昨天才约定的，”波洛笑着说道，“内维尔小姐对莫利先生去世的情况感到很不安，因此我想知道，我们是否一起来想方设法——”

弗兰克·卡特粗鲁地打断了他。

“莫利的去世？莫利的去世使我腻烦了！我们干吗不能忘掉他，格拉迪斯？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哦，弗兰克，我觉得，你不该那样说。要知道，他给我留下了一百英镑。昨天夜里，我收到了有关安排的信件。”

“那倒是不错，”弗兰克勉强承认道，“可是，话又说回来，他干吗不该这样做？他把你像个黑奴一样使唤——而且，谁把丰厚的酬金大把地往口袋里塞？是他嘛！”

“唔，当然是他——他付给我的工资可不低。”

“依我看来，少得可怜！要知道你太恭顺了，格拉迪斯，我的姑娘，你是让自己受人利用。我对莫利的评价恰如其

分。你和我一样清楚，他曾千方百计要你甩掉我。"

"他是不明白。"

"他明白得很。那家伙现在死了——要不然我可以对你说，我要让他知道一点我的想法。"

"你在他去世的那天上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不是吗？"赫尔克里·波洛温和地问道。

弗兰克愤怒地回答道：

"是谁这么说的？"

"你确实来过，不是吗？"

"我来过又怎么样？我想在那儿见到内维尔小姐。"

"可是他们告诉你，她出去了。"

"是的，但我可以告诉你，那种回答使我非常怀疑。我对那个红头发的蠢货说，我要等在那儿亲自见到莫利。那种唆使格拉迪斯对我产生恶感的把戏玩得够久的了。我打算告诉莫利，我不是个可怜的、没有工作的无赖。我已经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因此，现在该是格拉迪斯交上她的辞职书，并且考虑购置嫁妆的时候了。"

"然而你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对他说？"

"没有，我在那座肮脏的陵墓中呆腻了。我就走了。"

"你什么时候离开的？"

"我记不清了。"

"你什么时候到的？"

"我不知道。我猜想，刚过十二点吧。"

"那么你呆了半小时——或者更长些时间——或者不到半小时？"

"我对你说，我不知道。我不是那种老是看手表的家伙。"

"你在候诊室的时候，那儿还有谁？"

"我进去时，里面有一个脑满肠肥的胖家伙，不过他呆的时间不长。他走后，就我一个人。"

"那么，你准是在十二点半以前离开的——因为那时来了一位女士。"

"我敢说，我是在十二点半前走的。就像我对你说的，那地方惹我心烦。"

波洛十分注意地望着他。

这个家伙色厉内荏——他的话不太可靠。这可以解释成仅仅是因为心神不宁的缘故吧。

波洛说话时简洁明了、态度友好：

"内维尔小姐对我说，你很幸运，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报酬很丰厚。"

"她告诉我，一周十英镑。"

"是的。还不错，对吗？这表明，当我打定主意要干什么时，就能取得成功。"

他显出有些得意忘形的样子。

"确实如此。那么这工作不太费劲吧？"

弗兰克简单地说了一句：

"还不赖。"

"有意思吗？"

"噢，是的，很有意思。要说到工作，我始终很有兴趣了解你们私人侦探是如何进行活动的。我猜想已经没有明显

的歇洛克·福尔摩斯风格了。眼下多数是离婚案吧?"

"我本人对离婚案毫无兴趣。"

"是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过日子的。"

"勉强凑合,我的朋友,勉强凑合。"

"可是你在同行中是首屈一指的,不是吗,波洛先生?"格拉迪斯·内维尔插了进来,"莫利先生常这样说。我是说,你是王室、内政部或女公爵们要找的人嘛。"

波洛对她笑笑。

"你在奉承我了。"他说道。

9

波洛穿过空旷的街道回到家里,一路上都沉浸在周密的思考中。

他踏进家门,便给贾普去了电话。

"请原谅我打扰你,我的朋友,不过你有没有采取措施调查一下发给格拉迪斯·内维尔的那封电报?"

"你还是念念不忘这件事吗?是的,事实上我们调查了。有一封电报——相当高明——她姑妈住在萨默塞特郡的里奇伯恩。而电报发自里奇巴恩——你知道,在伦敦郊外。"

赫尔克里·波洛表示赞赏地说道:

"很高明——是的,很高明。要是收到电报的人无意中看一眼电报是从哪儿发来的,这词儿看上去完全像里奇伯恩,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他停顿了一下。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贾普？”

“什么？”

“看得出来，有人在精心策划这件事。”

“赫尔克里·波洛希望这是件谋杀案，所以这就得是谋杀案。”

“你如何解释那份电报？”

“巧合罢了。有人在捉弄那姑娘。”

“他们干吗要捉弄她？”

“哦，我的老天爷，波洛，人们干吗要做某些事情？地地道道的玩笑嘛，是恶作剧。不合时宜的幽默感，就是这样。”

“在莫利先生注射麻醉剂注定要出差错的那一天，有人想逗逗乐。”

“其中也许有一些因果关系。因为内维尔小姐外出，莫利先生比平时忙碌，结果就更容易出差错。”

“我还是不满意。”

“我敢说是这样——可是你没看到你的观点把你引向何处吧？要是有谁使内维尔小姐置身于局外，那人或许就是莫利本人。使得安布里奥提斯之死成为蓄意谋杀，而不是偶然事故。”

波洛默然无语。贾普又说：

“你明白吗？”

波洛说：

“安布里奥提斯也许是用别的方式杀害的。”

“不对。没人到萨伏依饭店去找过他。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午餐。医生们说，那玩意儿肯定是注射进去的——而不

是口服——药物不在胃里。情况就是这样，一切都明摆着嘛。"

"有人就是要我们这么想的。"

"不管怎么说，头儿对此表示满意。"

"他对那位女士失踪也感到满意吗？"

"西尔失踪？不，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还在侦破。那女人该在某个地方。她不可能上了街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看来她就是消失了。"

"那是暂时的事。不论她该在某个地方，不论是死是活。而且我认为她还活着。"

"为什么？"

"因为死了的话，我们现在就会发现她的尸体了。"

"噢，我的贾普，难道尸体总是那么快就暴露于众吗？"

"我想你是在暗示，她现在已被谋杀，而我们会在露天矿场找到她，就像拉克斯顿太太那样，被切成碎块？"

"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你确实有几位失踪后没有找到的受害者嘛。"

"这种情况少见，老伙计。许多妇女失踪了，是的，不过我们通常找到了她们。十有八九是古老的风化案。他们和男人在某个地方躲了起来。可是我认为，我们的梅布尔不会属于那种情况，你说呢？"

"天知道，"波洛谨慎地说道，"不过我认为也不太可能。因此你肯定能找到她吗？"

"我们会找到她的。我们要在报刊上描述她的外貌，还要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上播寻人启事。"

"啊哈，"波洛说道，"我猜想，那样做会有好戏看的。"

"别担心，老伙计。我们会帮你找到你那失踪的大美人的——包括羊毛内衣和一切东西。"

他挂断了电话。

乔治像往常一样踏着无声的脚步进了屋。他把一壶冒着热气的巧克力茶和一些甜饼干放在小桌上。

"还有事吗，先生？"

"乔治，我现在满脑子的疑团。"

"是吗，先生？听到这话我很遗憾。"

赫尔克里·波洛给自己斟了一些巧克力茶，满腹心事地搅动杯子。

乔治看出了波洛的意思，便恭顺地站在一旁等待他往下说。过去也有这种机会，赫尔克里·波洛和他的仆人一起讨论案子。他总是说，他发现乔治的看法十分有帮助。

"毫无疑问，乔治，你已经知道我的牙科医生死了？"

"莫利先生吧，先生？是的，先生。真叫人难过，先生。我知道，他是开枪自杀的。"

"那是大伙儿的看法。如果他不开枪自杀，他就是被谋杀的。"

"是的，先生。"

"问题在于，如果他给谋杀了，是谁谋杀了他？"

"确实如此，先生。"

"这儿只有几个人，乔治，有可能谋杀他。也就是说，凶手就是当时确实在屋子里，或是有可能在屋子里的那些人。"

“确实如此，先生。”

“那些人是：一个厨师兼女仆，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佣人，不大会干任何此类事情；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姐姐，也几乎没有这种可能——然而尽管如此，她确实是她弟弟的财产继承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忽略经济因素；一个有才干、有能力的合伙人——动机不明。一个有点傻乎乎的小听差，对廉价的侦探故事着迷。最后，是一个希腊绅士，他的背景有点可疑。”

乔治咳嗽了一下。

“这些外国人，先生——”

“一点不错，我完全同意。那个希腊绅士肯定有关系。可是，你瞧，希腊绅士也死了，而且显然是莫利先生杀了他——是蓄意谋杀还是由不幸的差错造成，我们可说不准。”

“先生，他们可能互相杀害了对方。我是说，先生，两位绅士都有干掉对方的念头，不过当然啰，两人都没有发觉对方的意图。”

赫尔克里·波洛发出满意的喃喃声。

“妙极了，乔治。牙科医生谋杀了坐在手术椅上的可怜的绅士，却没有意识到那个被提到的牺牲品同时也在琢磨何时该掏出他的手枪来。当然啰，有这种可能性，不过依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极小。而且我们要列举的人物还没说完呢。在这段时间内，另外还有两个人也可能在屋子里。在安布里奥提斯之前，每个病人离开诊所时都有人看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一位年轻的美国绅士。他在十一点四十分左右离开了候诊室，然而无人看到他确实离开了诊所。因此

我们必须视为有可能作案。另一位有可能作案的是某个弗兰克·卡特先生（不是病人），他在十二点刚过到了诊所，想见莫利先生。也没有人看到他离开那儿。我的好乔治，实际情况就是这些；你是怎么看的？"

"谋杀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先生？"

"倘若是安布里奥提斯谋杀的，那就是在十二点到十二点二十五分之间的任何时间。倘若是由别人谋杀，那么是在十二点二十五分之后，因为，不然的话安布里奥提斯先生会看到尸体的。"

他用鼓励的目光望着乔治。

"唔，我的好乔治，对此你有何见解？"

乔治沉思了一下。他说：

"这使我吃惊，先生——"

"是吗，乔治？"

"今后你得另外找位牙科医生来给你看牙了，先生。"

赫尔克里·波洛说：

"你今天特别行，乔治。我还没有想到事情的这一层呢！"

乔治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屋子。

赫尔克里·波洛继续呆在屋里啜着他的巧克力茶，把刚才概括出的事实又在脑海里理了一遍。他感到很满意，因为这些事实和他刚才所说的相符。在这一圈人当中有哪位是干了这个勾当的人——不管他是受了谁的指使。

随后他的眉毛又挑了起来，因为他意识到这张名单还不完全。他漏掉了一个名字。

哪个也不能漏掉——甚至最不可能是凶手的人也不行。

在发生谋杀案的这段时间，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写下了名字：

“巴恩斯先生。”

10

乔治报告说：

“先生，有一位女士要你接电话。”

一周之前，波洛猜错了来访者的身份，但这次他猜对了。

他立即听出了她的声音。

“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吗？”

“是我。”

“我是简·奥利弗拉——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的侄孙女。”

“是的，奥利弗拉小姐。”

“你能来那幢哥特式的屋子吗？有一件事，我觉得你应该了解。”

“当然能够。什么时候方便？”

“请在六点半钟来吧。”

“我会去的。”

在一瞬间里，那专横的口吻变得有些犹豫不决：

“我—— 我希望没有打断你的工作吧？”

“哪里话，我等着你来电话呢。”

他迅速搁下话筒，带着微笑走开了。他在纳闷，简·奥利弗拉是以什么作借口来请他的。

波洛到达那所哥特式建筑后，被径直领进一间俯视泰晤士河的宽敞的图书室。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坐在写字台前，心不在焉地玩弄一把裁纸刀。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倦容，那是男子给女眷们搅得太凶的缘故。

简·奥利弗拉站在壁炉台旁。波洛进屋时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正在烦躁不安地说着话——“我真的认为，这件事情应当考虑我的感情，阿利斯泰尔。”

“是的，朱莉娅，当然啰，当然啰。”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安慰道，一边站起身来迎接波洛。

“倘若你们要谈恐怖的事情，我就离开屋子。”那位胖太太又加了一句。

“我有话要说，母亲。”简·奥利弗拉说。

奥利弗拉太太风风火火地走了出去，那傲慢的样子仿佛根本没有看到波洛似的。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你能来太好了，波洛先生。我想，你已经见过奥利弗拉小姐了吧？是她要你来的——”

简生硬地说：

“是关于这个失踪女人的事，报纸上全是有关她的消息。什么西尔小姐的。”

“塞恩斯伯里·西尔？是吗？”

简再次把身子转向波洛。

"这名字那么自命不凡，所以我就记住了。我能告诉他吗，还是你说，阿利斯泰尔姨爹[1]？"

"亲爱的，那是你要说的事。"

简又转向波洛。

"这件事压根儿无关紧要——不过我想，你应该知道。"

"是吗？"

"那是阿利斯泰尔姨爹上次去牙科医生那儿的事——我不是指那一天——我是指约莫三个月之前。我和他乘坐那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去了夏洛特王后大街，车先带我到摄政王公园会见几位朋友，然后再回头接他。我们在58号前停下，姨爹下了车；就在他着地时，一位妇女从58号内走了出来——这是一位中年妇女，头发装饰得过分花哨，衣着打扮得附庸风雅。她向姨爹径直走来并说道（简·奥利弗拉提高嗓门，发出一种做作的尖叫）：'哦，布伦特先生，我相信，你不记得我了！'唔，当然啰，我能看到姨爹的脸，确实一点也记不起她来了——"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叹了口气。

"我总是记不住人的面孔。人们老是说这——"

"他做出一种他特有的表情，"简继续说道，"我对此非常了解，彬彬有礼、假装相信。这连孩子也骗不过的。他用无法令人信服的口吻说：'噢——呃——当然啰。'那个讨厌的女人继续说：'要知道，我是你妻子的好朋友嘛！'"

[1] 简对阿利斯泰尔的称呼是跟随她母亲对他的称呼。——译注。

"他们也总是这样说的。"阿利斯泰尔的口气变得更加忧郁。

他很悲哀地笑了一下。

"事情总是这样告终！对这事或那事作捐助。这次我花了五英镑给印度妇女布道会才算了事。便宜得很！"

"她真的认识你妻子吗？"

"唔，她对妇女布道会很感兴趣，因此我想，要是她们认识的话，那是在印度的事儿。大约十年前我们在那儿呆过。不过，当然啰，她不可能是我妻子的好友，要不然，我会知道的。也许在招待会上见过一面吧。"

简·奥利弗拉说：

"我不信她曾见过丽贝卡姨妈。我认为这只是跟你说话的借口。"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大度地说：

"唔，那是很可能的。"

简说：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她那种设法跟你结识的方式令人可疑，姨爹。"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依然用宽容的口吻说：

"她没有试图紧咬住那种说法不放吧？"

布伦特又摇了摇头。

"我再也没有想到她。我甚至忘了她的名字，直到简在报纸上发现了她。"

简有点不太令人信服地说道：

"哦，我以为，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波洛先生。"

波洛彬彬有礼地说：

“谢谢你，小姐。”

他又补充道：

“我不该再打扰你了，布伦特先生。你是个大忙人。”

简飞快地说：

“我送你出去。”

赫尔克里·波洛那八字胡下的嘴暗自笑了一下。

走到底楼时，简猛然停下。她说：

“到这儿来。”

他们走进大厅外的一个小房间。

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

“你在电话里说，你等着我来电话，这是什么意思？”

波洛笑了，他伸出双手。

“就是那样，小姐。我正等你的电话——而电话来了。”

“你是说，你事先知道我要打电话跟你谈这个叫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女人？”

波洛摇摇头：

“那只是个借口。如果需要的话，你还可以找到其他理由的。”

简说道：

“我干吗该给你去电话？”

“你干吗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这种琐碎小事告诉我，而不去报告警察厅？那样做顺理成章嘛。”

“好吧，万事通先生，你到底了解多少情况？”

“我知道，自从你听说我那天去霍尔本王宫饭店作了一

次拜访，你就对我产生了兴趣。”

她的脸色变得煞白，使他吓了一跳。他不相信，那深深的棕褐色可以变成这样的浅绿色。

他往下说着，口气安详而从容：

“你今天要我来这儿是因为你想打听情况——就是这个说法，不是吗？——是的，向我打听霍华德·雷克斯的情况。”

简·奥利弗拉问道：

“他到底是谁？”

这是个不成功的回避。

波洛说：

“你用不着来向我探听虚实，小姐。我会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猜测的情况。我们第一次到这儿来时，贾普总警督和我——你看到我们大吃一惊——简直吓坏了。你以为，你姨爹出了什么事。那是为什么？”

“唔，他是那种可能会出事的人。有一天他收到一枚邮寄炸弹——那是在斯洛伐克贷款之后。他还收到过许多恐吓信。”

波洛又往下说道：

“贾普总警督告诉你，某个叫莫利先生的牙科医生被枪打死了。你本可以定下神来回答。而你说：‘可是那很荒唐。’”

简咬着她的下唇。她说：

“我说了吗？我那样说很荒唐，不是吗？”

"这种评语令人觉得奇怪，小姐。这表明，你知道有莫利先生这个人，而且你预料会出什么事—— 不是他出事——然而可能是在这屋里出事。"

"你确实喜欢给自己讲故事，不是吗？"

波洛对她的反应毫不理会。

"你预料——或者更确切地说你害怕—— 在莫利先生的诊所里发生什么事情。你害怕你姨爹会出什么事情。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知道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回忆了那天在莫利先生诊所里的人，我立即抓住了其中的一个，他或许会跟你有关系——就是那个年轻的美国人，霍华德·雷克斯先生。"

"这就像连载小说，不是吗？下一期有什么耸人听闻的情节？"

"我就去见了霍华德·雷克斯先生。他是个充满危险而又富有魅力的年轻人——"

波洛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

简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他是这样的人，不是吗？"她笑了。"行啦！你赢了！我给吓呆了。"

她向前俯过身子。

"我把事情告诉你，波洛先生。你不是那种能受人愚弄的人。与其让你四处打听、了解真相，我还不如直接对你说呢。我爱那个人，霍华德·雷克斯。他使我神魂颠倒。我母亲把我带到这儿来是为了要我摆脱他。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部分是因为她希望阿利斯泰尔姨爹会宠爱我，等他死后

能把他的财产留给我。”

她继续说道：

“母亲是他妻子的侄女。她母亲是丽贝卡·安霍尔特的姐妹，所以他是我母亲的姨爹。只是他本人没有近亲，因此母亲认为我们应该是他的财产继承人。她向他要钱也非常随便。

“你瞧，我对你十分坦率，波洛先生。我们就是那号人。事实上，我们本身就很有钱——根据霍华德的观点，有一笔不光彩的财富——不过我们不属于阿利斯泰尔姨爹这个阶级。”

她停了下来，一只手猛地拍了一下椅子的把手。

“我怎么才能让你明白？对我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要我相信的一切，霍华德感到憎恶，想要加以消灭。要知道，有时候我也赞成他的所作所为。我喜欢阿利斯泰尔姨爹，但他有时候也使我恼火。他是那样墨守陈规——那样英国式——那样谨慎和保守。我有时觉得，他和他那一类人应当被清除，因为他们阻碍进步——没有他们，我们就能把事情做好！”

“你已改变信仰，成为雷克斯先生观点的追随者了？”

“我改变了信仰——但又没有改变。霍华德比——比他那一伙中的多数人更疯狂。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同意霍华德的每一个观点。他们倒很愿意——试着做点事——倘若阿利斯泰尔姨爹和他的那伙人同意的话。可是他们永远也不会动手的！他们只是坐在那儿，摇着头，一边说：‘我们绝不能冒那种风险！’还有‘这样做听上去太花钱。’还有‘我

们得考虑我们的责任。'还有'回顾一下历史吧。'然而我认为一个人不该回顾历史。那是在往后看。一个人什么时候都该向前看。"

波洛温和地说：

"这是动人的景象。"

简轻蔑地看着他。

"你也那样说！"

"也许，这是因为我已老朽。那些老朽总是在做梦——你瞧，只有梦啦。"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淡淡地问道：

"霍华德·雷克斯先生干吗要去夏洛特王后大街就诊？"

"因为我想让他见阿利斯泰尔姨爹，而除了这样安排外我别无他法。他过去对阿利斯泰尔姨爹的态度是那么势不两立——那么充满——仇恨，我觉得，只要他能见他一面，看到他是一个和蔼可亲、毫无架子的人，那么他——他就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我没法在这儿安排会见，因为妈妈在这儿——她会把一切都搞糟的。"

波洛说："可是作好安排后，你——害怕了。"

她那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变得暗淡了。她说：

"是的。因为——因为——霍华德有时一激动就失去自制力。他——他——"

赫尔克里·波洛说：

"他想走捷径。要干掉——"

简·奥利弗拉叫道："别这么说！"

第四章　扑朔迷离的女尸

1

时光流逝，莫利先生死了已有一月，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下落仍然不明。

在这个案件上，贾普的火气越来越大。

“他妈的，波洛，那女人肯定待在什么地方。”

“亲爱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她要么是死了，要么还活着。如果死了，尸体在哪儿？比如说，她自杀了——”

“又是一个自杀？”

“别扯到老问题上去。你仍然以为莫利是他杀——而我以为他是自杀。”

“手枪的线索还没有找到？”

“没有，那是外国货。”

“这倒有点启示，不是吗？”

“但不是你所意味的那种启示。莫利去过国外，那是旅游，他和他姐姐一起旅游过。在这英伦三岛上，谁都旅游。他可能在国外弄了那枝枪。他们觉得有生命危险。”

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

“你别打断我的话。我是说，如果——注意，我只是说如果——那混账女人自杀了，比方说，如果她溺水而死，到了这时候尸体也该漂到岸边了。如果是他杀，尸体同样也该发现了。”

“如果她缚着重荷，身子沉落在泰晤士河里，那尸体就发现不了。”

“我看，那也能从莱姆豪斯[1]的某个地窖里找得到！看你那种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女人写的小说里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这种话，我真是感到羞愧！”

“我看，是不是一伙国际歹徒把她弄死的？”

波洛叹息着。他说：

“这类事我最近也听说过。”

“听谁说过？”

“伊灵大道上城堡花园路的雷金纳德·巴恩斯先生对我说的。”

“嗯，他可能知道，”贾普半信半疑地说，“他在内政部工作期间同国外打过交道。”

[1] 莱姆豪斯(Limehouse)：伦敦东部的一个地区，位于泰晤士河北岸。那儿有许多水手酒店。——译注。

“你有不同的看法？”

“这和我不相干——啊，不错，的确有这一类的事——不过，他们总是收效甚微。”

波洛在捻胡子，一时间出现了沉默。

贾普说：

“我们另外获得了一些零星情况。她从印度回来，与安布里奥提斯乘的是同一艘船。但是她在二等舱，他在一等舱。萨伏依饭店里虽然有个侍者以为，他和她在一起大约有一个星期，天天一块儿吃午饭，然后他就死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可疑之处。”

“这么说，他们之间可能有什么关系？”

“可能有——但我感到不太可能。一个印度妇女布道会的女人不太会逢场作戏。”

“安布里奥提斯有没有像你称之为‘逢场作戏’的行为？”

“有，他有过。他和我们中欧的一些朋友交往密切。搞的是间谍行当。”

“你能肯定？”

“能肯定。啊，他自己可不干任何肮脏的事。我们没法与他接近。他的职业就是组织和收集情报。”

贾普稍稍停顿一下又接着说：

“但是，这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塞恩斯伯里·西尔，她不可能从事那种行当。”

“别忘了，她曾经住在印度。去年那里经常骚动不安。”

“安布里奥提斯和这位卓越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

——我觉得他们不是同伙。”

“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已故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太太的亲密朋友，你知道吗？”

“谁说的？我不相信。她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

“是她说的。”

“她同谁说的？”

“同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说的。”

“啊！是那种事。他一定习惯于那种行当。你的意思是说，安布里奥提斯在以那种方式利用她？这不会有效果。布伦特会把她甩掉，用另一个替代。他不会叫她度周末或类似的玩意儿。他不至于那么蹩脚。”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波洛也不得不承认。过了一两分钟以后，贾普就塞恩斯伯里·西尔的情况接着表示了总结性的意见：

“我以为，她的尸体可能被某个疯狂的科学家塞到麻醉柜里去了——这是他们按章办事的又一种解决办法！不过，你听我说，我和贝蒂·马丁对这些事都亲眼见过。如果那女人真的死了，她的尸体肯定是被悄悄地埋到了某个地方。”

“但是埋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就在这儿。她在伦敦失踪了。那儿谁也没有花园——一个合适的花园。一个孤寂的养鸡场，我们想找的正是那样的地方！”

一个花园！波洛的头脑里猛然间闪现出伊灵大道上那个整饬的花园，那儿的花坛可是像模像样的。一个女人的尸体会埋葬在那种地方，这可真荒唐！他告诫自己，可别那么

胡思乱想。

“如果她没有死，”贾普接着说，“那她在哪儿呢？都一个月过去了，报纸上把她的情况已经刊登出来，消息传遍了整个英格兰——”

“没有人见到过她吗？”

“啊，有的。实际上，她是无人不晓！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穿着橄榄绿的羊毛衫。在约克郡的荒原、利物浦的旅馆、德文郡的宾馆以及在拉姆斯盖特的海滩上，到处都有人看到过她！我派去的人花费时间，耐心地调查这些报告——结果一无所获，只是错误地接触了一些中年女士，她们完全是令人尊敬的女人。”

波洛咂了咂嘴，深表同情。

“还有，”贾普接着说，“她还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你碰到了哑巴，比方说吧，有人来到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其称呼为斯平克斯小姐，可是这位斯平克斯小姐压根儿就不会露面。而这个女人却实际存在——她有经历，有背景！我们认识她，对她的一切，从孩提时代到现在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她过的完全是一种理智的生活——可是却突然间失踪了！”

“一定有什么原因。”波洛说。

“你要说原因，她并没有开枪打死莫利。安布里奥提斯亲眼见到，她走了以后，莫利还活着。那天上午她离开夏洛特王后大街以后，我们一直在注意她的行动。”

波洛不耐烦了，说道：

“我根本就不曾想到她打死莫利。她当然没有干那种

事，但是——”

贾普说：

“如果你对莫利的看法正确，那么就完全有如下这种可能：他曾向她透露过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提供了找到凶手的线索，而她对此并不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她可能是有意逃脱的。”

波洛说：

“所有这一切牵涉到一个组织。对于夏洛特大街一个默默无闻的牙医之死，引起了那么兴师动众的关注，实在是极不相称的。”

“雷金纳德·巴恩斯对你说的话，难道你都不相信吗！他可是胸有成竹，心事全在间谍和激进派身上。”

贾普站了起来，波洛说：

“如果你有什么消息就告诉我。”

贾普走了以后，波洛坐在那儿皱着眉头，目光盯着眼前的桌子。

他肯定有一种感觉，在期待着什么。他期待什么呢？

他还记得先前坐在那儿匆匆记下的互不相关的各种事实以及一系列的人名。一只鸟儿口衔一根小树枝从窗前飞过。

他也是在采集树枝。他集了五根、六根……

他采集了树枝——此刻已集了很多。这些树枝全都存集在他有条不紊的脑海里——只是眼下他还不想理出头绪来。理顺这些树枝那是下一步的事。

他还坐在那儿干什么呢？他心中有数，他是在期待着什

么。

下一步要把链条联系起来，这是注定的，不可更改的。到了那时候——那时他就能继续……

2

一个星期以后的黄昏，他听到了召唤。

电话里传来了贾普清晰的声音：

“是波洛吗？我们找到她了。你最好过来一下。巴特西公园，利奥波德国王宫邸，45 号。”

一刻钟以后，波洛乘坐出租车来到了利奥波德国王宫邸门前。

这是一栋公寓大楼，面对巴特西公园。45 号房间位于三楼。贾普亲自开了房门。

他脸色沉重。

“进来吧，”他说，“这可不是什么特别高兴的事，不过我以为你要亲自看一看。”

波洛说——那很难说是在发问：

“死了吗？”

“要说死，你怎么说都行！”

波洛抬起头，听到右门那边有个熟悉的声音。

“那是门房，”贾普说，“洗涤槽里有一股恶臭！我只好让他来看看，看他是否认出是她。”

贾普带路走过走廊，波洛跟在后面，直皱鼻子。

“是不大好闻，”贾普说，“可是你能指望什么呢？她死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

他们进去的是一间小屋，里面很零乱。房子中间陈放着一只大铁箱，像是用作装皮革衣服的。箱盖开着。

波洛走上前朝里面看。

他首先看到的是那只脚，脚上套的鞋子很寒酸，鞋上有装饰性的鞋扣。他还记得，他第一次看到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时候，她的鞋上就有一颗装饰鞋扣。

他的目光从脚向上移动，掠过了绿毛衣外套，掠过了裙子，然后落在头部。

他发出了含含糊糊的声音。

贾普说：“我知道这样子很可怕。”

死者的脸已毁得不像样子，无从辨认。不仅如此，连整个身子也腐朽不堪，难怪他们俩离开时面孔都像阴沉沉的青豌豆。

“啊，是这样，”贾普说，“这都是日常工作，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就是很糟，这是勿庸置疑的。那边房间里有白兰地，我们最好去喝一点。”

起居室全是现代化装饰，十分精美——大都是镀铬家具，几张方形的安乐椅都很大，用纤维织物装饰着，上面是淡黄褐色的几何图案。

波洛找到有玻璃塞的圆酒瓶，自个儿喝了白兰地。喝过以后，他说：

“那件事真不妙！朋友，快对我说一说，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贾普说：

“这栋公寓属于一个名叫艾伯特·查普曼太太的女人。我知道，这位查普曼太太金发碧眼，四十多岁，是个很讲究的机灵女人。她担负着住房的费用，有时候喜欢与邻居玩桥牌，但有点儿离群索居。她没有孩子。查普曼先生因商业事务经常在外。

“就在我们和她会见的那天傍晚，塞恩斯伯里·西尔到这儿来过。时间大约在七点一刻。她可能从格伦戈里王宫饭店直接到了这儿。据门房说，她以往还来过一次。你看，这一切都很清楚明白——是一种友好的拜访。门房带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上了电梯，来到这套公寓。他最后看到她的时候，她站在门口踏垫上揿门铃。”

波洛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他还花费时间记住这样的事！”

“他好像胃部有毛病，曾经住过医院。住院期间有别人临时替换了他。大约在一个星期以前他从一张旧报纸上碰巧看到了‘认领女尸’的启示，就对妻子说：‘好像是个老熟人，来拜访过三楼上的查普曼太太。她穿的是绿色毛衣，鞋子上有装饰鞋扣。’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他又想起来说——‘大概也有个名字，像是叫布尼米吧，其实就是——叫什么西尔小姐！’”

“从那以后，”贾普接着说，“由于对警方一向不信任，他经过反复斗争，大约过了四天，终于还是向我们提供了消息。

“我们以为，这样的消息并不真会有什么作用。你不知道，这种虚假的警讯我们也不知收到过多少。但是，我仍然

派贝多斯警佐去了——他是个机灵的小伙子。他这方面的高等教育受得太多了一些，但他也不得不这样，眼下时兴这么做。

“就这样，贝多斯立刻就找到了疑点，我们顺着这个疑点终于有了一些进展。首先，这位查普曼太太已有一个多月不见人影。她没有留下任何地址就外出了。这事儿有点蹊跷。实际上，他打听到的有关查普曼夫妇的情况无不令人感到蹊跷。

“他了解到：门房没有看到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再出门。这本身并不是非同寻常。她完全可以轻而易地举走下楼梯而不让他看见。但是门房却对他说：查普曼太太有点突然地出走了。第二天早上，门外有了醒目的便条，写道：‘不用牛奶。对内利说，我应召外出。’

“内利是为她干活的女工。查普曼太太以往也有一两回突然外出，因此女工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她没有叫门房来帮她提行李或是叫出租车。

“贝多斯不管怎么说，决定到公寓里去。我们取得了搜查证，从经理那里弄到了钥匙。并没有查到什么有兴趣的东西，只是在浴室里发现有匆忙清理的迹象。漆布上有血迹——在冲洗地面时，浴室的拐角处没有洗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找到尸体。查普曼不会带着行李出门，否则的话，门房不会不知道。因此，尸体一定还在公寓里。我们很快就注意到那只装皮衣的铁箱子——你知道，那是密封的——果然就在那里面。钥匙就在梳妆台的抽屉里。

“我们打开了箱子——失踪的女人果然在里面！可真是

最新发现的槲寄生枝[1]。"

波洛问道：

"查普曼太太的情况呢？"

"是啊，她的情况怎么样呢？西尔维亚是谁（顺带说一下。她的名字叫西尔维亚）？她是干什么的？有一件事明确无疑：西尔维亚，或西尔维亚的那些朋友，害死了小姐，并把她塞到了箱子里。"

波洛点了点头。

他问道：

"可是为什么毁了她的面孔？这可不是愉快的事，居然那么干。"

"我看是令人不快的事！至于毁容的目的——这也只能作些猜测。或许仅仅是一种惩罚行为，或许是想叫人们无法辨认。"

"但是，那并没有起到无法辨认的作用。"

"是没有。因为有关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失踪时所穿的衣着报上已有详细的描述，而且她的手提包也塞进了皮革衣箱里。手提包里还有一封信，那是很早以前她住在罗素广场旅馆时别人写给她的。"

波洛坐了下来，说道：

"但是那——那也并没有什么意义！"

"当然没什么。我以为这是一种疏忽。"

---

[1] 槲寄生枝（Mistletoe Bough）：槲寄生属于半寄生绿色植物，其小枝常用作圣诞节的装饰。——译注。

“对——当然是——一种疏忽。可是——”

他站了起来。

“公寓都查过了吗？”

“全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想看一看查普曼太太的卧室。”

“那好。”

卧室里没有任何匆忙出走的迹象。里面干净而整齐。床上没有人睡过，但在床上过夜的东西都已安排停当。卧室里到处都积了厚厚的灰尘。

贾普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指纹。厨房的用品上倒是有一些，但我以为那些都是女工的指印。”

“这表明，谋杀发生以后，这里的一切都做了非常仔细的清理？”

“是这样。”

波洛对卧室缓缓环视了一遍。如同起居室一样，这里也是现代化的装饰——他以为，从设备上看，有这种装饰的人其收入相当可观。卧室的家具价格很贵，但并不是极为贵重。看上去很华美，但不是第一流的。玫瑰红的色彩。他朝衣柜里看看那些衣服——衣服都很精致，但同样不是第一流的质量。他目光落在鞋子上——大都是时兴的便鞋，有些还撑了软木鞋底，未免小题大做。他把一只鞋拿在手里，打量一下，发现查普曼太太穿的是五号鞋子，接着他把鞋子放下。在另一个衣柜里，他发现大堆的皮革衣服，堆放在那儿。

贾普说：

"从皮箱里取出来的。"

波洛点点头。

他取出一件灰色松鼠皮大衣，颇为赞赏地说："真是一流货。"

他来到了浴室。

里面的化妆品应有尽有。波洛很有兴致地一一打量。香粉、胭脂、雪花膏、护肤脂，还有两瓶发油。

贾普说：

"我看，她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淡金发女人。"

波洛喃喃地说：

"亲爱的，四十岁的女人，大多数头发要开始灰白，而查普曼太太却是个不服老的女人。"

"现在她的头发可能变了，变得棕红。"

"很难说。"

贾普说：

"波洛，你好像有什么顾虑。顾虑什么？"

波洛答道：

"可不是，我有顾虑，而且顾虑重重。你看，这儿有个我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毅然再次来到了存放大铁箱的房间……

他从女尸的脚上拿起了鞋，想脱下来，结果费了好大的劲才脱下。

他检查了鞋扣。那是手工制作，装饰在鞋上的，做工很粗糙。

赫尔克里·波洛叹了口气。他说：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贾普挺好奇地问道:

“你要干什么——难道要让事情更加棘手?”

“正是那个意思。”

贾普说:

“一只精巧的皮鞋,装饰鞋扣更完美,这难道有什么过错?”

赫尔克里·波洛说:

“没什么——绝对没什么。不过,尽管这样,我还是不能理解。”

3

据门房说,住在利奥波德国王宫邸 82 号的默顿太太是查普曼太太在公寓大楼里最贴近的朋友。

因此,贾普和波洛下一个目标便是前往 82 号公寓。

默顿太太是个爱唠叨的女人,一双豁朗的乌黑眼睛,发型很考究。

不用费力就可以叫她开口。她随时都能制造一种戏剧性的谈话氛围。

“西尔维亚·查普曼——啊,我当然说不上非常了解她——就是说,不十分密切。偶尔我们在晚上打儿回桥牌,一块儿看电影,当然有时候一起买东西。啊,千万告诉我——她不会死了吧,是不是?”

贾普安慰了她。

"那好，听你这么说真是感谢不尽！不过，刚才邮差却是十分兴奋的样子，说我们这儿有套公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但是现在人们听到消息通常是半信半疑，是不是？我根本就不信。"

贾普又问了个问题。

"没有，有关查普曼太太的消息我一点儿也没有听到——上次我们说过要看下一周由辛格·罗杰斯和弗雷德·阿斯泰尔[1] 合演的影片，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当时她根本就没有提到她要外出的事。"

至于说到一个叫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人，默顿太太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查普曼太太也从来没有说到过那样的名字。

"不过，你们知道，这个名字我有点耳熟，非常熟悉。似乎最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经常见到。"

贾普干巴巴地说：

"几个星期以来，所有报纸上都提到——"

"这就自然了——提到了某个失踪的人，是不是？你们以为查普曼太太可能认识她？不会，我肯定没有听西尔维亚提到过那个名字。"

"默顿太太，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有关查普曼先生的情况？"

---

[1] 金格·罗杰斯(Ginger Rogers，1911-　　)：美国舞台及银幕上的舞蹈家和女演员；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1899-　　)：美国著名舞台和电影舞蹈家。他们合作拍了许多歌舞片，受到了广泛欢迎。——译注。

默顿太太面带好奇的神色，说道：

"根据查普曼太太对我说过的话，我以为他因商业事务经常在外。他为公司的事到了国外——我想是为军备的事。他跑遍了整个欧洲。"

"你见过他吗？"

"没有，从来没有见过。他极少回家，一旦回到家里，他和查普曼太太就不想打扰外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

"你是不是知道，查普曼太太有近亲或朋友？"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朋友；我以为她没有什么近亲。她也从来没有提到过。"

"她在印度待过吗？"

"没听说过。"

默顿太太稍停一会儿，又突然说道：

"可是，请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你们来自伦敦警察厅，这一切我十分清楚，但是你们一定还有某种特别的理由吧？"

"这一点，默顿太太，你到时肯定会明白的。其实，在查普曼太太的公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啊——？"默顿太太一时间就像一条狗，那双眼睛瞪得如盘子那么圆。

"一具尸体？不会是查普曼先生吧，是不是？要么或许是个外国人吧？"

贾普说：

"根本不是男人——是具女尸。"

"一具女尸。"默顿太太似乎更为惊讶了。

波洛轻声问道：

“你为什么以为是男人的尸体呢？”

“啊，说不上来，好像这种事男人多些。”

“那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查普曼太太习惯上喜欢接待男客呢？”

“啊，不是——啊，真的不是，”默顿太太愤慨了，“我绝没有那种意思。西尔维亚·查普曼根本就不是那种女人——绝对不是！只不过是，至于查普曼先生——我是说——”

她停住不说了。

波洛说：

“太太，我认为你知道的情况比你对我们说的还要多一些。”

默顿太太犹豫不决地说道：

“我不知道，我的确——不明白我应该怎么做！我是说，我丝毫不想出卖朋友；西尔维亚对我说过的话，我从来就不曾说过——只是在一两个熟人面前提过，我知道他们完全守口如瓶——”

默顿太太欠了欠身子，压低了声音说：

“那只是在有一天，不留意漏出去的。当时我们在看电影——是一部关于特务组织的片子。查普曼太太说，你可以看出来，编写电影的人并不懂得多少特务组织的情况，接着她说出了真相——只是要我发誓守密。我是说，查普曼先生就在特务组织里面，就因为这个原因他经常到国外去，军备公司不过是一种遮掩。查普曼太太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她既

不能给他写信，又收不到他的信。而且这也实在太危险了！"

4

他们下了楼梯，再返回42号公寓时，贾普突然感慨地说："就像是进了非利普斯·奥本海姆[1]这类作家所写的死胡同，我想我要发疯了！"

那个机灵的年轻人，贝多斯警佐，在等他们。

他挺恭敬地说：

"长官，从女工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看来查普曼太太调换女工非常频繁，这位女工替她才干了一两个月的活。她说，查普曼太太人很好，喜欢听收音机，听令人愉快的演说。女工认为，丈夫有一种假像，装得很快乐，而查普曼太太从不怀疑。有时候她收到国外的来信，有从德国寄的，两封寄自美国，一封寄自意大利，一封寄自俄国。女工的男朋友集邮，查普曼太太常常把信上的邮票给女工。"

"在查普曼太太的文件里有什么情况？"

"长官，绝对没有什么。她并不保留多少文件。有几份账单和收据——都是当地的。有几份很旧的戏剧节目单，一两份从报纸上剪下的烹调食谱，还有一份印度的妇女布道会小册子。"

"我们可以猜测到，是谁把小册子带到了这儿。她似乎

---

[1] 非利普斯·奥本海姆(Phillips Oppenheim，1866—1944)：英国小说家，作品多以国际间谍和阴谋为主题。——译注。

不像是杀人凶手，是不是？不过这也是从表面上看。无论怎么说她也摆脱不了帮凶的角色。那天晚上有没有见到陌生人？"

"门房什么也记不起来——而且我以为他现在也想不起来。那儿公寓毕竟很多，总是有人进进出出的。他只记得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来访的日期，因为第二天他就被送进了医院；实际上那天晚上他的情绪很不好。"

"别的套间里有没有听到什么？"

年轻人摇了摇头。

"我曾向楼上和楼下的套间打听过，没有人听到什么异常动静。我想，楼上楼下两家的收音机都是开着的。"

那分区的警医先前在浴室洗手，这时走了出来。他神采奕奕地说：

"尸体简直臭不可闻。你们准备好了就把她运走。我要谈些实质性问题。"

"大夫，关于死因有没有什么看法？"

"不解剖尸体根本不可能说清死因。我认为，这些毁容是在人死后干的。等把她弄到停尸房以后，我就会知道得更清楚了。中年女人，身体很结实——头发根部灰白，但染成了碧发。身子上可能有些特殊的标记——要是没有，辨认起来就相当困难了——啊，你们知道她是什么人，大人物？还是什么？是不是人们大惊小怪的失踪女人？你们知道，我从来不看报纸，只是做报纸上的纵横字谜。"

贾普挺严厉地说：

"你正因此而大名鼎鼎！"警医这时走了出去。

波洛的目光在桌子上搜索。他拾起了一个小本子，是棕色通讯簿。

从来不知疲倦的贝多斯说：

“那里面没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大多是理发师、裁缝等人的地址。私交的人名和地址我已经记录下来了。”

波洛打开通讯簿，翻到字母 D 那一页。

他看到：戴维斯大夫，家住艾伯特王子路 17 号；德莱克和庞贝纳蒂，鱼贩子；下面一行是牙科医生莫利先生，住在夏洛特王后大街 58 号。

波洛的眼睛闪烁着活泼的光彩。他说：

“我以为，辨认尸体没有困难。”

贾普挺好奇地望着他，问道：

“真的吗——你以为不——？”

波洛回答得非常坚决：

“我想证实一下。”

5

莫利小姐已经搬到了乡下，住在乡间小农舍里，在赫特福德附近。

这位女掷弹手热情地接待了波洛。自从弟弟死了以后，她的表情变得有些严肃起来，举止更加端庄，对待生活的总的态度更加不屈不挠。对于询问中发现有损于她弟弟职业名声的东西，她十分厌恶。

她有理由相信，波洛赞同这样的看法：验尸官验尸所下

的裁决是不真实的。这位掷弹手还有点不服。

对于波洛的问题，她应答裕如。莫利先生所有业务上的文件都由内维尔小姐仔细归档，并亲手交给了莫利先生的继承人。莫利先生先前的病人，有的已转向赖利先生就医，有的接收了新的伙伴，还有的去别处就医了。

莫利小姐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说出以后，说道：

"这么说，你们已经发现了亨利的那个女病人——塞恩斯伯里小姐——她也被谋杀了。"

"也"字说得有点挑战意味，她说那个字的时候语气格外加重了。

波洛说：

"关于塞恩斯伯里小姐，你弟弟从来没有向你专门提到过吗？"

"没有，我想不起来他提起过。如果他有什么特别难弄的病人，他会告诉我的；要是有病人说什么有趣的话，他也会说给我听。不过，我们一般不大多谈他的工作问题。一天工作结束了，他乐得撂在一旁。有时候他很疲倦。"

"在你弟弟的病人当中，你有没有听说一个叫查普曼太太的人？"

"查普曼？没有，我想我没听说过。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内维尔小姐倒真可以帮帮忙。"

"我很想与她联系。她现在在哪儿？"

"我想，她在拉姆斯盖特的一位牙医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还没有和那个年轻人弗兰克·卡特结婚吗？"

"没有，我倒希望他们永远不要结婚。波洛先生，我不喜欢那个年轻人，真的不喜欢。他身上有点毛病。我仍然觉得他还是缺乏真正的道德意识。"

波洛问道：

"你是不是以为，他有可能害了你弟弟？"

莫利小姐回答得很缓慢：

"我的确有那种感觉，他或许有可能干出那种事——他发脾气就很难收拾。但是，我的确看不出他有什么动机——也没有那种作案的机会。你知道，亨利劝说格拉迪斯放弃他，但并没有劝成。她仍然念着他，一片真心。"

"你看，他会不会受到贿赂？"

"受到贿赂？有人贿赂他去害我弟弟？你这个想法真是太奇怪了！"

这时候，一位很标致的黑头发姑娘送了茶水进来。等她出去带上门以后，波洛说：

"那姑娘曾和你一起待在伦敦，是不是？"

"艾格尼丝？是的，她帮着干家务事。我让厨子走了，因为她说什么也不肯到乡下来——什么事儿就由艾格尼丝帮我做。结果呢，她还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小厨师呢。"

波洛点点头。

他对夏洛特王后大街58号的室内安排了解得一清二楚。在悲剧发生的时间里，他们对室内的安排作了彻底的察看。楼顶层两间房子，莫利先生和他姐姐各占一间作为住房。底层一直全关闭着，只有一条很窄的通道，从这儿通向后院。后院有铁栏，一直通向顶层，存放着买卖人的货物，那

里还安装了通话管。因此，家里只有一道大门出入，来往人员的进出都由艾尔弗雷德伺候。警察据此可以肯定，在那个特定的上午不会有外人进屋。

厨师和女佣跟着莫利姐弟俩已有多年，她们人品很好。从理论上说，厨师和女佣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溜到三楼，打死其主人，但是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她们俩显然都没有受到审问的干扰，好像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把她们与主人的死亡联系起来。

但是，当波洛要离开时，艾格尼丝把帽子和手杖递给他的时候，她却有点紧张，突然地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

"长官，有关主人的死亡情况，还有没有什么人知道得更多一点？"

波洛转头对她看看，说道：

"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他们是不是仍然肯定：由于他用错了药物，因而自己打死了自己？"

"是这么看。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

艾格尼丝在揉围裙，脸转向了一边，说起话来也相当含糊。她说：

"女——女主人并不那么认为。"

"或许你同意她的看法？"

"我？啊，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只是想确定一下。"

赫尔克里·波洛以极其柔和的声音问道：

"毫无疑问地弄明白他的确是自杀，你是不是会感到——

种安慰？”

“啊，是这样，长官，”艾格尼丝答得很迅速，“那的确是一种安慰。”

“或许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吧？”

她那吃惊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身子也稍稍在后缩。

“长官，我——我对此什么也不知道，我不过是问一问而已。”

“可是她为什么要问呢？”赫尔克里·波洛在往门口走的时候自己在问自己。

他肯定对这个问题应有一个答案。但是他还猜不出这答案会是什么。

不管怎么说，他觉得又前进了一步。

6

波洛回到自己的寓所时，没想到有一个客人在等他，他吃了一惊。

来人一眼看去是个秃顶，脑袋露在椅背上。矮小而整洁的巴恩斯先生这时已经站了起来。

他一如平时那样，目光闪烁，干巴巴地稍稍表示了歉意。

他解释说，他到这儿来是对赫尔克里·波洛先生的回访。

波洛说，他见到巴恩斯先生非常高兴。

如果客人不喜欢喝茶，也不喜欢威士忌加苏打，那就叫乔治取咖啡好吗？

“咖啡很好，”巴恩斯先生说，“我想，你的仆人很会煮咖啡，而大多数英国仆人对此都很外行。”

在礼貌地交谈几句以后，巴恩斯先生很快就咳嗽几声，说道：

“波洛先生，我对你说话很开诚布公。我到这儿来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我想，这桩颇为蹊跷的案子你大概已经掌握了一切详情。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个失踪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已经找到，已经作了调查，并且正在寻找进一步的证据。据称，死因是因为用药过量。”

“说得完全正确。”波洛说。

稍停片刻以后，波洛问道：

“巴恩斯先生，你听说过艾伯特·查普曼吧？”

“啊，是一位太太的丈夫，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就是在那位太太的公寓里死的吧？似乎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

“不过，他恐怕不会是不存在吧？”

“啊，不会，”巴恩斯先生说，“他还活着。啊，他还在——或者说他的确存在过。我听说他死了，可是你不能听信这些谣传。”

“巴恩斯先生，他是什么人？”

“我以为，在调查中他们不会讲的，即使知道也不会讲的。他们会轻率地说，他在军备公司里工作，经常出差。”

“当时他是不是在间谍组织里？”

“当然在。不过他不好把这情况告诉妻子—— 根本不好说。

其实，他结过婚以后就不该再在那里工作了。一般是不那么做的——就是说，当你真的是个秘密人员的时候，不能那么做。”

“艾伯特·查普曼是那样的人？”

“是的。其化名是Q·X·912，大家都知道。其名字也经常变换。啊，我并不是说，Q·X·912或其它类似的代号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他派得上用场，因为他是那种不起眼的人——就是说这类人的面孔不容易让人记住。他多次当作信差，在欧洲到处走动。你知道这一类的差事是怎么回事。一封很重要的信由我们在鲁里坦尼亚[1]的大使送出——一封非正式的复制品，里面有秘密情报，由Q·X·912经手——就是说，艾伯特·查普曼先生经手。”

“这么说，他了解很多有用的情报？”

“他可能一点也不知道，”巴恩斯先生兴致勃勃地说，“他的工作不过是在火车、轮船、飞机这些交通工具上跑上跑下，说的不过是他要到哪儿去、为什么去这一类的话！”

“你听说他已经死了？”

“是听说过，”巴恩斯先生说，“不过听到的话也不能全信。我从来就不会那样的。”

波洛仔细看着巴恩斯先生，问道：

“照你看，他妻子会出什么事？”

“说不上来。”巴恩斯先生答道。他睁着骨碌碌转的眼睛看着波洛，问道：“你能知道？”

---

[1] 安东尼·霍普所著小说中一个虚构的中欧王国名，亦称浪漫国。——译注。

波洛说：

“我有个看法——”他停住不说了。

他慢腾腾地说：

“非常扑朔迷离。”

巴恩斯先生表示同情地喃喃问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放心不下的事？”

赫尔克里·波洛慢条斯理地回答道：

“有。我亲眼目睹的证据……”

7

贾普来到波洛的起居室，把圆顶硬礼帽砰的一声砸在桌子上，用力之猛连桌子都在晃动。

他说：

“你究竟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想？”

“我的好贾普，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贾普说得很慢，字字有力量：

“你怎么会以为：那具尸体不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尸体？”

波洛心事重重，他说：

“使我疑心的是那副面孔。为什么要把死人的脸弄得面目全非？”

贾普说：

“真没想到！我希望老莫利要是还在什么地方才好呢，他心里是有数的。你知道，人家是有意把他除掉的——这样

他就不能提供证据了。”

“如果他能亲自作证，那当然会好些。”

“莱瑟兰也合适，他是接替莫利的牙科医生。他是非常能干的人，人品也好，所提证据不会有误。”

第二天，各家晚报都报导了轰动的消息。在巴特西发现的尸体，原先以为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经过认真辨认是艾伯特·查普曼太太。

夏洛特王后大街58号的莱瑟兰先生根据牙齿和下巴的事实，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查普曼太太的尸体。死者的牙齿等情况全都记录在已故莫利先生的业务档案里。

尸体上穿的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手提包也挂在尸体上——可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本人在哪儿呢？

第五章 笨得像母鸡的女人

1

审理以后，贾普神采飞扬地对波洛说：

“这件事干得很漂亮，让大家来个轰动！”

波洛点点头。

“一开始你摔了个筋斗。”贾普说，“不过，你知道，对于那具尸体我自己并不感到满意。无论怎么说，把死人的脸和头毁得不像样子，你不能说没有原因。干那种事很糟，很不愉快，肯定有什么原因，这是明摆着的。原因只能是一种——给辨尸制造混乱。”他还挺大方地补充说：“我可不该那么快就承认这个事实：那具尸体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女人。”

波洛面带微笑，说道：

“可是，我的朋友，这两个女人在一些基本情况方面并不是没有共同之处。不错，查普曼太太是很机灵，长得很标致，打扮得体，很合时髦；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比较邋遢，

也不涂脂抹粉。但是，她们的基本特点却是相同的。两个女人都是四十几岁，身高和体型也大致相似；两个人的头发都灰白，而且都染了发，看上去像是金发。”

“对，你说的这些当然是相同的。有一件事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俩都对美丽的梅布尔有这个印象：行为完全得体，我敢发誓，她完全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不过，我的朋友，说她是实实在在的人，那是指过去。她以往的情况我们全都知道。”

“我们以后并没有发现她能干谋杀一类的事——而现在她似乎干了。西尔维亚没有谋杀梅布尔；梅布尔谋杀了西尔维亚。”

赫尔克里·波洛摇着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仍然难以相信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会干谋杀的事。不过，他的耳畔回响着巴恩斯先生那富有讽刺意味的轻声话语：

“看看那些令人尊敬的人……”

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一度极受人们尊敬。

贾普语气强烈地说：

“波洛，这件案子我要穷追到底。那个女人要想欺骗我可没那么容易。”

2

第二天，贾普拨了电话。那语气带着好奇。

他说：

“波洛，想听一听消息吗？关于了结了的事，我的伙计，了结了！”

“你说什么？——电话不怎么清楚。你说些什么我还没有听清——”

“事情了结了。了——结——了。到此为止了！坐下来拨弄手指头吧，无事可干了！”

毫无疑问，那话中夹着讥讽。波洛很是惊讶。

“什么了结了？”

“就是这整个令人讨厌的事了结了！大声嚷嚷的事！满城风雨的事！一大堆花招的事！”

“可是我仍然不明白。”

“那好，你听着，认真听着，因为我不好随随便便提这些人的名字。你知道我们的调查吗？你知道我们在全国到处搜寻一个扮演了特殊角色的家伙吗？”

“知道，知道，完全知道。现在我明白了。”

“那好，那就叫了结了。嘘——别声张。现在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明白，明白。可是为什么？”

“这是那讨厌的外交部的命令。”

“这不是很离奇的事吗？”

“是啊，但这样的事的确时有发生。”

“他们怎么有那样的忍耐，把——小姐当成扮演特殊角色的家伙？”

“他们并非如此。他们根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是公众

舆论看得太重——如果对她审问过多，可能会引出A·C[1]太太即那个尸体。那可是保密的一面。我只能以为，那个讨厌的丈夫——即A·C先生——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我只能以为，他待在国外某个令人棘手的地方。他们并不想暗中破坏他的计划。"

"嘿嘿！"

"你说什么？"

"朋友，我不过表示一下恼火而已！"

"啊，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得了感冒呢。表示恼火很对，要是我的话，用的字眼还会更强烈些。让那个女人摆脱干系简直使我愤怒。"

波洛轻声地说：

"她摆脱不了。"

"我告诉你，我们的手被束缚住了。"

"那是你们——我的手可没有被束缚！"

"好样的老朋友波洛！这么说你要接着干？"

"要干——干到死！"

"那好，老朋友，可别让这事拖你到死！如果这事像开始一样进行下去，有人可能会给你寄去一只毒蜘蛛！"

波洛放下了话筒，自言自语：

"看，我怎么用了'干到死'这种戏剧性的字眼呢？真是荒唐之极！"

---

1) A·C，即艾伯特·查普曼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译注。

3

傍晚时分，邮差送来了一封信。信中除了签名以外，全是用打字机打的。

亲爱的波洛先生(以下是信的内容)：

明天什么时候你如能来访我将不胜感激。我可能给你一个任务。建议你在十二点半到切尔西我的家中来。如果你认为这不方便，就请给我的秘书打个电话好吗？给你写这么简短的便条，深为抱歉。

你的忠实的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

波洛把信舒展开，又读了一遍。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赫尔克里·波洛有时候喜欢想象，他能凭着电话铃的响声就知道什么样的情况非常紧急。

这一回他立刻就断定：电话非同寻常。不是拨错了号码——也不是朋友打来的。

他站起身，取下了话筒。他用外国话招呼，彬彬有礼：

“Allo?[1]”

对方问的是无关个人的问题：“请问，你这是什么电话

[1] 法语：喂？——译注。

号码?"

"这是白厅 7272 号。"

对方停顿一下,听到是咔哒一声,接着又听到说话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波洛先生吗?"

"是我。"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不错。"

"波洛先生,你要么已经收到、或者很快就会收到一封信。"

"你是谁?"

"这没有必要知道。"

"那好,太太,今天晚上我已经收到了八封信,还收到了三份账单。"

"不过你明白我指的是哪一封信。波洛先生,你会明智地拒绝有人交给你的任务。"

"太太,这样的事我自己会做出决定。"

对方的语气很冷淡:

"波洛先生,我警告你,对于你的干预我们不能再容忍下去了。这件事不用你插手。"

"如果我不撤手呢?"

"那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叫你的干预不再发生任何作用……"

"太太,这是威胁!"

"我们只是要你放理智一些……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倒很高尚！"

"你改变不了事态的发展，也改变不了既定的安排。希望你不要介入与你无关的事。明白吗？"

"啊，是的，我明白。不过我认为，我所关心的是莫利先生的死亡。"

女人的声音很严厉：

"莫利的死不过是一件小事。他干扰了我们的计划。"

"太太，他是一条生命，死得过早。"

"他微不足道。"

波洛说话时言轻意重：

"那你就错了……"

"错的是他自己。他不讲理智。"

"我也不讲理智。"

"那你是笨蛋。"

只听到对方咔哒一声响，话筒挂上了。

波洛说："喂？"接着也放下了话筒。他没有费心去找接线员查问对方的电话号码。他非常清楚：对方是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的电话。

他感到有趣而又困惑的是：他觉得他以前在什么地方曾经听到过那种声音。他尽量在回忆，想把遗忘的往事再回忆起来。那是不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声音？

他想起来了：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嗓门很高，而且有点装模作样，相当咬文嚼字。而这电话里的声音完全不是那样，不过——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可能变换了腔调。她过去毕竟当过演员，改变一下腔调大概也是轻而易举

的事。从实际音色上看，那声音与他记忆中的声音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他对于这样的解释也不满意。不对，他想起来了，那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他对那声音并不很熟悉——但是他仍然可以肯定：他以前听到过这种声音，如果没有听到两次，至少是听到过一次。

他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并加以威胁？这些人真的以为，威胁就可以阻止他的行动？他们显然是这种看法。多么糟糕的心理！

4

晨报上有轰动的新闻。昨天晚上，首相和一位朋友离开唐宁街10号时，有人对首相开枪射击，幸好子弹没有击中。开枪的是个印度人，已被拘留。

波洛看了这则消息以后，便乘出租车到了警察厅，被带到贾普的房间。后者热情地接待了他。

"啊，是报纸新闻把你带到这儿来了。报纸有没有提到：与首相一道的'朋友'是谁？"

"没有。那是谁？"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

"是吗？"

"还有，"贾普接着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枪是想打布伦特，而不是对准首相。要不是凶手的枪法实在太糟，布伦特早已经中弹了！"

“凶手是谁?”

“是个疯狂的印度学生。就是平常那种愣头青。但是他是受了指使,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

贾普补充说:

“抓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你知道,唐宁街10号那里通常总有一些人在窥探。开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抓住了一个小个子的大胡子。他把那人死死抓住以后就向警察呼叫:他逮住了凶手。与此同时,那个印度人正在悄悄逃跑。但是我们的人立刻逮住了他。”

“那个美国人是谁?”波洛好奇地问道。

“是个年轻人,叫雷克斯。怎么——”他突然停下来,盯着波洛,“怎么回事?”

波洛说:

“霍华德·雷克斯,住在霍尔本王宫饭店?”

“对。怎么——当然是他!怪不得我觉得那名字挺熟。他就是莫利打死自己那天早上逃跑的病人……”

他停下来,接着缓慢地说:

“奇怪——怎么又是老问题发生了。波洛,你是不是还抱着你的看法?”

赫尔克里·波洛严肃地回答道:

“对,我仍然抱着我的看法……”

5

秘书在哥特式的房子里接待了波洛。他是个年轻人,身

材高大，脚有点跛，在社交场合下风度翩翩。

他显得很愉快地表示了歉意：

“波洛先生，真对不起——布伦特先生也深感抱歉。他应召去了唐宁街。这是因为——昨天晚上的意外事故。我给你寓所打了电话，可是你已经出门了。”

年轻人接着很快地往下说：

“布伦特先生吩咐我，要问一下你能不能在他肯特郡的家中和他一起度周末。你知道，就在埃克沙姆。如果你同意，他明天晚上就派车接你。”

波洛犯了踌躇。

年轻人怂恿着说：

“布伦特先生真的很想见见你。”

赫尔克里·波洛点了点头。

他说：“谢谢，我接受他的邀请。”

“啊，太好了。布伦特先生一定会很高兴的。要是在六点一刻去接你，是不是——啊，奥利弗拉太太，早上好——”

简·奥利弗拉的母亲刚好这时候走了进来。她一身漂亮的服装，发型极为考究，帽子戴在头中间，紧贴着一侧的眼眉。

“啊！塞尔比先生，花园中那些椅子，布伦特先生是否对你有所吩咐？昨天晚上我就想同他就此谈一谈，因为我知道他就要去度周末，而且——”

奥利弗拉太太看着波洛，不说话了。

“波洛先生，你认识奥利弗拉太太吗？”

“我已见过太太，真是很愉快。”

波洛鞠躬致意。

奥利弗拉太太茫然地说：

“啊，你好。塞尔比先生，我当然知道阿利斯泰尔先生非常忙，这些家中琐事在他看来似乎并没什么大不了——”

“奥利弗拉太太，的确是这样的。”能干的塞尔比先生说，“这事儿他对我说过，我已经就此事给迪弗斯先生打了电话。”

“那好啊，我也就完全放心了。塞尔比先生，能不能告诉我……”

奥利弗拉太太接着就唠叨不停了。波洛心想，她倒很像只母鸡，一只又大又肥的母鸡！奥利弗拉太太还在唠叨，喧闹了一阵子以后便趾高气扬地往门口走。

“……你是否肯定，这个周末只是我们自己在一起——”

塞尔比先生咳嗽着。

“嗯——波洛先生也去度周末。”

奥利弗拉太太停住脚步，转过身来打量着波洛，脸上明显是厌恶的表情。

“真是这样吗？”

波洛说话了：“布伦特先生一番好意邀请了我。”

“啊，奇怪，阿利斯泰尔真是太奇怪了。波洛先生，请原谅。可是布伦特先生还特别对我说过，他想度过一个平静的家庭式的周末！”

塞尔比说得很坚决：

“布伦特先生特别想邀请波洛先生。”

“啊，是吗？他连我也没有说起。”

门打开了，简站在门口，不耐烦地说：

“妈妈，你还不回家吗？我们午饭时间约定好在一点一刻呢！”

“就走了，简，别烦嘛。”

“好了，快走吧，行行好吧……波洛先生，你好。”

她突然站着不动了……像是凝固在那儿，面带怒容，目光更加小心谨慎。

奥利弗拉太太冷冰冰地说：

“波洛先生要去埃克沙姆度周末。”

“啊，我明白了。”

简·奥利弗拉退到后面，让母亲从她身边走过。她正要跟在母亲后面走，却又突然转过身来。

“波洛先生！”

那声音显得急躁。

波洛走了过去。

她小声地说：“你要去埃克沙姆？为什么？”

波洛耸了耸肩，说道：

“这是姨爹的一番好意嘛。”

简说：

“可是他不会了解……他不会……他什么时候邀请你的？啊，没有必要——”

“简！”

母亲在大厅里喊她。

简说得很轻、很急切：

“别去，请你别去！”

她走了。波洛听到了争吵的声音，听到奥利弗拉太太大着嗓门在抱怨，咯咯咯的像母鸡在叫唤：“简，你这么无礼，我简直不能容忍……我要采取措施，看你还敢放肆——”

秘书说：

“波洛先生，这么说就在明天六点稍早一点？”

波洛机械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站在那儿，好像一个人看到了鬼一样。但是，使他受到震惊的不是他亲眼所见，而是亲耳听到的声音。

从敞开的大门飘来的两句话和他昨天晚上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何其相似；他明白了，为什么那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走到外面的阳光下，他茫然地摇了摇头。

是奥利弗拉太太？

然而这不可能！昨天晚上在电话里说话的不可能是奥利弗拉太太！

“那个头脑简单、爱交际的女人——自私自利、糊里糊涂、贪得无厌、一切以我为中心的女人？刚才他自己是怎么称呼她的呢？”

“那只又肥又大的母鸡？真可笑！”赫尔克里·波洛说。

他认为，他的耳朵一定出了差错。然而——

6

罗尔斯轿车在快到六点的时候准时接了波洛。

同车作伴的是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和他的秘书。奥利弗拉太太和简似乎乘另一辆车提前出发了。

行驶途中比较平静。布伦特话语不多,所谈的大都是花园以及最近举行的一次园艺方面的展览。

波洛对他最近幸免于难表示祝贺。而布伦特对此不以为然。他说:

"啊,那种事!可别以为那个家伙是专门要对我开枪。不论怎么说吧,那个蹩脚的小伙子根本就不懂得怎么瞄准!不过是那种昏头昏脑的学生。学生本身倒并无什么歹意。他们只是乱闯,以为只要把首相打死就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真是可悲啊!"

"是不是还有别的企图,要干掉你?"

"说起来简直是戏剧性的,"布伦特眨了眨眼,说道,"前不久,有人给我邮寄了一颗炸弹。那颗炸弹也并不是很有效。你知道,这些家伙连有效的炸弹都设计不出来,就想管理世界——就这样他们还以为能把世界管好,他们能成得了什么气候?"

他连连摇头。

"总是这些人——长头发、模模糊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头脑里连一点儿实际的东西也没有。我也不比他们聪明——从来不是——但是我有文化,还懂算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以为我明白。但是请进一步解释一下。"

"那就是说,我要是看到用英文写的东西,我能理解其意思——我不谈什么毫无边际的东西、空洞的或是哲学的

东西——我只是用明明白白的英语谈实实在在的事——而大多数人做不到！如果我想写些什么，我能把自己的意思写下来——我发现许多人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正如我说的那样，我懂得算术。如果琼斯有八只香蕉，布朗从他那里拿走十只，琼斯还有几只？有人非得说这种算术的答案非常简单。他们不肯承认：首先布朗要拿十只香蕉是不可能的事——另外，不可能为香蕉找到正数答案！”

“他们宁可在答案上耍出骗人的把戏？”

“正是。政客们就是那么坏。但是我一向讲究明明白白的常识。你知道，那样做无懈可击。”

他多少有点不自在地哈哈一笑，补充说：

“但是我不该老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个习惯不好。另外，我离开伦敦时，就喜欢把正事抛在一边。波洛先生，我一直等着想听听你的经历。我看过许多凶杀和侦探小说，你看这些小说写的是不是与生活相符？”

旅途中剩下的时间，谈话集中在赫尔克里·波洛的具体破案方面。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就像个小学生那么活跃，老是在细节问题上问个不休。

这一愉快的气氛起了缓冲作用，因为到了埃克沙姆以后，奥利弗拉太太就大肆喧闹，处处表现出令人窒息般的不满。她尽量不理睬波洛，只同主人及塞尔比先生交谈。

塞尔比先生带波洛到了自己的房间。

房子很典雅，开间不大，里面的装饰有一种平静的格调，与波洛在伦敦见到的格调相同。所有装饰都很贵重，但也很简单。正是这种明显的简朴和平静充分表现了极大的

富有。招待令人赞叹——烹调是英国式的,不是欧洲大陆的烹调——波洛对宴席上的各种酒特别欣赏。有味美的清汤、烤鳎鱼、羊里脊肉、还有嫩绿的菜园豌豆、草莓和冰淇淋。

波洛津津于美味佳肴,几乎没有在意奥利弗拉太太不停的无礼行为,以及对女儿的粗鲁态度。简也因为某种原因,对他显然带有反感。宴席快结束时,波洛弄得迷迷糊糊,莫明其妙!

布伦特看着餐桌,不无奇怪地问道:

"海伦晚上怎么没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朱莉娅·奥利弗拉嘴唇绷得很紧,说道:

"我想,亲爱的海伦怕是太累了,她在花园里一直忙着。我建议她最好上床去休息,免得麻烦去换衣服到这儿来。她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啊,我知道了,"布伦特目光茫然,有点不解。"我还以为她改变了度周末的计划呢。"

"海伦是个头脑很单纯的人,她喜欢早早睡觉。"奥利弗拉太太说得很坚定。

波洛和女士们待在客厅的时候,布伦特仍然待在后面,与秘书交谈了一会儿。他听到简·奥利弗拉与她母亲在说话:

"妈,你采取冷淡的态度,把海伦·蒙特里索搁在一边,阿利斯泰尔姨爹是不高兴的。"

"胡说,"奥利弗拉太太粗声大气地说,"阿利斯泰尔心地非常好,对待贫穷的亲戚是一副好心肠,房子给她住不收房租。但是,想想看,每个周末还要把她叫来就餐,这也太荒

唐了！她不过是个隔房表亲而已。我认为，阿利斯泰尔没有必要非那么做不可！"

"我觉得她生活得很光彩，"简说，"她在花园里干了那么多的活。"

"这体现了一种恰当的精神，"奥利费拉太太宽慰地说，"苏格兰人自立性很强，受到人们尊重。"

她挺舒坦地坐在沙发上，仍然对波洛不屑一顾，然后又补充说：

"亲爱的，把那份《务实周报》递给我。那里面谈到了洛伊斯·冯·斯凯勒的情况，以及她那个摩洛哥导游的情况。"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出现在门口，他说：

"波洛先生，到我房间里来吧。"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的私室位于房子的后面，天花板很低，面积很大，窗户面临花园。房间很舒服，有安乐椅、长沙发，虽然不是井井有条，但是居住却很惬意。

（不用说，赫尔克里·波洛倒是希望房间更加匀称而更加有条有理！）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递给客人一支香烟，自己点燃了烟斗，接着就直接进入了话题。

他说：

"有许多事我很不满意。我当然是指这个叫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女人。当局为了自身的理由，已经停止搜索——毫无疑问这么做是正当的。我不知道艾伯特·查普曼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在干什么——不论是什么情况，他干的是

意义重大的事，正是那种事可能使他陷入危险的境地。我并不知道详情，但是首相的确提到过：关于这个案子他们不能公开化，公众忘得越快越好。"

"这么做很对。这是官方的看法，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样一来，警方的手就束缚住了。"

他坐在椅子上，身子向前倾。

"波洛先生，我可是想要了解真相。能为我了解真相的人只有你。官方限制不了你。"

"布伦特先生，你要我干什么？"

"我要你找到这个女人——塞恩斯伯里·西尔。"

"找死的还是活的？"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扬起了眉毛，很是吃惊。

"你以为她可能已经死了？"

赫尔克里·波洛沉默了片刻，接着缓慢地说，字字都充满了力量：

"如果你要听我的看法——记住，只不过是一种看法——那么我认为她已经死了……"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

赫尔克里·波洛微微一笑。

他说：

"这是因为抽屉里有一双没有用旧的袜子，我如果这么说对你并没有多少意义。"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好奇地打量着他。

"波洛先生，你真是个怪人。"

"我是很怪，这就是说，我有条不紊，讲究条理和逻辑

——我不喜欢以乱糟糟的事实来坚持一种见解——我发现这倒——并非不正常！”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我头脑里一直在就整个事态反复思考——总要花点时间才能理出个头绪来。这事儿完全是很奇怪的！我是说——这个牙科医生自己一枪把自己打死，接着这位查普曼女人塞在她自己的铁箱子里，还毁了容。真邋遢！简直污秽不堪！我不能不感到：这事儿后面定有文章。”

波洛点点头。

布伦特说：

“你知道——这事儿我想得越多——我就越能肯定：那个女人根本就不认得我妻子。她只不过以此为借口想同我本人说话。可是她为什么呢？这么做对她有什么好处呢？我的意思是——她是想阻挡我少为社会施舍——即使那样做也是为社会，而不是为她本人。而且我的确感到——那是——那是一种图谋——恰好在家门口与我相见。这也太凑巧了。时间那么巧，不能不令人怀疑！但是这究竟为什么？这便是我不断地在问自己的问题——为什么？”

“问得好——为什么？我也在问我自己——我不明白——真的，我不明白。”

“关于这件事你一点也不知道？”

波洛挥了挥沉重的手。

“我的看法很不成熟。我在想，这是一种诡计，想把你指给某个人看看——以便认出你。不过这也是荒谬的想法——你是众所周知的人——不管怎么说，只要简单说一声：

'看，就是他——此刻进门的就是那个人，'是很容易的嘛。"

布伦特说："真是想不通，有人想认出我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布伦特先生，你再好好回想一下那天早上在牙医手术椅上的时刻吧。莫利有没有说什么使你感到非同寻常的话？可能有什么话有助于理清线索，难道你一点也想不起来吗？"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紧皱眉头，竭力回忆。想了一会儿以后，他摇了摇头。

"抱歉，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你能肯定，他并没有提到过这个女人——这位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

"可以肯定。"

"有没有提到另一个女人——查普曼太太？"

"没有，没有——我们根本就没有谈到任何人。我们只谈到玫瑰，花园要雨水、度假——别的都没有谈起。"

"你待在那儿时，没有别人进去吗？"

"我想想看——没有，我以为没有人进去。在别的场合，我好像记得有个年轻的女人待在那儿——是个金发女郎。但是这一次她不在那里。啊，我想起来了，另外一个牙医进去了——那人说话是爱尔兰口音。"

"他可说了些什么或是干了些什么？"

"只是问了莫利几个问题就走了。我想莫利对他有点怠慢。他在那儿只待了一两分钟。"

"别的呢，一点也回忆不起来吗？"

"没有，他绝对很正常。"

赫尔克里·波洛若有所思，说道：

"我也发现他完全正常。"

长时间的沉默以后，波洛说：

"先生，你是不是还记得，那天早上有个年轻人和你一起待在候诊室里？"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皱着眉头。

"我想想看——是的，是有个年轻人——他颇为不安。不过我记得不确切。怎么？"

"如果你见到他，能不能认出来？"

布伦特摇着头。

"我当时几乎不怎么看他。"

"他有没有想方设法要同你说话？"

"没有。"

布伦特显然有些奇怪地看着对方。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年轻人是谁？"

"他叫霍华德·雷克斯。"

波洛认真观察对方有什么反应，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观察到。

"要我知道他的名字吗？我在什么地方碰到过他？"

"我认为你没有见到过他。他是你侄孙女的一个朋友，奥利弗拉小姐的朋友。"

"啊，是简的朋友。"

"我以为，她的母亲并不赞成他们的友谊。"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心不在焉地说：

“我看那对简无济于事。”

“她母亲把那种友谊看得很严重，我想，她把女儿从美国带回来，目的就想摆脱那个年轻人。”

“啊！”布伦特显然表示了理解。“就是那个小伙子，是不是？”

“啊哈，你现在感到有兴趣了。”

“我看这个年轻人各方面都很令人反感、干的尽是破坏活动。”

“我从奥利弗拉小姐那里了解到，那天早上他约定到夏洛特王后大街，目的完全是为了看你。”

“想法子让我喜欢他？”

“这个——不是。据我理解是这种意思：有人诱他要喜欢你。”

“得了，他那一副讨厌相。”

波洛暗暗地笑了笑。

“看来他对你的一切都极为不满。”

“他那种年轻人，我当然看不惯！成天大吹大擂、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工作！”

波洛稍停片刻，接着说：

“能不能原谅我，我想冒昧地问个问题，完全是一种个人问题。”

“直接说吧。”

“如果你快死的时候，遗嘱会怎么写？”

布伦特莫名其妙，严厉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了解这个？”

“因为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他耸了耸肩。“很可能与这件案子有关。”

“胡说！”

“可能是胡说，但也可能不是。”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冷淡地说：

“波洛先生，你弄得这么戏剧性，太不应该了。我这样的人，谁也不会想暗杀——或是诸如此类的阴谋也不会搞到我的头上来啊！”

“早餐桌上的炸弹——唐宁街的子弹——”

“啊，那种事！任何大张旗鼓地料理世界财政的人都有可能招人耳目，某些疯狂野蛮的人会干出那种事！”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干这种事的人并不野蛮，也并不疯狂。”

布伦特两眼发愣。

“你究竟想打听什么？”

“说得简明一点，那就是我想知道：你死了以后谁能得到好处。”

布伦特苦笑着。

“主要是圣爱德华医院、肿瘤医院，还有皇家盲人学院。”

“啊！”

“另外，我已给了一笔钱给我侄女，朱莉娅·奥利弗拉太太，作为结婚之用；还给了数量相同的一笔钱给她的女儿，简·奥利弗拉，不过是托管的；还有一大笔给我仅有的亲戚，即远房的表亲，海伦·蒙特里索，她所处的境况很差，

现在在这儿有了一小栋房子。”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

“波洛先生，这是严格保密的。”

“那当然，先生，那当然。”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不无讥讽地说：

“波洛先生，我想你不至于认为：要么是朱莉娅·奥利弗拉，要么是简·奥利弗拉，要么是我的表亲海伦·蒙特里索，会图财要谋杀我吧？”

“我没有什么想法——根本就没有什么想法。”

布伦特本来就不大的火气消退了。他说：

“你能不能为我再干一件事？”

“是不是要我找到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可以，我尽力去干。”

“真是个痛快的人。”

7

波洛离开房间走到门口时，险些撞倒了一个高个子。

他说：“对不起，小姐。”

简·奥利弗拉稍稍往旁边一闪。

她说：“波洛先生。你知道我对你是什么看法吗？”

“好啊——小姐——”

她没有让他说完。她那句问话，说实在的，不过是一种修辞上的需要。简·奥利弗拉完全是有意要让自己来回答。

“你是个间谍，这就是我对你的看法！一个可怜的间谍，

品位低下，偷偷摸摸的间谍，鼻子到处乱伸，制造麻烦！”

“请你相信，小姐——”

“我完全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我也知道你即将会说出什么样的谎言！你为什么不坦率承认呢？那好，我对你说吧——你找不到任何东西——什么也发现不了！也没有什么好发现的！我们亲爱的姨爹，谁也不会动他一根头发。他很安全，他一向就很安全。他平安无事，样样都好，百事兴旺——而且满口陈词滥调！他是个大腹便便的英国佬，他就是这样的人——没有任何幻想。”

她停了一下，接着又以那和悦的嘎嘎声数落着，那声音更加深沉，也说得很恶毒：“我讨厌你——你这种资产阶级的小侦探，可恶！”

说着，她那又名贵又时髦的衣服随身一旋转，人就迅速走开了。

赫尔克里·波洛仍然站在那里，圆睁着眼，蹙起眉头，一只手摸着胡子，若有所思。

他承认，给他头上套个资产阶级性质的词儿倒很合适。他的人生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而且一向如此；可是把它用作歧视性质的字眼，说话的人又是简·奥利弗拉，真是微妙，他想到这儿便十分气愤。

他往前走，边走边思考，来到了客厅。

奥利弗拉太太假装得很有耐心。

她看着波洛走了进来，态度冷淡，像是看见了蟑螂一样，隔得远远地喃喃自语：

“红心杰克碰到了黑桃皇后。”

波洛打了个冷颤，身子在后退。他凄凉地想道：

"唉，看来谁也不喜欢我啊！"

他走出玻璃门来到园圃。这是一个迷人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树木的芳香。波洛挺惬意地吮吸着，沿着小径往前走，那条小径连接的是种植草木植物的两座花坛。

他拐了一个弯，只见两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匆忙分开。

他似乎干扰了一对情人。

波洛赶忙回身，向后退步。

即使退到了这儿，他待着也似乎是多余的。

他从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的窗户前走过，就听到布伦特在口述什么，要塞尔比先生记下来。

赫尔克里·波洛能去的地方似乎只有一处。

他往自己的卧室走。

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荒唐局面，他沉思良久。

他以为那次电话的声音就是奥利弗拉太太的声音，这个看法是错了还是没有错？这个想法一定是很荒唐！

他想起了小个子巴恩斯先生那么平静地作了一番戏剧性的表演；他琢磨着Q·X·912，即艾伯特·查普曼先生的神出鬼没的行踪；他十分恼火地想起了仆人艾格尼丝那迫不及待的目光——

总是那么千篇一律的现象——人们都在躲躲闪闪！通常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可是障碍不清除，不可能找到一条平坦的道路。

眼下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

要理清思路、有条不紊地取得进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他

自己称之为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这个矛盾的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赫尔克里·波洛所观察到的事实真的是事实——那么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了！

赫尔克里·波洛心里不免诧异，自己问自己：

"是不是我越来越老了？"

第六章 菜园里的枪声

1

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赫尔克里·波洛第二天起得却很早。天气很好，他又走到昨晚的小道上。

花坛美丽纷呈。他依靠在一排花圃旁，这里的花朵长势更有条理，猩红色的天竺葵在花圃整洁有致，与他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城所见到的相同——但是，他意识到这儿的花坛完全体现了英国的园圃特色。

他走在玫瑰花坛之间，苗床的整饬令他心旷神怡。走过了奇石园的曲曲折折的小径，他终于来到围墙相绕的菜园。

他在这儿看到一个敦实的女人，她身穿花呢外套和裙子，浓眉毛，黑色头发剪得很短，正在和一个显然是园丁的头目交谈。她说话是苏格兰口音，语气很重、很慢，而那位园丁头目，据波洛观察，似乎并不想交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原来是海伦·蒙特里索的声音，

波洛灵巧地闪到了路旁。

波洛敏捷地发现，先前倚锹歇息的一个园丁这时开始一个劲地干起活来。波洛向前靠近些。那园丁是个年轻人，拼命在挖土，背对着波洛；波洛停在那儿对他观察着。

“早上好。”波洛亲切地招呼着。

那人咕哝了一声“早上好，先生”，以此作为回答，但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

波洛感到有点奇怪。根据他的体会，当你走近一个园丁的时候，无论他是怎么在热情地干活，当你和他打招呼时，他通常总是乐于停下活来歇息一会儿。

他心想，这似乎有点非同寻常。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注意看着那个干活不止的园丁。他那肩膀扭动的姿态是不是有点熟悉？赫尔克里·波洛思忖着，自己是不是习惯地以为，那声音和那肩膀都似曾相识，而他们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不是他昨天晚上所担心的问题：他是不是越来越老了？

他若有所思，走出了有围墙的菜园。他停住步，看到外面有个隆起的坡道，上面长着灌木丛。

不一会儿，菜园的墙顶上悄悄地露出了一个圆乎乎的东西，就像一轮奇怪的月亮——那是赫尔克里·波洛的蛋形脑袋。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那位年轻园丁的面孔，只见他已停下手中的活，用衣袖在擦脸上的汗水。

“真有意思，真是奇怪。”赫尔克里·波洛又悄悄低下头，在自言自语。

他来到了灌木丛中，撩拨开玷污他那整洁衣服的一些

树枝和树叶。

真的，真是有意思，很奇怪，连担任秘书工作的弗兰克·卡特也竟然受到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的雇用，到这儿来当一名园丁，真是奇怪！

赫尔克里·波洛正在思考这些问题，忽听到远方有铃声传来，他回步朝房子走去。

途中，他遇到了主人，只见他正在同蒙特里索小姐谈话，小姐刚刚从花园那边的大门走了出去。

她说话的声音非常清楚明白：

“阿利斯泰尔，非常感谢你的盛意。不过，你有美国亲戚在这儿，我还是不想在这个星期接受任何邀请！”

布伦特说：

“朱莉娅是个没有心思的女人，她可无意——”

蒙特里索沉着地回答说：

“在我看来，她对我的态度非常傲慢。我对此不能容忍——无论是美国女人还是其他女人，我都不能容忍！”

蒙特里索小姐说罢转身就走了。波洛走上前来，发现阿利斯泰尔·布伦特显得很温顺的样子，正如大多数男人在同女亲戚打交道遇到麻烦时所流露的姿态一样。他不无悲哀地说：

“女人真像魔鬼！早上好，波洛先生。今天天气真好，是不是？”

他们一道往房子那儿走。布伦特叹了口气，说道：“我真想念我的妻子！”

到了餐厅，他对令人敬畏的朱莉娅说：

"朱莉娅，你恐怕很是伤害了海伦的感情。"

奥利弗拉太太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苏格兰人一向就那么敏感。"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显得很不痛快。

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发现你雇用了一名园丁。我估计，你一定是最近才雇来的吧。"

布伦特说："我想是这样的。我的第三个园丁伯顿大约三个星期以前辞走了，我们雇用了这个年轻人来代替。"

"还记得是从哪儿来的吗？"

"不太清楚了。以前麦卡利斯特雇用了他。我想是有什么人要我让他试试，推荐他的时候很热情。我有点诧异，因为麦卡利斯特说他不怎么样，想把他也辞退掉。"

"他叫什么名字？"

"邓宁——森伯里——这一类的名字。"

"你给他多少工钱？这么问不会太唐突吧？"

"没关系。我想是两英镑十五便士。"

"不会多吧？"

"当然不会——可能还稍少一点。"

"这没有什么，"波洛说，"那倒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不解地朝他看看。

可是这时候，简·奥利弗拉把报纸翻得呼啦啦响，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阿利斯泰尔姨爹，看来许多人在等着喝你的血！"

"啊，你在看议会里的辩论吧。是啊，就是阿切尔顿——

他总是像堂吉诃德一样，对着风车动干戈。他对财政方面的见解简直太疯狂了。要是让他管理财政，英国在一个星期内就会破产。”

简说：

“你就不想到要有什么新的办法吗？”

“不会的，亲爱的，除非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旧的一套。”

“可是你就从来不肯想一想会有新办法。你老是说‘这是行不通的’——连试都不肯试一试。”

“试验会产生许多弊端。”

“是有弊端，但是目前这个样子你怎么能感到满意呢？浪费现象、不平等现象、不公正现象。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简，从各方面来考虑，这个国家还是很顺当的嘛。”

简满怀激情地说：

“我们需要的是新的天地！而你却坐在那里吃腰子！”

她站起身，从落地玻璃门出去，进了花园。

阿利斯泰尔有点吃惊，也有点不悦。

他说：“简最近变化很大。这一套想法也不知她是从哪儿听到的？”

“简说些什么你就不用介意了，”奥利弗拉太太说，“简是个傻乎乎的姑娘。你知道，女孩子就是那么回事——她们到摄影棚里与稀奇古怪的小伙子举行什么稀奇古怪的娱乐活动，回到家里就乱七八糟瞎说一通。”

“是这样的。不过，简这个女孩子一向是不大轻易动感

情的。”

“这是时尚，阿利斯泰尔，这些无影无踪的东西不过都是时髦的玩意儿！”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是的，都是捕风捉影。”

他面带忧郁。

奥利弗拉太太站了起来，波洛为她开了门。她自个儿皱着眉头一溜烟走了。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突然开了口：

“你知道，我不喜欢这样！人人都在说这种事！毫无意义！全是热昏的胡话！我发现我与这整个时代格格不入——什么新天地，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不过是玩弄词藻。”

他突然又笑了起来，颇有伤感地说：

“你知道，我是最后一批老卫兵中的一分子啊。”

波洛好奇地问道：

“如果把你——搬掉，情况会怎么样？”

“搬掉！说得多轻巧！”他表情突变，显得很沉重。“我告诉你，有许多混蛋傻瓜就想进行大量的昂贵的试验。那将是稳定局面的末日——理智的末日——应变能力的末日。其实，我们都知道，也就是英国的末日……”

波洛点了点头。他实际上对这位银行家是同情的，也赞成应变能力的说法。他渐渐意识到：阿利斯泰尔·布伦特所坚持的究竟是什么，并给予新的含义。巴恩斯先生曾经对他说过，但是当时他很难接受。他突然间担心起来……

2

“信已经写好了。”布伦特在上午稍晚一些的时候露了面。“波洛先生，现在我带你去看看我的花园。”

两个人一道走了出去，布伦特忙不迭地谈到了自己的业余爱好。

他特别喜欢岩石山，那里有高山植物。他们在这儿流连了一会儿，布伦特向他讲述了一些稀有品种。

赫尔克里·波洛，脚穿漆皮鞋，耐心地听他讲解，两只脚换来换去支撑着身子，感到有点不舒服，因为炙热的太阳弄得他恍恍惚惚，两只脚就像是两只大布丁！

主人迈步往前走，指说着大型花坛中各种各样的植物；蜜蜂嗡嗡叫，附近有人在修整桂树篱笆，还听到那把剪刀发出的单调的声响。

一切都那么懒洋洋的，显得很宁静。

布伦特在花坛旁边停了下来，回头看看。那剪刀的声音非常近，尽管修剪的人看不见。

“波洛，从这儿往那边林荫路看看。美洲石竹今年长得特别好。我想不起来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么好的石竹——那些是鲁塞尔白羽扇豆，颜色特别美。”

砰！子弹的响声打破了上午的平静。空中有什么东西一声吼叫。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莫名其妙，转过身来，只见桂树篱笆中间升起了一缕淡淡的烟雾。

有人在怒吼。桂树丛里有两个人在搏斗。一个美国口

音的人大着嗓门雄赳赳地叫着：

“我逮住了你，你这个恶棍！把枪放下！”

两个人搏斗着进入了开阔地。这天早上辛勤干活的那个年轻的园丁被另一个人死死揪住了，那人比他要高出一个头。

波洛立即认出后者是什么人了，他从那人的说话声音已经猜出了八九分。

弗兰克·卡特大声吼叫：

“快放开我！我告诉你，那不是我！我绝没有那么干！”

霍华德·雷克斯说：

“啊，不是？我想你是在打鸟吧！”

他停住不说了——看看两个新来的人。

“是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这家伙刚才试图要对你开枪，我当场抓住了他。”

弗兰克·卡特叫嚷着：

“胡说！我在修剪篱笆，听到了子弹的响声，枪也正好落在我的脚旁。我把它拾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接着这家伙就向我袭击。”

霍华德·雷克斯严峻地说：

“枪就在你的手里，刚刚开了火！”

他终究采取断然姿势，把枪交给了波洛。

“我们看看侦探会怎么说！幸好我及时逮住了你。我以为你那枝自动手枪里还有几颗子弹。”

波洛喃喃地说：

“你说得很对。”

布伦特火冒三丈，直拧眉头，厉声问道：

“那么邓宁——森伯里——你叫什么名字？”

赫尔克里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这人叫弗兰克·卡特。”

卡特怒气冲冲地冲着他说：

“你一直在跟踪我！那个星期天你就来对我进行侦查。我对你说，这不是真实情况，我根本就没有对他开枪。”

赫尔克里轻声问道：

“那么，这一次是谁开的枪？”

他补充说：

“你看得很清楚，这里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其他人。”

3

简·奥利弗拉沿着小道跑了过来，她的头发往后梳，呈流线型。她睁着老大的眼睛，面色惊惶。

她气喘喘地叫了一声：“霍华德？”

霍华德·雷克斯轻描淡写地说：

“你好，简，我刚刚救了你姨爹的命。”

“啊！”她突然停住。“你救了他的命？”

“你到这儿来似乎很凑巧，嗯——先生——”布伦特说得吞吞吐吐。

“这是霍华德·雷克斯，阿利斯泰尔姨爹。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布伦特看看雷克斯——他笑了笑。

"啊!"他说,"原来你是简的朋友!我一定得向你表示感谢才是。"

朱莉娅·奥利弗拉来到了现场,仿佛高压下的蒸汽机在扑哧扑哧响一样,她气喘喘地说:

"我听到了枪声。是不是阿利斯泰尔——怎么啦——"她茫然地看看霍华德·雷克斯,说道,"是你?怎么啦,怎么啦,你怎么如此大胆?"

简挺冷淡地说:

"好,霍华德刚才救了阿利斯泰尔姨爹。"

"什么?我——我——"

"这家伙企图对阿利斯泰尔姨爹开枪,霍华德抓住了他,把他的枪夺了过来。"

弗兰克·卡特气急败坏地说:

"你是在造谣,你们统统都在造谣。"

奥利弗拉太太低下了头,茫然地说:"啊!"

她停了一两分钟才调整了自己的姿势,首先转向了布伦特。

"我亲爱的阿利斯泰尔!这简直太可怕了!你安然无恙,真是谢天谢地。不过这一枪一定吓死人了——我——我快昏过去了。我是不是——你看我能喝点儿白兰地吗?"

布伦特赶忙回答:

"当然可以。回到屋里去吧。"

她拉着他的胳膊,重心全靠在他胳膊上。

布伦特回头看看波洛,又看看霍华德·雷克斯。

"你们能把那家伙带上来吗?"他问,"我们马上叫警察,

把他交给警方。”

弗兰克·卡特张大了嘴，可是说不出话来。他脸色惨白，两腿发软。霍华德·雷克斯那只无情的手用力拖着他往前走。

“走，叫你走！”他说。

弗兰克·卡特嘟哝着，失去了信心，说道：

“这全是弥天大谎……”

霍华德·雷克斯看着波洛。

“作为唱高调的侦探，你怕是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说一说吧？你为什么无动于衷呢？”

“我在思考，雷克斯先生。”

“我看你是该思考思考！在这件事上我看你是忘了责任。阿利斯泰尔·布伦特之所以现在还安然无恙，那可并不是因为你的功劳。”

“雷克斯先生，这是你第二次干了见义勇为的光荣事迹吧，是不是？”

“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是么，就是在昨天你抓到了一个人，你以为是他对布伦特先生和首相开了枪？”

霍华德·雷克斯说：

“嗯——不错。看来我惯于干这种事。”

“但是，情况并不一样，”赫尔克里·波洛提出，“昨天你抓住的那个人并不是对布伦特先生和首相开枪的那个人。你弄错了。”

弗兰克·卡特愁眉不展，说道：

"这一次他也弄错了。"

"你安静点。"雷克斯说。

赫尔克里·波洛喃喃自语：

"我感到不可思议……"

4

赫尔克里·波洛穿着赴宴的礼服，把领带极力系对称，直皱眉头在照镜子。

他感到很不满意——可是要问他为什么不满意，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案子是明如观火的：弗兰克·卡特的确是当场被逮住的。

他对弗兰克·卡特仿佛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喜爱。他没精打采地思忖着，卡特显然是英国人称之为"坏蛋"的那种人，是令人讨厌、沉溺于女人的那一类蛮小子，因此尽管事实俱在，人们也不大愿意往最坏处去想。

卡特的境况极其软弱。人们说他是由"特务组织"收买的，并给他一份好差使。担任园丁的工作，把别的园丁的言行向上报告。这种传闻容易否定——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基础。

这种捏造特别不堪一击——波洛思考着：像卡特这样的人会干出捏造之类的事。

在卡特那一边，已没有什么可说的：除非有别人开了枪，否则他无话可说。他却一直这么说，这是陷害。

是啊，卡特的确无话可说，或许在下列情况下是例外：子弹打偏了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那时候，霍华德·雷克斯极其凑巧地已在那儿一连待了两天。

但是可以想象得到，那样的事是不会有的。雷克斯当然没有在唐宁街开枪，他到这儿来也完全可以这么解释——是为了接近他所爱的姑娘。是啊，对他的一些说法肯定站不住脚。

结果呢，当然是霍华德·雷克斯有幸。当一个人救了你，使你免于子弹的袭击，你总不至于把他拒之门外，你至少要向他表示友好，并邀他作客。奥利弗拉太太显然不喜欢，但就连她也看出来，她对此无能为力。

简的这位不受欢迎的年轻朋友就这么闯进了这个家，他还打算再待下去！

整个晚上，波洛一直在认真观察他。

他倒表现得非常得体。没有高谈颠覆性的言论，也不谈政治。他讲的是乘他人便车浪迹荒野地带所见的有趣故事。

“他不再是狼了，”波洛心里在想，“不是了，他披的是羊皮。但是里面是什么呢？我感到不解……”

这天晚上，波洛准备睡觉时，忽然听到有敲门声。波洛叫了声“进来，”霍华德·雷克斯便进了门。

对于波洛的表情，雷克斯哈哈大笑。

“看到我来了感到吃惊是不是？整个晚上我都在注意着你。我不喜欢你那种打量人的样子，就好像你心里在转着什么念头。”

“朋友，为什么使你感到有顾虑呢？”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的确有所顾虑。我猜想，你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好理解的东西。”

“是吗？是不是这样？”

“因此，我认为我最好来澄清一下。我是指昨天发生的事。那全是一种假象！你看，我注意到首相从唐宁街10号出来，就见拉姆·拉尔对他开枪。我认识拉姆·拉尔。这小伙子挺不错的。好激动，可是他对印度的种种弊端非常敏感。还好，没有造成伤害，那高贵的一对都没有受到伤害——子弹偏离他们有八丈远。因此，我决定露个面，想让那个印度小伙子逃走。我就把待在我身边的一个小子逮住，大声叫嚷着我抓到了歹徒，指望拉姆·拉尔平安逃掉。但是警察们太机灵了，他们一瞬间就抓住了他。昨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赫尔克里·波洛问道：

“今天的事呢？”

“那情况就不同了。今天那儿并没有什么拉姆·拉尔在周围；现场只有卡特一人。肯定是他开了枪。我去抓他时，枪还在他手里！我以为，他当时还想开第二枪。”

波洛问道：

“你心里很急，要保护布伦特先生的安全？”

雷克斯咧着嘴笑——令人感到可爱的笑。

“对我说的这些话，你觉得有点奇怪吧？啊，我想是这样。我认为布伦特这样的家伙应该打死才好——这是为了进步和仁爱——我并不是就个人而言——他这样的老一辈，英国式的，也挺不错。这是我的看法，因此有人对他开枪

时，我挺身干预。这就使你看到：人是多么不合逻辑。奇怪吧，是不是？"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我看是这样!"雷克斯本来坐在床边，这时便站了起来。

他笑得随和，充满了自信。

"我本来就以为，"他说，"我到这儿来，目的就是要向你解释清楚。"

他走了出去，随手轻轻地关上门。

5

"啊，主啊，不叫我遇见罪恶，救我脱离凶顽。"奥利弗拉太太在唱赞美诗，虽然稍稍走了调，但唱得很坚定。

她表现出的那种冷酷无情，使赫尔克里·波洛立刻就想到霍华德·雷克斯就是凶顽。

赫尔克里·波洛这天上午陪同主人及其家庭一道来到村庄的教堂里做礼拜。

霍华德·雷克斯语气中夹着一点讥讽。他说："布伦特先生，你一向都去教堂吗？"

正如人们估计到的那样，阿利斯泰尔含含糊糊地咕哝着——你知道，他不能让牧师扫了兴——这是英国人的一种典型的感情，那位年轻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而赫尔克里·波洛却笑了笑表示理解。

奥利弗拉太太办事很得体，陪同主人一道，并且叫女儿

简也一同前往。

唱诗班的孩子尖声高唱着："他们的舌头磨得像毒蛇般锋利，毒汁就藏在嘴里。"

高高低低的噪音唱得兴致勃勃：

"啊，主啊，让我摆脱魔鬼之手；不叫我遭到歹徒的暗算，他们有意要使我的行为走上歧途。"

赫尔克里·波洛唱的是男中音，唱得吞吞吐吐：

"地上已经为我布下陷阱，带有牵绳的网已经撒开；是啊，我的路上已设好圈套……"

他的嘴仍然还张着。

他看到了——看得那么清楚：陷阱，使他险些儿跌进去的陷阱！

赫尔克里·波洛像是神志恍惚，仍然张大着嘴，目光对着空中发愣。别的教友们全都赶快坐下来了，而他却还站在那里。后来，简·奥利弗拉碰碰他的胳膊，轻轻叫了一声"坐下"，他才就座。

赫尔克里·波洛坐下以后，就听到蓄着胡须的老牧师吟道："现在吟咏《旧约·撒姆尔记》第十五章。"说着他就开始吟咏。

但是，波洛对于扫罗如何打击亚玛力的情况却一个字也没有听见。

陷阱已经恶毒地挖好——带着牵绳的网已经撒开——脚下的坑——这些都精心安排好了，就等他往里面跳。

他陷入迷茫之中——眼花缭乱的迷茫，那儿许多孤零零的事实在头脑里疯狂地旋转，旋到后来都一件一件地各

就各位，井井有条。

这些事实就像一个万花筒——鞋带、十英寸的袜子、一张被毁的面孔、听差艾尔弗雷德文学趣味低下、安布里奥提斯先生的行动，以及已死的莫利先生所扮演的角色——所有这些都浮现出来，都在旋转，旋着旋着也都安定下来，排成了相互联络的一种图案。

赫尔克里·波洛对于这个案子，第一次看到了其清晰的脉胳。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今天第一课就讲到这儿。”老牧师一口气就吟咏完了。

赫尔克里·波洛仿佛在梦中一般，他站了起来，吟咏感恩赞美诗。

第七章　两对恋人

1

“那不是赖利先生吗？”

年轻的爱尔兰人听到身旁有人就在他胳膊肘旁边说话，把他吓了一跳。

他转过身来。

靠他身旁站在航空公司柜台那儿的是个小个子、浓胡须、蛋形脑袋的人。

“你可能记不起我来了吧？”

“这你可就错了，波洛先生。你这样的人要想忘记可没那么容易。”

他转头对柜台那儿等待的职员说话了。

这边胳膊肘旁的人喃喃地问道：

“你是出国度假吗？”

“我这次出去不是度假。你呢，波洛先生？我想，你不是

要离开这个国家吧？"

"有时要离开，"赫尔克里·波洛说，"我要到我自己的国家——比利时，在那儿稍待时日。"

"我去的地方可远了，"赖利说，"我要去美国。"他又补充说："而且，我也不会再回来了。"

"赖利先生，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这么说，你要抛弃在夏洛特王后大街的营业了。"

"你要是说，是那个地方抛弃了我，就几乎说对了。"

"是吗？实在太扫兴了。"

"我倒没有什么牵挂。想想我欠的债，拍拍屁股就一走了之，我感到很愉快。"

他咧着嘴，笑得那么迷人。

"我并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而逃之夭夭。我看这些事就别想它了，一切重新开始。我各种证件都齐备，我这些证件都是能派得上用场的。"

波洛咕哝着：

"那天我看到了莫利小姐。"

"那是一种快慰吗？我看未必。一副乖张的面孔，天下少有。我常常感到不可思议，她是不是像是醉了酒的——不过，谁也说不清里面的奥秘。"

波洛说：

"经过验尸，对你伙伴的死作出的结论，你是不是表示赞同呢？"

"不赞同。"赖利回答得很坚决。

"你并不认为他在用药上出了差错？"

赖利说：

“如果照他们所说的那样，莫利对那个希腊人药物用量有误，那他要么是喝醉了酒，要么是存心要谋害那个人。而我从来没有看到莫利喝过酒。”

“那么你认为他是存心的？”

“我不想那么说。这帽子扣得太大了。说实在的，我可不相信是那样。”

“那一定得有个说法。”

“的确应该有个说法——不过我还没有想到。”

波洛说：

“莫利先生临死前的情况，你看究竟是怎么样？”

“让我想想看。你现在问我这样的问题，时间已隔得很久了。那是头天晚上吧——大约是六点三刻。”

“他被害的当天，你是不是见到过他？”

赖利摇了摇头。

“你能肯定？”波洛紧追不舍。

“啊，谈不上肯定。可是我不记得——”

“你有没有，比如说，在十一点三十五分去了他的工作室，当时那里还有个病人？”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我去过。我那时正在订一些器具，去他那儿问了有关技术上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打电话催我。不过，我在他那里待的时间很短，已记不清楚了。当时是有个病人在场。”

波洛点点头，说道：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你的病人雷克斯先生，

取消了预约走出去了。在那半个小时里，你在干什么？”

“我一有空闲时间就总是喜欢喝酒。正如我对你说的那样，我打完了电话就去莫利那儿待了一会儿。”

波洛说：

“我还知道，巴恩斯先生走了以后，从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你没有病人。顺便问一下，他什么时候走的？”

“啊，正好是十二点半刚过。”

“那时你在干什么？”

“如同往常那样，只顾喝酒。”

“有没有再去看莫利？”

赖利先生笑了笑。

“你的意思是我去开枪打死了他？我早就对你说过，我没有再去。可是你没有听进去。”

波洛说：

“那位女仆艾格尼丝你觉得怎么样？”

赖利有点发愣：

“这问题倒真的有点怪。”

“可是我想了解。”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对她不怎么样。乔治娜对女仆们管得很严——这么做完全正确。那女仆从来不往我这边看一眼——她那样做就不得体了。”

“我有一种感觉，”赫尔克里·波洛说，“那位女仆了解一些情况。”

他以询问的目光看了看赖利先生，后者却面带微笑，摇了摇头。

“你不要问我了，”他说，“我一无所知，根本就帮不了你什么忙。”

他拿起摆在面前的票证，又点头又微笑，走了。

波洛对大失所望的职员解释说，他根本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去北面的那几个国家的首都。

2

波洛又去了汉普斯特德。亚当斯太太见了他似乎感到有些惊讶。尽管警察厅里一位警官为他作了担保，但是她仍然把他看作是一个“又小又怪的外国人”，没有把他的虚张声势当作一回事。但是，她还是很乐意交谈。

对死者身份的确认在外界引起第一次轰动以后，调查所发现的真实情况却鲜为人知。死者身份的确认出现了差错——把查普曼太太的尸体一度误认为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外界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情况。实际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不幸的查普曼太太还活着的人——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引起重视。报界也没有提到：警方有可能以犯罪的指控缉拿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

亚当斯太太得知那突然被发现的尸体并不是她的朋友，她感到极大的宽慰。她似乎也想不到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会受到什么嫌疑。

“可是，她就这么失踪了，这也太奇怪了。波洛先生，这肯定是因为失去了记忆。”

波洛说，这很有可能。他以往也见过类似的案子。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的一个表亲，她家务很忙，顾虑重重，就有过这样的症状。他们称为健忘症。”

波洛表示相信，那是一种技术术语。

他停了一会就问亚当斯太太，她是否听到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提到过一个叫艾伯特·查普曼太太的人？

没有，亚当斯太太从来没有听到朋友提到过那样的名字。但这当然不能说明：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就一定要把自己熟悉的人都提一提。那么这个查普曼太太究竟是谁？警方是不是知道：她可能遭到谁的谋害？

“太太，这仍然是个谜。”波洛连连摇头。接着他问亚当斯太太，是不是她向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推荐了牙科医生莫利先生。

亚当斯太太作了否定的回答。她自己是在哈利街上找一个叫弗伦奇先生的医生看牙病，如果梅布尔找她推荐牙科医生，她一定会叫她去弗伦奇那儿。

波洛认为这有可能。那么建议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去找莫利先生的人可能正是这位查普曼太太自己。

亚当斯太太认为这是可能的。难道他们不知道牙科医生工作室发生的情况？

但是波洛已经就这个问题问过了内维尔小姐。内维尔小姐并不知道，要么不记得了。她记得查普曼太太，但是觉得：查普曼太太并没有提过一个叫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人——这个名字很奇怪，要是提到过，她听了准会记住的。

波洛接着又问了些问题。

亚当斯太太首先是在印度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是不是？亚当斯太太表示认可。

亚当斯太太是否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在那里是不是遇到过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或是其太太？

"啊，波洛先生，我想不会。你是说那个大银行家？前些年，他们和总督在那儿待过，但是我可以肯定：梅布尔要是真的见过他们，她肯定会谈起他们或是提到他们。"

亚当斯太太淡淡一笑，又补充说："我想，一个人总爱提大人物，这种势利意识我们每个人都有。"

"她从来没有提到过布伦特一家——特别是布伦特太太吗？"

"从来没有。"

"她如果是布伦特太太的亲密朋友，或许你会知道的吧？"

"啊，是的。我认为她不会认识那样的人。梅布尔的朋友都是些普通人，就像我们一样。"

"太太，这我倒不能同意。"波洛恭维地说。

亚当斯太太继续谈着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那口气就好像在谈论刚刚死去的朋友一样。她谈到梅布尔的良好行为，她的善良品质，工作中不知疲倦的精神，她的热情以及她为人的真诚。

赫尔克里·波洛在听着。正如贾普所说的那样，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一个真正的人。她曾住在加尔各答，在那里教辩论学，在当地人中间工作。她受人尊敬，心眼好，有点儿过分操心，或许还有点傻，而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是个

有金子一般心肠的女人。

亚当斯太太还在往下说："波洛先生，她干什么事都非常认真。她发现人们太麻木不仁了——很难发动，要从他们那里得到赞助实在太难——境况一年比一年糟，所得税逐年提高、生活上及其它各方面的花费越来越大。有一次她曾对我说：'一个人要是懂得钱的用途——那能干出多美好的事——说实在的，艾丽斯，有时候我真的想犯点罪去弄点钱。'波洛先生，这难道还不表明，她的感受是多么强烈吗？"

"她说过那样的话吗，是不是？"波洛若有所思地问道。

他还漫不经心地问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在什么时候说过这种特别的话；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大约三个月以前。

他告别了那家人，走了出去，陷入了沉思。

他思考着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品性。

一个挺好的女人——一个真诚而善良的女人——一个令人尊敬的高尚的女人。巴恩斯先生曾经提到过，正是在这一类的人群中能发现潜在的罪犯。

她从印度回来时与安布里奥提斯先生乘同一条船，这似乎让人有理由相信：她和他曾经在萨伏依饭店一起共过餐。

她曾经与阿利斯泰尔·布伦特搭过话，声称和他相识，还声称与他妻子关系很亲密。

她曾两次去过利奥波德国王宫邸；后来就在那儿人们发现了尸体；尸体穿的是她的衣服，身上的手提包也是她的，辨认也很容易。

这也太容易辨认了，真的太容易了！

她和警方会见以后，就突然离开了格伦戈里王宫饭店。

赫尔克里·波洛相信这些情况是真实的。这些情况能不能说明或解释这一切呢？

他认为能。

3

在回家的途中，波洛一直为这些念头所缠绕，直到他走到了摄政王公园。他决定在公园里步行一段路，然后再搭出租车。他非常清楚他穿的漂亮的漆皮鞋什么时候才会磨得他的脚生疼。

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波洛的目光沉溺于那些热恋中的女仆及其情郎。她们平时当保姆，照料圆胖胖的娃娃，这会儿一身轻，笑格格的好自在。

狗在吠，乱蹦乱跳地嬉戏。

孩子们在划船。

几乎每一棵树下都是一对对依偎的情侣……

“啊！Jeunesse，Jeunesse.[①]”赫尔克里·波洛喃喃自语，不由得触景而生情了。

这些伦敦的姑娘们多潇洒。她们身穿价廉而又花哨的衣服，风度翩翩。

但是，他不无伤感地想到，她们的风姿美中不足。往日

① 法语：年轻人，年轻人。——译注。

让人赏心悦目的丰富的曲线以及妖艳的线条，如今到哪儿去了呢？

他，赫尔克里·波洛，想起了女人……特别想起了一个女人——多么雍容华贵——天国的美人——就像维纳斯……

当今这些潇洒的姑娘，有谁能和维拉·罗萨柯夫伯爵夫人相比？那是个真正的俄国贵族，一个纯粹的贵族！他还记得，那是一个功夫到了家的盗贼……是一个大自然的杰作……

波洛叹了口气，思绪从迷梦中那个美艳无比的姑娘身上离去。

他注意到了，在摄政王公园的树荫下不仅仅有女仆以及类似的热恋中的情侣。

那边欧椴树下有个斯基帕雷利的杰作[1]，那个小伙子把头低垂，凑到她的面前，凑得那么近；她呢，正迫切地在等待着。

一个人不能太轻易就范！他希望那个姑娘懂得这个道理。追逐的时间应尽可能地延长……

他那善良的目光仍然在打量着他们，突然间，他觉得那两个人影好生面熟。

难道是简·奥利弗拉来到了摄政王公园会见她的朋友，那位美国的革命家？

---

[1] 斯基帕雷利（Elsa Schiaparelli，1896—1973）：意大利女装设计师。她采用零配件和鲜明的色彩使女装款式显得富有生气。——译注。

他突然感到悲伤，表情沉重。

稍稍犹豫片刻，他走过草地来到他们面前。他立即挥动帽子，招呼着：

“小姐，你好。”

他以为，简·奥利弗拉见到他并不是完全扫兴。

而另一方面，霍华德·雷克斯对于受到干扰却感到极为恼火。

他叫嚷着：“啊，原来又是你呀！”

“下午好，波洛先生。”简招呼着，“你总是那么突然出现，是不是？”

“像玩偶匣子。”雷克斯说。他仍然表现得相当冷淡，看着波洛。

“不会是打扰了你们吧？”波洛迫不及待地问道。

简·奥利弗拉挺客气地回答道：

“根本不是。”

霍华德·雷克斯一声不吭。

“你们这儿真是个好地方。”波洛说。

“是好地方。”雷克斯先生说。

简说：

“霍华德，你就别作声了。你应该学学礼貌！”

霍华德·雷克斯不屑一顾地说：

“礼貌周全又有什么用？”

“以后你就知道，懂礼貌对你有用处。”简说，“像我这样的人不懂礼貌，关系并不大。首先，我很富有；再说我也是花容月貌；我还有许多有影响的朋友——当今的舆论自由谈

论的那些种种不足之处一点也沾不上。我不懂礼貌照样能自由自在。”

雷克斯说：

“简，我没有心思谈这些婆婆妈妈的琐事。我想我要走了。”

他站起来，朝波洛草草点了点头就走开了。

简·奥利弗拉的目光一直盯着他，手捧着下巴。

波洛一声长叹，说道：

“唉呀，还是常言说得好。谈情说爱，成对成双，若有第三者，岂不太荒唐，是不是？”

简说：

“谈情说爱？你说到哪儿去了！”

“怎么，不是吗，不是谈情说爱是什么？不是一个年轻人一心一意找一个小姐，然后向她求婚吗？人们不是说，这样的一对就是谈情说爱，不是吗？”

“你的那些朋友似乎爱说俏皮话。”

赫尔克里·波洛轻轻地哼着：

“十三、十四的姑娘配新郎。你看，我们身边的那些人，都是这个样子嘛。”

简说得很尖刻：

“对——我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想……”

她突然面对波洛，说道：

“我想向你表示歉意，那天我犯了个错误。我本来以为，你鬼鬼祟祟跑到埃克沙姆，目的是要跟踪霍华德。后来阿利斯泰尔对我说，肯定是他请你去的，因为他想要你弄清楚那

个失踪女人的事——就是塞恩斯伯里·西尔的事。是这样吗，对不对？"

"完全正确。"

"因此，那天晚上我说了那样的话，真是对不起。不过，你知道，当时也的确有那种样子，我是说——好像你真是在追踪霍华德，要监视我们俩一样。"

"小姐，即使真的是那么回事——当时雷克斯先生奋勇向前扑向袭击者，阻止他企图再次开枪，救了你姨爹的性命，而我就是这桩事的极好的证人嘛。"

"波洛先生，你真会说话，说得那么有风趣。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真是假。"

波洛严肃地说：

"奥利弗拉小姐，此时此刻我是非常认真的。"

简吞吞吐吐地说：

"你怎么这样看我呢？好像——好像你是在为我感到遗憾似的。"

"小姐，也许我感到遗憾，因为我要办的事太匆忙了……"

"那么——那么你就别那么做！"

"唉呀，小姐，可是我一定得……"

她对他愣了一会儿，接着说：

"你是不是——找到了那个女人？"

波洛说：

"要这么说——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她死了吗？"

“我没有说过。”

“那么她还活着?”

“我也没有说过。”

简看着他,有点火了,气嘟嘟地说:

“那她要么是死,要么是活,两者必居其一呀!”

“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我看你就是喜欢把事情弄得复杂化!”

“别人是这样议论我的。”赫尔克里·波洛承认道。

简身子瑟瑟颤抖,说道:

“这不是奇怪吗?本来这是暖洋洋的好天气,可是我却突然发寒发冷……”

“小姐,你或许还是走动走动为好。”

简站了起来,歪歪倒倒地站了一会儿,突然说:

“霍华德想要我同他结婚,马上就办。而且不要任何人知道。他说——他说我只能这么办——我很软弱——”她停住不说了,接着就用一只手抓住波洛的胳膊,用的力量之大令人感到吃惊。“波洛先生,我该如何是好呢?”

“为什么要找我商量呢?你有更亲近的人嘛!”

“妈妈?她要是一听到这件事,准会把房子闹得不安宁!阿利斯泰尔姨爹?他准是小心谨慎,而且啰里啰嗦。时间很充足嘛,我亲爱的。你知道要十拿九稳,真有点儿怪——你这个年轻的男朋友。事情办得草率没好处——”

“你的朋友们呢?”波洛提醒道。

“我没有什么朋友,只是有一大帮子蠢伙伴,在一起喝酒、跳舞、谈些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在我相识的人当中,霍

华德是个真正的人，惟一的一个。”

“奥利弗拉小姐，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呢？”

简说：

“因为我看到你的表情有些异样——仿佛你在为什么事而感到惋惜——仿佛你心里有数，对于……即将到来的事……”

她突然停住。

“怎么？”她问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赫尔克里·波洛缓慢地摇着头。

4

波洛到家时，乔治说：

“先生，贾普总警督来了。”

波洛进了房间，贾普一副沮丧的样子，苦笑着说：

“老朋友，我来了。来了就要问：‘你岂不是奇迹吗？怎么干出来的？怎么使你想到这些事？’”

“这些都意味着——不过，请原谅，先还是来点什么提提神吧？甜糖浆还是威士忌？”

“威士忌就挺好。”

几分钟以后，贾普举起酒杯，说道：

“为一向正确的赫尔克里·波洛干杯！”

“不用了，不用了，朋友。”

“我们以往定的是自杀案；局长说这是谋杀——他想这是谋杀——奇妙的是，真是谋杀！”

“啊？这么说你终于同意这么看了？”

“是嘛，谁也不会说我头脑僵化。在证据面前我不能逃避。麻烦的是以前没有任何证据。”

“那么现在有了？”

“对，我到这儿来，正如你常说的那样，是想作一次光荣的更正；另外，像刚才那样，向你祝点酒。”

“我的好贾普，我争着要听奇闻。”

“那好，听我说吧。弗兰克·卡特在星期六企图打死布伦特所用的手枪，与打死莫利的那枝枪一模一样！”

波洛有点惊讶地说：“这可是很奇怪了！”

“是很怪，这对于弗兰克少爷可是个凶兆。”

“还不能断言。”

“是不能断言，但足以使我们重新考虑自杀的定案。那是外国造的一枝手枪，造得非同寻常！”

赫尔克里·波洛愣了眼，眉毛弯得像一钩新月。他终于说出了看法：

“弗兰克·卡特干的？不是——肯定不是！”

贾普一声惊叹。

“波洛，你这是怎么回事？一开始你认为莫利是他杀，而不是自杀；后来我对你说，我们倾向于同意你的观点，你却哼哼哈哈，似乎又不是那么认为。”

“你真的以为是弗兰克·卡特谋害了莫利？”

“符合情理。卡特对莫利怀恨在心——这一点我们一向是知道的。他那天上午到了夏洛特王后大街——后来他假装着是要来告诉女朋友，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我们

现在查明：他当时并没有找到工作。因此，他是在说谎，第一号谎言；接着，他无法解释清楚：十二点二十五分以后他去了什么地方，他说就在玛丽莱博恩路上漫步，首先提出的证据便是：他一点零五分时在一家酒吧间喝酒。酒吧招待说他像平常一样——手在颤抖，脸色惨白！”

赫尔克里·波洛又叹气又摇头，咕哝道：

“这和我的看法不一样。”

“你是什么看法？”

“你说的情况把我给搅乱了，真的弄得我心烦意乱。因为，你看，如果你说的是对的……”

有人轻轻地开了门，乔治毕恭毕敬地小声说：

“先生，请原谅，可是……”

不由他往下说，格拉迪斯·内维尔小姐就把他推到一边，激动地破门而入。她哭哭啼啼。

“啊，波洛先生——”

“好吧，我走了。”贾普匆忙地说。

他慌忙离开了房间。

格拉迪斯·内维尔恶狠狠地朝他背后看了一眼。

“就是那个人——警察厅里令人恐怖的警督——就是他在弄糟整个案子，指责可怜的弗兰克。”

“好，好，你一定要静下心来。”

“可是他搅得你不能安宁。他们硬说他企图谋害布伦特先生；他们已经指控了他，或是说他谋害了可怜的莫利先生，他们这么做了还不甘心。”

赫尔克里·波洛咳了一声，说道：

“你知道，朝布伦特先生开枪那时候，我就在埃克沙姆那地方。”

格拉迪斯·内维尔接着说起来有点儿颠三倒四了：

“但是，即使弗兰克干了——干了那样的蠢事——你知道，他毕竟是穿帝国制服的人——他们行走打着旗子，令人可笑地举手致敬，我当然觉得布伦特先生的妻子是个臭名昭著的犹太人，他们只是想加害可怜的年轻人——就像弗兰克这些毫无歹意的年轻人——害到后来，他们以为他们干的事是美好的，又是爱国的。”

“卡特先生是这么辩白的吗？”波洛问道。

“啊，不是。弗兰克只是发誓说他什么事也没有干；也从来没有见过那枝手枪。我当然没有同他说什么——他们不让我说——但是他请了个辩护律师。律师把弗兰克说的话都告诉了我。弗兰克只是说，这一切都是陷害。”

波洛喃喃地问道：

“律师是不是认为：他的辩护委托人最好想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事例来？”

“律师们都让人摸不透，他们说话从来不说得直截了当。我担心，这是一起谋杀指控案子。啊，波洛先生，我肯定，弗兰克不可能谋杀莫利先生。我的确认为——他没有任何理由干出那样的事。”

波洛问道：“那天上午他去那儿时还没有找到任何工作，这是不是事实？”

“啊，说实在的，波洛先生，我看找到或没找到工作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他是上午还是下午找到工作，这没有什么重

要。”

波洛说：

“但是，人们说他去那里是要告诉你他碰上了好运气。你看，他似乎并没有碰到好运气。既然这样，他没有找到工作，那么他去那里是为了什么？”

“是这样的，波洛先生，那可怜的人儿当时心烦意乱，情绪低落。说实话吧，我认为他是多喝了一点酒。可怜的弗兰克意志很薄弱——喝酒弄得昏昏然，因此他就想——想发发火，就这么到了夏洛特王后大街，想同莫利先生争吵。因为你明白，弗兰克特别敏感，他认为莫利先生对他看法不好，他心里很不痛快，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在给我的思想放毒。”

“因为这样，他就想在工作时间大闹一场？”

“这个——是这样的——我想这就是他的想法。弗兰克抱这种想法当然是非常错误的。”

波洛若有所思，看着身前这位泪水汪汪的金发碧眼的姑娘。他问道：

“你是不是知道：弗兰克·卡特有一枝手枪——或者说有一对手枪？”

“啊，没有，波洛先生。我敢发誓，我没有看到他有手枪。我认为，这也不是事实。”

波洛慢慢地摇着头，大惑不解。

“啊，波洛先生，行行好，帮帮我们吧。你要是站在我们一边，那该多好——”

波洛回答说：

“我不站在任何一方，我只相信真理。”

5

波洛送走了姑娘以后，就给警察厅打了电话。贾普还没有回去，但是贝多斯警佐有责任通报情况。

警方还没有取得任何证据，表明弗兰克·卡特在埃克沙姆搞袭击之前就弄到了手枪。

波洛挂起话筒，陷入了沉思。这一消息对卡特很有利。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他有利的只有一件事。

他还就弗兰克·卡特声称在埃克沙姆受雇当园丁的情况听到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他坚持特务组织要他干活的说法。有人事先给了他钱，还写了推荐书，证明他有园艺能力，还叫他向麦卡利斯特先生，即园丁头目，提出工作申请。

吩咐他的任务是：注意倾听其他园丁的谈话，探听他们的“赤色”倾向；他自己也要装得有点“赤色”。他曾就自己的任务与一个女人见了面，那女人对他说，她的代号是Q·H56，因为有人向她推荐，说他是一个坚定的极右分子。她接见他时是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地方，而且又是涂脂抹粉的打扮，因此他认为他不会再认出她了。那是个红头发的女人。

波洛叹了一口气。菲利普斯·奥本海姆的把戏似乎又在重演了。

他想就这件事去找一下巴恩斯先生。

据巴恩斯先生说，上述情况确实有过。

这天最后一趟邮差送来的东西使他更加不安。

一个粗劣的信封上，字迹写得很不像样子，邮戳上的地址是赫特福德郡。

他拆开了信，里面的内容是：

亲爱的先生：

打扰你了，希望你能谅解。我非常担心，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无论怎么说，我可不想与警方牵连在一起。我知道，或许我应该把我以前知道的一些情况说出来。可是，他们说，主人开枪打死了自己，我认为也就是如是说。我不肯让内维尔小姐的男朋友遇到麻烦，也确实不曾想到他会干出那样的事来。但是现在我看，他是受佣于人对国内的知名绅士开枪。因此，他可能并不正常。我本该告诉你的，不过我宁可向你写信，你是女主人的朋友，那天还特别问到了我是否知道一些情况，现在想起来我当时要是对你说了就好了。但是我希望这并不意味着和警方牵连在一起，因为我不喜欢那么做；我母亲也不希望那样。她一向是爱挑剔的。

尊敬你的

艾格尼丝·弗莱彻

波洛自语道：

“我一向以为这事儿和某个男人有关，那个男人我估计错了，不过如此而已。”

第八章　女仆的证词

1

与艾格尼丝·弗莱彻会见的地点是在赫特福德的一家偏僻的茶馆里，因为艾格尼丝心里很急，她不肯在莫利小姐那审视的目光底下叙述情况。

关于艾格尼丝的母亲一向怎么挑剔，她就讲述了一刻钟；艾格尼丝的父亲，虽是正式营业的房地产业主，却从来不曾与警方有过一丝一毫的瓜葛——讲完这些又很严格地花费了第二个一刻钟。的确，艾格尼丝的父母广为人们尊重，在格洛斯特郡的小达林汉一带是众望所归。弗莱彻太太一家的六个子女（其中有两个死于幼年）从来就没有让父母有一点儿操心之处。如果艾格尼丝现在以任何方式与警方有牵连，其父母一定会气个半死；因为正如她常说的那样，他们一向昂首向天，从来不与警方有一丝一毫的麻烦。

艾格尼丝把这些情况反复叙述，还多次添枝加叶以后，

这才稍稍接近这次会见的主题。

"先生，有关莫利小姐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想谈论，因为你知道，那样她有可能会说，我早就应该说出一些情况了。但是我和厨师，我们议论过，这并不关我们的事，因为主人在用药时怎么犯了错，他怎么开枪打死了自己、他手中的手枪以及所有的情况，我们从报纸上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先生，这件事似乎已经很清楚了，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有了不同的看法？"波洛提出了鼓励性的但不是直接的问题，希望使话题接近她已经承诺的要谈的情况。

艾格尼丝立即作了回答：

"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弗兰克・卡特——就是内维尔那个男朋友的报导情况起，我就有了不同的看法。报纸上说，他身为园丁，却对那位绅士开枪，我以为，他看上去似乎脑袋瓜子很怪，因为我确实知道有些人就像那种样子。他们以为，他们受到了迫害或类似的情况，以为四周都是敌人——这些人呆在家里非常危险，最好把他们送进疯人院。我想，弗兰克・卡特或许就是那一类人，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常常到莫利先生那儿去，说莫利先生对他有意见，还设法把他和内维尔小姐拆散开。不过，小姐当然不听这些反对他的言论，我们——埃玛和我——都认为这么做完全正确，因为你无法否认卡特先生是很帅的小伙子，完全有绅士风度。但是我们俩都认为：他不会对莫利先生有什么不轨。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我们只是感到这事儿有点怪。"

波洛挺耐心地在听，问道：

“怪在什么地方？”

“先生，就是在那天上午，就是莫利先生打死自己的那天上午，我一直在犹豫不决，要不要下楼去取邮件。邮差早就来过，可是艾尔弗雷德还没有把信件取上来。他不肯去取，除非是莫利先生或是莫利小姐的信，否则他不会去取。要是埃玛和我的信，他不等到午饭时间是不肯取的。

“因此，我下楼到了楼梯口，朝楼梯下面看看。莫利小姐不喜欢我们下楼，在主人工作期间她不要我们下楼。但是我以为会看到艾尔弗雷德接待病人去主人的工作室，等他回来时叫他去楼下取。”

艾格尼丝说得气喘吁吁的，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他——我是说看到了那个弗兰克·卡特。他站在楼梯的半道上——我是指我们这个楼层，在主人的楼上。他站在那儿等着，眼睛朝楼梯下看——我越看越觉得他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好像在注意听什么动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时是什么时候？”

“先生，那一定是快到十二点半了。我当时在想：瞧，这就是弗兰克·卡特，而内维尔小姐又不在，他岂不是要失望；我不知道要不要下楼去对他说，因为艾尔弗雷德那个笨蛋好像忘了对他讲，否则他不会在那儿等她。我正犹豫不决，只见卡特先生好像下了决心，迅速沿楼梯悄悄而下，一直往主人工作室那儿走。我心里思量着，主人会不喜欢的，不知道那儿是不是发生了争吵。正在这时候，埃玛在叫我，问我究竟在干什么？我就上了楼，后来就听说：主人开枪打

死了自己，我想到发生的这一切，真是胆颤心惊。后来，警官走了，我就对埃玛说了。我说，我没有谈到那天上午卡特先生与主人的任何情况。她问：是吗？我说了以后，她说很好。或许我应该把情况说出来，但无论如何，我说最好稍等一会儿。她也表示同意，因为我们俩只要能尽力，都不想让弗兰克·卡特陷入麻烦之中。接着就出现了调查一事，调查的结果是：主人用错了药，受了惊，自己打死了自己，完全像是合情合理的——既然这样，当然也就不用再说什么了。可是，看到两天前报纸上的那条消息——啊！我真的在思想上有了转变！我对自己说：'他如果真是那种疯子，以为到处有人在迫害他，那他就会到处杀人。'这么说，他有可能真的会打死主人！"

她两眼射出又惊又急的目光，满怀希望地看着赫尔克里·波洛。他以尽量宽慰的口气说：

"艾格尼丝，你可以相信：把这些情况告诉我是绝对正确的事！"

"是啊，先生，应当说我真的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你看，我一直要求自己，我或许应该说出来。还有，你知道我这是和警方牵连到一起了，妈妈会怎么说啊。她对我们一向要求很严格的……"

"是这样，是这样。"波洛连忙应道。

他感到，艾格尼丝的母亲也能像他一样，对于一个下午的时间是能够宽容的。

2

波洛来到警察厅找贾普，当被带到总警督办公室时，他说：“我想见一见卡特。”

贾普迅速斜扫了他一眼。

他问：

“有什么高见？”

“你不同意我见他？”

贾普耸耸肩，说道：

“啊，我还能持反对意见么？那样做对我没有好处。内务大臣的掌上明珠是谁呀？是你。谁的口袋里装了半数内阁成员？你的口袋。替他们掩盖丑闻。”

波洛立刻就想到他称之为“奥吉剌杀案”那桩事。他不无得意地说：

“是处理得很妙，不是吗？你应当承认这一点。应当说，想得非常周到。”

“除你以外，谁也不会想到这种事！波洛，我认为你有时候简直毫无顾忌！”

波洛脸色突然严肃起来。他说：

“这不符合事实。”

“啊，算了吧，波洛，我不过随便说说。不过你有时对自己的机灵也太得意了。你想见卡特干什么？是不是想问问他：你真的枪杀了莫利吗？”

使贾普感到吃惊的是，波洛认真地点了点头。

"是的，朋友，正是为了这个原因。"

"我想，你以为他要是干了会告诉你吗？"

贾普又说又笑。但是，赫尔克里·波洛仍然一副严肃的表情。他说：

"他可能会讲的——会告诉你的。"

贾普奇怪地看着他，说道：

"你知道，我认识你很久了——有二十年了吧？大概有吧。可是我仍然摸不透你究竟想干什么。我知道，你对那个年轻人弗兰克·卡特已经想得入了迷。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你总是不希望就是他犯了罪——"

赫尔克里·波洛一个劲地摇着头。

"不对，不对，这一点你弄错了。是关于另外的途径——"

"我看，你恐怕是想到了他那个姑娘——金发碧眼的那一位。老糊涂，就是有伤感之心——"

波洛立刻表示了气愤。他说：

"有伤感之心的人不是我！那正是英国人的失败之处！在英国，大凡死了心爱的人，死了母亲和孝顺的孩子，人们都要失声痛哭一场。至于我呢，我是讲逻辑的。如果弗兰克·卡特是凶手，那我当然不会有什么伤感情绪，不至于想把他和那个姑娘拉到一起成婚。那姑娘模样是不错，不过也是个普通的人，如果男人被绞死，要不了一两年她就会把他给忘了而另找新欢，不是吗？"

"那你为什么总不愿相信他会犯罪？"

"我巴不得他真是杀人凶手。"

"我猜想，你是掌握了什么材料，多少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吧？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亮出来呢？波洛，对于我们这些人你应该讲究公道才是。"

"我马上就同你讲公道。现在就讲，我要给你一个证人的姓名和地址，那将对你办案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她提供的证据应该确定是否能对他进行指控。"

"但是那样——啊！你把我给弄得糊里糊涂了。你为什么急着要见他？"

"满足一下自己的快感。"赫尔克里·波洛说。

他不想再说了。

3

弗兰克·卡特狼狈不堪，脸色惨白，仍然容易激动。他看着这位不速之客，表情上带着毫无掩饰的不欢迎态度。张口说话就显得很粗鲁：

"原来是你呀，你这红脸的小个子外国人，你也来找我干什么？"

"我想看看你、和你谈谈。"

"好啊，你想看看我，这可以。但是我不想谈什么。我的律师不在场我不想谈。这没什么错吧，是不是？你不能以此来指控我吧。我要律师在场再说话，我有这个权利。"

"你当然有这个权利。你可以请律师来，如果你想那么做——不过我倒宁可你不必。"

"我估计到了，你是想要引我上圈套，要我作些有损自

己的承认吧，嗯？”

“请别忘了，你是孤身一人。”

“这有点非同寻常吗，是不是？把你那些警察伙计安排在窃听吧，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错了，这纯粹是你我之间的私人相会。”

弗兰克·卡特哈哈大笑起来。他那副样子很狡猾，也很使人不快。他说：

“别来这一套！拿这种骗人的话哄我。”

“你可记得一个叫艾格尼丝·弗莱彻的姑娘？”

“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尽管不大可能注意过她，但是我认为你会记得她的。她是夏洛特王后大街58号的女仆。”

“那又怎么样？”

赫尔克里·波洛慢条斯理地说：

“莫利先生被害的那天上午，这位艾格尼丝姑娘正巧从顶层的楼梯栏杆往下看。她看到你站在楼道上——等待着，听着什么。不一会儿，她看到你一直走进了莫利先生的工作室。时间是十二点二十六分，或接近二十六分左右。”

弗兰克·卡特浑身像筛糠一样哆嗦，眉毛上汗珠直淌，眼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鬼祟，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他怒气冲冲，大声叫嚷着：

“这是谎言！完全是谎言！你收买了她——警察局收买了她——叫她证明看见了我。”

“按照你自己的说法，”赫尔克里·波洛说，“当时你在玛丽莱博恩路上散步。”

“我是在那儿散步。那个女人在造谣，她不可能看到我，这是肮脏的阴谋。如果真的看到了我，她为什么早先不说？”

波洛心平气和地说：

“当时她的确同她的朋友和同事，即那位厨师，提起过这事。她们提心吊胆，感到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听到自杀的结论以后，她们才放了心，认为没有必要说这件事。”

“我根本就不相信！她们是合伙搞阴谋，这是很明显的。这两个又臭又造谣的小……”

他火冒三丈，全骂些亵渎的语言。

赫尔克里·波洛在等待。

卡特的叫嚷声终于停了下来，波洛又说话了。他虽然很平静，但字字句句都很有分寸：

“愤怒和愚蠢的谩骂将于你无益。那两个姑娘将要说明真相，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因为你明白，她们说的是事实。艾格尼丝·弗莱彻那姑娘的确看到了你，当时你确实在楼道上。你并没有离开房子。你确实进了莫利先生的工作室。”

他稍停一会儿，然后平静地问道：

“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说过了，这是捏造！”

赫尔克里·波洛很累了——他年纪太大了。他不喜欢弗兰克·卡特，非常讨厌他。在他看来，弗兰克·卡特是个暴徒，是个谣言惑众的家伙，是个骗子——总之是为世人所不齿的那种年轻人。他，赫尔克里·波洛，只得闪在一边，让这个年轻人继续谎话连篇，而这个世界就会少一个令人讨厌的居民……

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建议你说出真相……”

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大事。弗兰克·卡特虽然很蠢，但是还不至于蠢到连这一点也不明白，那就是：最好、最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坚持矢口否认。一旦让他承认在十二点二十六分的确进了工作室，他就是在极其危险的道路上向前跨步。因为从那以后，他说的任何话都有可能被视为谎言。

那么，让他否认到底吧。如果那样的话，赫尔克里·波洛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弗兰克·卡特完全有可能因为谋害了亨利·莫利而受到绞刑——完全有可能，判他绞刑也是伸张了正义。

赫尔克里·波洛只好站起来要走。

弗兰克·卡特又在叫着：

“这是谎言！”

停顿了片刻。赫尔克里·波洛并没有站起来，并没有走。他本来可以走——非常想走。但是，他没有走。

他欠身向前，说道——那声音体现了他那强有力的个性，具有压倒一切的威慑力量：

“我不是在同你胡言乱语，请你相信我。如果你没有打死莫利，你惟一的希望就是要告诉我：那天上午发生的确切情况，注意，是确切的情况。”

那张卑劣、阴险的脸对他看着，动摇了，举棋不定了。弗兰克·卡特抿着嘴唇，两眼转来转去，神色惊恐，那明明白白是一双动物的眼睛。

这是千钧一发之际……

就在这时，在人格力量的迫使下，弗兰克·卡特突然间屈服了。

他沙哑地说：

“那好吧——我说。现在你要是再惩罚我，上帝也不会饶你！我的确进了工作室……我待在楼道上，等待着，等到只有他一人在工作室里才进去。就在那儿等，就在莫利的楼梯口。这时候一位绅士从工作室里走出来，下了楼——是个胖绅士。我正要决心进去——突然又有一个绅士从工作室出来，也下了楼。我知道，我要迅速行动。我不声不响，连门也没有敲就进了工作室。我憋着一肚子气，要对他彻底清算一番。他干蠢事，让我的女朋友反对我——他真是混账——”

他突然停住不说了。

“怎么啦？”赫尔克里·波洛催着说。他的口气仍然很紧迫——仍然有一股压力。

卡特支支吾吾，哭丧着脸说：

“他躺在那儿——已经死了。这全是实话！我发誓，这是实话！正如调查时人们说的那样，躺在那儿。一开始，我难以相信。我弯下腰看看他，他确实死了。他的手冰冷，我看到他头上有个枪眼，周围一片黑乎乎的血块……”

回想当时的情况，他的额头上又沁出了汗珠。

“当时我看出来了，我已经陷人了困境。他们一定会说这是我干的。我只是碰了他的手和门柄，其它地方我一点也没有碰。出门前，我还用手帕把门柄的两边擦了一擦。我以

最快的速度下了楼，当时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出了门，尽快跑走。不用说，我感到很奇怪。”

他停住了，受惊的目光转向了波洛。

“这全是实话。我敢起誓，这是实话……他已经死了，你应该相信我！”

波洛站了起来。他说——那声音显得很疲倦，也很悲伤——“我相信你。”

他朝门口走去。

弗兰克·卡特叫嚷着：

“他们会绞死我——他们要是知道我在工作室，绝对要绞死我的。”

波洛说：

“你说了实话，你得了救，不会受绞刑。”

“我不相信。他们会说——”

波洛打断了他：

“你说的话证明了我所知道的情况是事实。现在你相信我好了。”

他走了出去。

他根本就没有高兴可言。

4

他在六点四十五分去了伊灵百老汇巴恩斯先生的家里。他还记得：巴恩斯先生声称此时是生活中的大好时光。

巴恩斯先生在花园里忙着。

他招呼着说：

“波洛先生，我们想要老天下雨啊——特别需要雨水。”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客人，说道：

“波洛先生，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有时候是有点。”赫尔克里·波洛答道，“我不喜欢干的事，可我还得要干。”

巴恩斯先生深表同情地点点头。

他说：

“我明白了。”

赫尔克里·波洛茫然地看看周围那些错落有致的小花圃。他喃喃地说：

“这座花园安排得井井有条，一切都排列得很协调，花园虽小，但很精美。”

巴恩斯先生说：

“当你有了这么一块小地方，你要尽可能充分利用，在安排上可不能出差错。”

赫尔克里·波洛点点头。

巴恩斯接着说：

“我看你找到凶手了吧？”

“你是指弗兰克·卡特？”

“是指他。说实在的，我真感到很惊讶。”

“你是不是以为，比方说，这是个人恩怨谋杀案？”

“不是。坦率地说，我不是这么看。事情牵涉到安布里奥提斯和布伦特——我可以肯定，这是间谍和反间谍的混合案件。”

“你第一次和我谈话时就是这么看的。”

“我知道。我当时完全是这么肯定。”

波洛缓慢地说：

“但是，你错了。”

“是的，痛处就别提了。麻烦的是，人们总是凭自己的经验去认识问题。在这类事上我陷得很深，几乎是杯弓蛇影了。”

波洛说：

“你曾见过魔术师出牌，是不是？那种出牌称作——迫使对手接牌？”

“是的，当然见过。”

“这案件就像这种情景。每当有人以为莫利的死是个人原因，说变就变——这张牌就迫使他接受了。安布里奥提斯，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国家的——动荡不定的政治——”他耸了耸肩。“至于你，巴恩斯先生，把我引向歧途的，谁也不能和你相比。”

“啊，波洛先生，我说呢，真对不起。我看，这是事实。”

“你看，你是处于知情者的位置，因此你说的话是有分量的。”

“是啊，我相信我说的话。我只能表示歉意。”

他停下来，叹着气。

“这纯粹是一种个人动机吗？”

“一点不错。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看到了作案的原因——尽管我无疑是碰上了一点运气。”

“什么运气？”

“是只言片语的谈话。的确是闪闪发光的只言片语，只可惜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重大意义。”

巴恩斯先生沉思着，用泥刀擦了擦鼻子，那鼻子的一侧沾上了一小撮泥土。

“是不是有点神秘？”他挺温和地问道。

赫尔克里·波洛耸了耸肩，说道：

“或许我感到有点伤感，因为你对我不再那么坦率了。”

“我？”

“是的。”

“我亲爱的朋友——卡特的罪行我连影子也不知道。据我所知，他走了很久以后莫利才死的。现在我猜想，人家已经发现，他说他走了，其实并没有走。”

波洛说：

“在十二点二十六分，卡特待在工作室。他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凶手。”

“这么说，不是卡特——”

“我说过了，卡特看到了凶手！”

巴恩斯先生说：

“他认出了凶手吗？”

赫尔克里·波洛慢慢地摇着头。

第九章　凶手毕露

1

第二天，赫尔克里·波洛与他熟悉的一个戏剧界经理交谈了几个小时。下午他去了牛津。第三天他驱车到了乡下——回家时天色已经很晚了。

出发前，他曾与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在电话中商定，就在当天晚上相见。

他来到哥特式的楼房时已经九点半了。

波洛被领到了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的图书室里，里面就只有他布伦特一个人。

他和客人握手时，脸上是急切疑问的表情。

他问道：

“怎么样了？”

赫尔克里·波洛慢慢地点了点头。

布伦特几乎以怀疑的目光在打量他。

“找到她了吗？”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到她了。”

他坐了下来，叹着气。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问道：

“你疲倦了？”

“是的，是疲倦了。我要告诉你的消息——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布伦特问道：

“她死了？”

“这要视情况而定，”赫尔克里·波洛慢腾腾地说，“也要看你怎么看待。”

布伦特直皱眉头。

他说：

“我亲爱的朋友，一个人要么是死，要么是活。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应该是两者必居其一吧？”

“啊，可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谁呀？”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不会是说——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吧？”

“啊，不是，不是。有这个人，她住在加尔各答，教辩论学。她忙着自己的出色工作。她乘的是马哈拉纳号轮船到了英国——与安布里奥提斯先生同乘一条船。他们虽然乘的是不同的等级舱，但是他可以帮她的忙——比方携带行李方面的事。看来他是一个在小事上乐于助人的人。布伦特先生，善意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回报。你知道，这一情况很符合安布里奥提斯先生。在伦敦的大街上，他碰巧

又遇到了那位小姐。他有一种胸襟开阔之感，就很善意地邀请她在萨伏依饭店吃午饭。对她，这是受到一次意外的款待；而对安布里奥提斯先生呢，却是一次意外的横财！因为他的好客并不是预先考虑到的——他根本想不到，这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将要献给他的等于是一座金矿。不论怎样，她是这么做了，尽管她自己从来没有意想到这个事实。

"你知道，她从来就不是那种智商很高的人。人倒是好人，心眼好，可是那个脑袋瓜子，倒真笨得像母鸡。"

布伦特说：

"这么说，谋害查普曼那女人的不是她？"

波洛慢慢地说：

"要把这件事讲清楚还挺难。我想，还是从我开始处理这件事时说起。从一只鞋说起。"

布伦特茫然地问道：

"一只鞋？"

赫尔克里·波洛点点头。

"是的，是一只带装饰扣的鞋。在牙医工作室里看过牙以后，我站在夏洛特王后大街58号的台阶上，见到门口停了一辆出租汽车。车门打开以后，就见到一个女人的脚先下了车。我这个人一向喜欢注意女人的脚踝。那只脚形状很好看，脚踝匀称，长统袜质量上乘，闪闪发亮的漆皮鞋，鞋上有一颗很大的装饰鞋扣——不俗，一点也不俗。

"我正在这么打量的时候，就见到她整个人也下了车——说实在的，真令人扫兴——一个中年女人，没有一点容颜，身上衣服也不像样子。"

"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吗?"

"正是。她下车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她的鞋扣在车门口给绊住了,而且被扭掉下来。我拾起来给了她,就是这么回事。这件小事也就结束了。

"后来,就在同一天,我去找贾普总警督,同那个女人见了面(顺便说一下,那只鞋扣她还没有缝上)。当天晚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走出了旅店,从此就失踪了。我们可以说,第一阶段到此便告一段落。

"从贾普总警督把我召到利奥波德国王宫邸便开始了第二阶段。在那幢公寓里有一只铁箱子,箱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去了那儿,检查了箱子——首先看到的就是很不像样的带装饰扣的那只鞋!"

"是吗?"

"你还没有注意到问题所在。那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鞋——一只穿旧了的鞋。可是,你看,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在那天晚上到了利奥波德国王宫邸——那天也正是莫利遇害的一天。早上是一双新鞋——晚上就成了旧鞋。你能理解吧,一个人是不会在一天之内穿旧一双鞋的。"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兴趣不大,他说:

"我看,她可能有两双鞋吧?"

"啊,情况并非如此。我和贾普去了格伦戈里王宫饭店她的寓所,察看了她的全部衣物,那里根本就没有那双带装饰扣的鞋。不错,她是可能有一双旧鞋,可能劳累一天以后在晚上换了鞋才出门的,是不是?如果是换了鞋,那么有装饰扣的那一双总会放在寓所里。你看,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看不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的，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可是人们对于无法解释的事总感到不自在。我站在铁箱子旁边，看着那只鞋——那只装饰鞋扣是新近用手工缝上去的。坦白地说，我当时就有点疑宴——我怀疑了自己。我自个儿问自己：是啊，赫尔克里·波洛，今天上午你是戴着玫瑰色眼镜在看待世界，连旧鞋你也看作是新鞋了吗？”

“或许这能说明问题？”

“不能，这不能说明问题。我的眼睛并没有欺骗我！我继续察看那女人的尸体，对于所看到的样子我不喜欢。为什么要大肆毁容？为什么要有意毁得叫人无从辨认？”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有点不安了。他说：

“我们要不要再看一看？我们知道——”

赫尔克里·波洛回答得很坚决：

“有必要。我要带你越过台阶，那是最终引导我看清事实真相的台阶。我对自己说：‘这儿出了差错。这儿的女人尸体穿的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或许那双鞋是个例外？），用的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手提包——但是，她的面孔为什么认不出来？是不是有可能那面孔不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面孔？’我立即开始作了比较，考虑我曾听说过的另外那个女人的面貌——就是拥有这套公寓的那个女人。我就问自己——有没有可能这另外的那个女人就死在这儿？我接着就去察看了那个女人的卧室。我尽力想象她是什么样的女人。从外表上看，她和另一位大相径庭。她长得精明，衣服华丽，装扮很浓；但就本质上的东西而

言这两个女人并不相像。头发、身材、年龄……不过，有一点一样。艾伯特·查普曼太太穿的是五号码子鞋；我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至少是穿六号鞋。这么一比较，查普曼太太的脚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脚要小。我返回到尸体那儿。如果我不成熟的想法正确，那具尸体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衣服的查普曼太太，那么那双鞋应该嫌大。我想脱下一只，可是鞋子松不下来，套在脚上很紧。这似乎表明那真的就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尸体！如果真的是，为什么要毁容呢？通过手提包就已经辨认出是她的尸体，手提包很容易拿走，可是偏偏没有拿走。

"这令人困惑——一片混乱。在急切之中我抓住了查普曼太太的通讯录——那里只有一位牙科医生能明确证明尸体是谁——或不是谁。说来也巧，查普曼太太的牙科医生就是莫利先生。莫利虽然死了，但辨认仍然有可能性。你知道这个结果。接替莫利的牙科医生在验尸法庭上认出来，那是艾伯特·查普曼太太的尸体。"

布伦特有点烦躁不安，但波洛未予理会，接着说：

"现在我还有个心理学上的问题。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很明显：她是在印度度过其一生的，她的私人朋友们对此都作了证实，说她为人诚实，工作勤奋，不过有点儿傻。有没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显然有这么一个女人。她曾和一个有名的外国代理商在一起吃过午饭；她曾在大街上与你打招呼，声称是你太太的亲密朋友（这个声称几乎完全不真实）。她离开一个男人的房子不久，那里就发生了

一起谋杀事件；那天晚上，她去拜访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很可能就在当天晚上遭到了谋杀；她一定知道英国警方在追查她，但是她从那以后就消失了。这些行为与朋友们所说的她的品性相符合吗？看来并不符合。因此，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如果不是善良而和蔼的女人，那么她似乎很有可能是冷酷无情的凶手，要么几乎可以肯定是帮凶。

“我还有一个尺度——是我个人的印象。我自己亲自同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谈过话。她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呢？布伦特先生，这是最难说得清的问题。她说的那些话、她谈话的口气、她的神态以及她的姿势——这一切完全符合她那固有的性格。但是也同样符合一个机灵的演员在扮演的角色。而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毕竟是以演员的身份开始生活的。

“我和巴恩斯先生的一次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住在伊灵百老汇，出事的那天他也在夏洛特王后大街58号看病。他坚信：莫利和安布里奥提斯两人的死是附带性的，就是说——真正想害的是你。”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啊，是这样——这也绕得太远了一点吧。”

“布伦特先生，是不是这样？在这样的时刻对于各种各样的人群来说，把你——搬掉，在他们看来是很关键，这么说难道不是事实？让你的影响不能再发挥，不是吗？”

布伦特问道：

“啊，是的，是很符合真实情况。但是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事与莫利的死缠在一起呢？”

波洛说：

“因为关于这个案子，有——叫我怎么说呢？——有一大笔花费——花费不是目的——人的性命不是目的。对了，有鲁莽行为，有大肆的挥霍——这导致一个很大的罪恶！”

“你是不是以为：莫利因为用药错误而自杀？”

“从来不这么认为——一刻也不曾那样想过。不是的，莫利是他杀；安布里奥提斯是他杀；那个难以辨认的女人是他杀——为什么？为了某个大赌注。巴恩斯的看法是：有人企图收买莫利或其伙伴，要把你从道上清除掉。”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凶狠地说：

“胡说八道！”

“啊，这是胡说八道吗？比如有人想把某人清除掉，某人事先就得到警告、受到武器袭击、进出都遇到困难。要想干掉那人，就有必要既能接近他又不至于使他产生怀疑——在牙医的诊所就诊椅子里找个人岂不是比在任何地方都少招怀疑吗？”

“对，这倒是真的，我从来就不曾想到过。”

“的确是这种情况。我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就第一次隐隐约约看到了闪闪发光的真相。”

“因此你同意巴恩斯的看法了？顺便问一下，巴恩斯是什么人？”

“巴恩斯是赖利在十二点接待的病人。他是内政部的退休人员，现在住在伊灵百老汇。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是，如果你说我同意了他的看法那就错了。我没有同意，我只是同意他的原则。”

“什么意思?”

赫尔克里·波洛说:

“在整个工作中,我一直都误入歧途——有时候是因为力不胜任,有时是为了某个目的而有意误入歧途的。整个过程使我认识到,迫使我认识到:这是一种你可能称之为社会犯罪案的案件。这就是说,你,布伦特先生,是大家注意的焦点,是人人皆知的人物。你,大银行家,你控制着金融,坚持着保守党的传统!

“但是,每一个知名人物也都有一种个人生活。我忘了个人生活这一方面,这是我的错误。谋杀莫利有个人原因——比如弗兰克·卡特就是如此。

“谋杀你同样也存在着个人原因……你有一些亲戚,当你死了以后,他们要继承你的财产。你周围的人,有的爱你,有的恨你——无论是爱你还是恨你,都是把你当成一个个人——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知名人士。

“因此,我曾作了极为恰当的比喻,称之为‘迫使对手接牌’。弗兰克·卡特有对你袭击的意图。如果这个意图是真的——那么这就是政治犯罪,但是,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呢?可能有。当时在灌木丛里还有第二个人,那人冲上前揪住卡特。一个人放了一枪以后再把枪扔到卡特的脚下,这么干是很容易的;卡特不可避免地会把枪拾起来,人家就发现他手里拿着枪……

“我曾思考过霍华德·雷克斯的问题。莫利出事的那天上午,雷克斯也在夏洛特王后大街。在你容忍的人当中,雷克斯是个凶恶的敌人,你容忍了他。他是个敌人,但是他还

有些别的情况。雷克斯是有可能与你侄孙女结婚的人。你一旦死了，你的侄孙女将要继承一大笔财产，尽管你已经作出了妥善的安排，不让她接触到委托人。

“这一切不都是一种个人犯罪的内容吗？——不是为了个人得失、满足个人愿望的犯罪吗？那我为什么还考虑到社会犯罪方面呢？因为不止一次地有这样一种想法，迫使我有这种想法，如同‘迫使对手接牌’的滋味……

“就在我有了那种想法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闪闪发光的真相。那时我去了教堂，唱了一段赞美诗。诗中提到带有绳索的陷阱……

“一个陷阱？冲着我？是的，有可能……但是，如真是那样，是谁把陷阱设在我的道上呢？能干出这个毒计的只有一个人……而那样做并没有意义——不是吗？我是不是把问题看颠倒了呢？钱不是目的？的确如此！鲁莽就不顾人命？同样如此。罪犯为此而下的赌注是巨大的……

“不过，我这种奇怪的新想法如果正确，那么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比如，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两重性的奥秘就一定得到解释；带有装饰鞋扣的鞋一定得到解释；同样还一定能解答这样的问题：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现在在哪儿？

“就这样——这些问题，以及其它别的问题都解决了。它还表明：这件案子的发端、发展以及结束都与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相关。无怪乎我曾一直以为：有两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一个是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又有点傻，其朋友们都对她绝对信任；另一个是——参与了两次谋杀，谎

话连篇，而且神秘地失踪了。

“还记得吧，利奥波德国王宫邸的门房曾经说过：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曾经去过那里……”

“我重新思考了这个案子，所谓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她根本就没有离开利奥波德国王宫邸。另外那个所谓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代替了她的位置。那另一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穿着同样的衣服，穿着一双带有装饰鞋扣的新鞋，因为其它的鞋她穿嫌太大，就这么到了罗素广场旅馆；去的时间正是营业中忙碌的时候。她收拾了死去女人的衣服，付了房费走了。她到了格伦戈里王宫饭店。记住，从那以后，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那些朋友就不再见到她了。她在那儿扮演的是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角色，为时一个星期。她穿的是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衣服，说话用的是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腔调，但是她还得买一双小一点的晚上穿的鞋子。接着——她失踪了，她最后一次露面便是有人看到她再次进了利奥波德国王宫邸，时间是在莫利遇害的那天晚上。”

“你是不是说，”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问，“公寓里终究是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尸体？”

“当然是！这玩的是双重假像，挺聪明的——毁容的目的是引起辨认女尸的疑问！”

“可是牙医的证据呢？”

“啊，我现在就谈这个问题。并不是牙科医生自己提出证据。莫利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就自己的工作提出什么证据来。他本来知道死去的女人是谁。是牙医的记录图表作证

据——可是那份记录已被伪造。两个女人都是他的病人，这一点要记住。只要把图表记录重新贴上标签、换个名字就行了。”

赫尔克里·波洛补充说：

“当你问我那女人是死了还是活着时，我回答说：‘这要视情况而定’，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当你提到‘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时——你指的是哪一个女人？是指从格伦戈里王宫饭店消失的女人呢，还是指真正的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波洛先生，我知道你有很大的声望。因此我承认：你作出这样非同寻常的设想一定有一些理由——这是一种设想，不过是设想而已。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是异想天开。你不是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被别人蓄意谋杀、莫利也被谋害以防止他认出尸体来吗？可这是为什么？这正是我想要明白的问题。这样一个女人——对人完全无害的中年女人——有许多朋友，而且显然没有敌人。人们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力气，阴谋干掉她呢？”

“为什么？是啊，这是个问题，为什么？正如你说的那样，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不会给人以任何伤害的人，连苍蝇都不肯伤害的人！好吧，我想同你谈谈我的看法。”

“是吗？”

赫尔克里·波洛身子向前凑了凑，说道：

“我认为，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被谋害，是因为

她正好有对人面孔的一种极好的记忆力。”

“什么意思?”

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们对两个女人的个性已经分别有所了解。其中一个是从印度来的与人无害的女人,但是有一件小事却牵涉到她们俩。在莫利先生门口台阶上同你说话的是哪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你会记得吧,她当时声称是‘你妻子的亲密朋友’。而这样的声称,经过她的朋友的判断以及按照平常的可能性来判断都是不真实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谎言。而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不说谎的’。因此这是冒充的人为了她自己的目的在说谎。”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点了点头。

“对,这道理说得很清楚。不过我仍然不明白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波洛说:

“啊,请原谅——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要是真的是那位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她不说谎话。因此那情况就一定是真实的。”

“我看你这么看问题也可以——但是这似乎不大可能——”

“当然不大可能!不过我们把这第二种假设当真——那么情况就是真实的。因此,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确认识你的太太。她对你太太非常了解。因此——你太太就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所熟悉的那一类人,是个在生活中有她自己地位的人。一个英裔的印度人——一个传教士——

或者再追溯得更远一点——是一个女演员——因此——不是丽贝卡·安霍尔特！

“布伦特先生，现在你可明白我谈到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是什么意思了吧？你是大银行家，但是你还是娶了一个有钱的太太的人。你和她结婚以前，你不过是公司的一个小伙计而已——离开牛津为时并不长。

“你理解吧——我已经开始以正确的方式来看待这个案子。随意花钱？对你来说当然不在乎。草菅人命——对你也同样不在乎，因为长期以来你实际上是一个独裁者。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他的个人生活不恰当地摆到重要位置上，其它方面倒等闲视之。”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波洛先生，你要说什么？”

波洛平静地说：

“布伦特先生，我要说的是：当你和丽贝卡·安霍尔特结婚时，你已经是有妇之夫了。你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你的前程令人刮目相看，这倒并不是因为你的富有，而是你的权力；你是有意识地犯了重婚罪，你的真正的太太对此事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这个真正的太太是谁？”

“艾伯特·查普曼太太就是她的姓名，并以此在利奥波德国王宫邸出入——那儿不过一箭之遥，从你在切尔西堤岸的房子去那儿步行五分钟就到了。你借用了一名真正特工的名字，并且意识到这会给她以暗示，表示她有一个干情报工作的丈夫。你的计划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来没有引起

任何怀疑。但是你从来没有与丽贝卡·安霍尔特举行合法的结婚手续，这个事实依然存在。你犯了重婚罪，这么多年来，你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危险。事情来得犹如晴天霹雳——它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一个讨厌的女人在过了将近二十年以后把你认了出来，认出你是她朋友的丈夫。机会把她带到了这个国家，也是机会让她在夏洛特王后大街碰到了你——巧得很，当时你侄孙女和你在一起，听到了她对你所说的话。否则的话，我怕是永远也猜想不到。”

“我亲爱的波洛，那是我亲口告诉你的。”

“不是，是你的侄孙女坚持要告诉我，你不好激烈反对，以免引起怀疑。那次会面以后，又发生了一次罪恶的机会（从你的观点来看）。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碰到了安布里奥提斯，并和他一起共进午餐，同他喋喋不休地谈起了她遇到一位朋友的丈夫——‘隔了这么多年’！——‘看上去是老了点，但模样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当然，我承认这纯粹是在猜测，但我相信她会这么说的。我认为，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丝毫也没有意识到：她朋友所嫁的这位布伦特先生是世界金融界幕后的影子人物。那个名字毕竟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名字。但是别忘了，安布里奥提斯不仅在从事颠覆活动，他还是个敲诈之辈。敲诈勒索的人鼻子特别长，专门探索秘密。安布里奥提斯感到好奇，他很容易就打听到这位布伦特先生是何许人。后来，我毫不怀疑，他就给你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啊，对了，安布里奥提斯找到了一座金山。”

波洛停了一会儿，接着说：

“处理一个又精明又老练的敲诈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叫他哑口无言，这是惟一的办法。

“我曾经错误地提醒自己，这件事情不是‘布伦特一定完蛋’，恰恰相反，而是‘安布里奥提斯一定完蛋’。但是答案却是一样！要想干掉一个人，最容易下手的办法就是乘其不备。一个人最容易放松警惕的地方，哪儿能比得上一个牙科医生诊所的椅子上呢？”

波洛又停了下来，嘴角上挂着微笑，接着说：

“这个案子的真相很早就提起了。艾尔弗雷德那个听差曾经在看一个谋杀故事，叫做《十一点四十五分发生的惨案》。我们本该以此作为凶兆，因为那正是莫利被害的时间，就在你快要离开的时候，是你用枪把他打死。接着你摁了电铃，把浴盆的水龙头拧开，离开了工作室。你安排的时间正好是你下楼时，艾尔弗雷德带着那个假的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上楼。实际上是你打开了前门，或许你想出去，但是由于电梯门又关上了，电梯向上运行，你又进了电梯到了楼上。

“我亲自了解到，艾尔弗雷德带那位病人上楼以后干了些什么。他敲了敲工作室的门，把门打开，向后退让病人进去。里面有自来水的哗哗声——这是一个暗示，表明莫利像平时一样在洗手。而艾尔弗雷德并没有看见莫利其人。

“艾尔弗雷德又下楼去了。他一走，你就悄悄溜进了工作室，抱起了尸体，放到了隔壁那间办公室。接着就快速查找档案，把查普曼太太和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两人的档案巧妙地进行了伪造。你穿上了白色亚麻布外衣，你太太可

能还化了妆。但是没有必要再费事了，因为安布里奥提斯是第一次到莫利这儿来看牙齿。他从来没有见过你，你的照片也很少在报纸上露面。再说，他为什么会心生疑虑呢？一个敲诈之徒并不惧怕自己的牙科医生。电话又响了，安布里奥提斯被带了上来。他发现牙医在门后洗手，姿态从容，遵照吩咐坐到了椅子上。接着他就指着自己的病牙。你以惯常的方式说话，解释说：最好要麻醉牙床，上一些普鲁卡因和肾上腺素。你上的剂量很大，足以致人于死地。也巧得很，他不会感到你在医疗上有什么外行的地方！

"安布里奥提斯完全不存疑心，他走了。你把莫利的尸体抱出来，安放在地上，把他轻轻拖到地毯上，现在你得一个人处理后事了。你擦了擦手枪，把枪放在他的手中——又擦了擦门柄，免得你的指纹还存留在上面。你用过的工具全都放在消毒器里。你离开了房间，下了楼，从大门走出去——选择的是适当的时机，因为那是惟一会出危险的时刻。

"这一切本该是天随人愿地美好！对你安全造成威胁的两个人——都死了。还有一位第三者也死了——但是从你的观点来看，那是在所难免。这些人的死因都很容易解释。莫利的自杀可以解释为对安布里奥提斯用药的错误引起的。两个死亡案排除了，其中有一个是由于令人遗憾的事故。

"可是你该感到遗憾，在场的有我；产生怀疑的是我；持反对意见的是我。一切并不像你设想的那么进展如意。因此，必须要找到第二道防线。如果有必要，还得找个替罪羊。你已经很详细地获悉了莫利住宅的情况，知道有个人叫弗

兰克·卡特,他可以担当这个角色。因此,你的同伙作出了安排:通过秘密方式雇用他当了园丁。以后他就是说出这样可笑的事,谁听了也不会相信。铁箱子里的尸体到时候会弄明白的。一开始,人们以为那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尸体,后来从牙医方面找到了证据。舆论大哗!看来似乎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但是确实有必要。你不想让英国警方去查找一个失踪的艾伯特·查普曼太太。不行,得让查普曼太太死——而让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死,让警方以为她就是查普曼太太,因为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她了。你通过你的影响,能作出安排让案件不了了之。

"你的确那么干了。但是由于你知道我是在干些什么,因此你有必要找我,怂恿我为你寻找那位失踪的女人。你坚持不断地对我施出'迫使对手接牌'的游戏。你的同伙打电话给我,采取了戏剧性的警告——同样的主意——颠覆——关于社会方面。她是个精明的演员,你这位太太,但是她冒充别人的口气,很自然地模仿别人的声音在说话。你太太模仿的是奥利弗拉太太的声调,这使我大为惊讶。

"接着,我被带到埃克沙姆——上演了最后一幕。把装上子弹的手枪放在桂树丛中,让修剪工在工作,粗枝大叶地使手枪落下来,落在他的脚旁,这样安排是何等容易的事。他吃了一惊,把枪拾起来。你还要干什么呢?他当场被逮住——再编些可笑的指责,说他手里拿的枪与打死莫利的那一枝一模一样。

"这一切,都像陷阱一样设在赫尔克里·波洛的脚下。"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稍有震动,他坐在椅子上,脸色沉

重、有点悲伤。他说：

“波洛先生，别把我给误解了。你猜测到多少？实际情况你究竟知道多少？”

波洛说：

“我有一份结婚证书——在牛津附近的登记处——是马丁·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和格达·格兰特的结婚证书。弗兰克·卡特看到，十二点二十五分刚过，就有两个人进了莫利的工作室。第一个人是个胖子——安布里奥提斯；第二个，当然就是你。但是弗兰克·卡特并没有认出是你。他只是从上面向下看到了你。”

“真是难为你提到了这个情况！”

“他进了工作室，发现了莫利的尸体。两只手冰冷，枪口周围的血迹已经凝固。这表明莫利死了已经有些时间了。因此给安布里奥提斯看牙齿的不可能是莫利，一定是杀害莫利的凶手。”

“还有吗？”

“有。海伦·蒙特里索今天下午被逮捕了。”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猛然动了动身子，但接着就坐得很安稳了。他说：

“那——就挺糟了。”

赫尔克里·波洛说：

“是的。真正的海伦·蒙特里索，是你远房的表亲，早在七年前已死于加拿大。你抹煞了这个事实，并对此加以利用。”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嘴角边泛起了微笑。他态度自然，

还带点孩子般的欢乐说道：

“你知道，格达那时遭到了解雇。我希望你能理解。你这个人很灵光。我和她结婚并没有让我的熟人知道。她当时在剧团演戏。我熟悉的那些人思想狭隘，而我正要去公司工作。我们都同意不对外声张。她继续她的演出。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也在剧团里工作。她对我们是了解的。后来，她随着旅行团到了国外。格达还曾收到过她从印度寄来的一两次信，然后她就中止了通信。梅布尔和一些印度人纠缠到一起去了。这个女人就是有点傻，容易上当。

“但愿我能让你明白：我和丽贝卡相逢以及我结婚的情况。格达是理解的。我只能用‘皇家盛典’这样的词来形容。我有机会娶了个女王，自己就像是女王的丈夫，甚至可以说像个国王。我把自己的结婚看成是高身份的丈夫和低身份的妻子。我爱她，不想抛弃她。一切都非常如意。我非常喜欢丽贝卡。她是个有头脑的女人，在金融意识方面堪称一流，我也是这样。我们在共事中很愉快，特别令人兴奋。她是令人称心如意的伙伴，我认为我也使她感到愉快。她死了，我从内心里感到惋惜。奇怪的是，我和格达越来越喜欢秘密会见的惊喜。我们有各种各样灵巧的办法。她天生是个演员，能扮演七八种人物的角色——艾伯特·查普曼太太只是其中的一个。她前夫是美国人。她寡居在巴黎。我因公务在那里和她相识。她常常以艺术家的身份带着绘画作品去挪威，我到那儿去钓鱼。后来，我就让她装成是我的表亲——海伦·蒙特里索。我们俩都感到有极大的乐趣，我以为，这使我们的浪漫生活富有生气。丽贝卡死了以后，我

们本来可以正式结婚——但是我们不想那么做。格达会发现那种正式的家庭生活很难维持，一些往事很可能会被翻出来。但是，我以为我们多少有些同感，真正的原因还是欣赏那种秘密的惊喜。一旦正式结了婚，我们都会觉得公开的家庭生活是很单调的。”

布伦特稍停了片刻，接着说话时，他的口气变了，变得有些严峻了。

“后来，那个讨厌的笨头笨脑的女人把一切都弄糟了。隔了那么多年，她竟然还认出了我！她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安布里奥提斯。你知道——你一定知道——要采取什么办法了！这不是仅仅为了我自己——并不仅仅是自私的动机。如果我受到毁谤，丢了脸——国家，我的国家，也会同样受到打击的。波洛先生，我为英国干事，我要让英国坚强，使它有应变能力。它摆脱了独裁——摆脱了法西斯主义。我实在不是把钱看得很重，我倒确实喜欢权力——我喜欢高居统治地位——但是我不想滥施暴政。在英国，我们是民主党人士，真正的民主党人士。对我们那些政治家，我们可以数落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嘲笑他们就嘲笑他们。我们自由自在。我念念不忘的全是——我终身的事业。如果我一旦——好了，你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波洛先生，国家需要我。那可恶的希腊人，敲诈勒索，不讲信义，要毁掉我终身的事业。一定要采取措施，格达也看到有这个必要。对于塞恩斯伯里·西尔那个女人，我们感到可惜——但这无济于事。我们要封住她的嘴。她那张嘴我们不能相信她不泄露。格达去看她，请她喝茶，叫她去请查普曼太太，就说她在

查普曼先生的公寓里。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来了，丝毫不存戒备。她根本就不知道——药放在茶里。毫无痛苦的感觉，只是睡觉，永远地醒不来了。至于毁容的事是后来干的——颇令人恶心，可是我们认为有必要那么干。查普曼太太即将永远消失。我给我的'表亲'海伦一座房子住。我们决定过一段时间就结婚。但是首先要把安布里奥提斯干掉。这事干得很漂亮。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不是真正的牙科医生。我的注射干得很成功，没有任何风险。注射以后，他当然感觉不到我在干些什么。或许感觉很好呢！"

波洛问道：

"两枝手枪呢？"

"那其实是一位秘书的，我在美国时，他曾在我手下工作。他是在国外什么地方买的。他离开时忘了带走。"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停了一会儿以后，问道：

"你还想了解什么情况？"

赫尔克里·波洛问：

"莫利的情况呢？"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回答得很明了：

"对于莫利我感到遗憾。"

赫尔克里·波洛说：

"是的，我明白……"

沉默了很久以后，布伦特说：

"波洛先生，还有什么吗？"

波洛说：

"海伦·蒙特里索已经被逮捕。"

“那么现在轮到我了？”

“对，这正是我的意思。”

布伦特轻声问道：

“可是你这么做未必愉快吧，是不是？”

“是的，根本不觉得愉快。”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我杀了三个人。因此，我似乎应该被判处绞刑。可是你已经听到了我的辩词。”

“什么辩词——说确切一点？”

“我认为，我真心实意地以为，国家需要持久和平，国家的福利事业，都少不了我。”

赫尔克里·波洛表示认可：

“对，这有可能。”

“你同意我的看法，对吗？”

“对，我是同意。在我的思想中，你对所有问题采取的立场很重要。为了人们头脑清醒，不偏不倚，为了局面的稳定，为了办事公道，都需要你。”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悄声说道：

“谢谢。”

他接着又问：

“那么怎么办呢？”

“你是要我——从这案子中罢手？”

“是的。”

“你太太呢？”

“我有很大的影响。误会了人，就是这个办法。”

“如果我不罢手呢？”

“那么，”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直截了当地说，“我坚持要求。”

他接着说：

“波洛，这是你掌握的事，完全由你作主。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不仅仅是自我保护的问题——这个世界需要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诚实的人；因为我有理智——没有什么特别的个人意图。”

波洛点点头。奇怪的是，他居然相信这一切。

他说：

“是的，那只是一个方面。你是个待在合适的地方的合适的人。你头脑清醒、主持公道、不偏不倚。但是你还有另一个方面：三条人命案。”

“是的。但是想一想这三个人是什么人！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你自己就说过——是个头脑笨得像母鸡的女人！安布里奥提斯——一个恶棍，一个敲诈勒索之徒！”

“莫利呢？”

“先前我说过，对于莫利我是很遗憾。但是——他毕竟是个有身份的人，一个高明的牙科医生——不过，这样的牙科医生还多着呢。”

“是这样，”波洛说，“的确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医生。那么，弗兰克·卡特呢？你本来也想置他于死地，不感到后悔吗？”

布伦特说：

“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我毫无怜悯之心。他不是个好东

西，不折不扣的无赖。”

波洛说：

“但是，也是一个生灵……”

“啊，是啊，我们都是生灵……”

“对，我们都是生灵，而恰恰是这一点你没有记住。刚才你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笨人；安布里奥提斯是个恶人；弗兰克·卡特是个无赖——莫利呢——莫利不过是个牙科医生，而牙科医生多得很。布伦特先生，这正是我和你在看法上不同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四个人的生命和你一样，都是很重要的。”

“你错了。”

“不，我没有错。你这个人很伟大，天生的诚实和耿直。你偏了一步——表面上看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在公开场合下，你还是那样：公正、诚实、可信；可是在内心世界里，你爱权力，这种愿望渐渐增长到压倒一切的高度。因此，你拿四条人命当牺牲品，认为他们微不足道。”

“波洛，难道你就意识不到：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幸福寄托在我身上吗？”

“那些我不关心，先生，我关心的是个人的生命，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不受侵犯。”

他站了起来。

“这就是你的答复？”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问道。

赫尔克里·波洛带有倦意地说：

“是啊——这就是我的答案……”

他走到门口那儿，把门打开，就有两个人走了进来。

2

赫尔克里·波洛往姑娘那儿走去，因为她正在那儿等他。

简·奥利弗拉脸色惨白，心力交瘁，站在壁炉旁。她身边是霍华德·雷克斯。

她招呼着：

“怎么样了？”

波洛轻声回答道：

“一切都结束了。”

雷克斯粗鲁地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波洛答道：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是凶手，已经逮捕了。”

雷克斯说：

“我以为他收买了你。”

简说道：

“不，我从来就没有那样想过。”

波洛叹了口气。他说：

“世界是你们的。新的天，新的地，是你们的。孩子们，在你们的新天地里，让那儿有自由，有怜悯……我所想要的就是这些。”

第十章 尾　　声

赫尔克里·波洛在回家的路上，此时大街上行人稀少。

一个不起眼的人凑到他跟前。

“怎么样？”巴恩斯先生问道。

赫尔克里·波洛耸耸肩，两手一摊。

巴恩斯问：

“他是什么态度？”

“他什么都承认，请求公正。他说：这个国家需要他。”

“这倒也是。”巴恩斯先生说。

稍停了一两分钟，他又问：

“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也是这么看的。”

“那么——”

“我们可能错了。”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巴恩斯先生说，"看来，我们可能会弄错。"

他们往前走了不远，这时候巴恩斯好奇地问：

"你在想些什么？"

赫尔克里·波洛又念着《圣经》中的话：

"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嗯——我明白了——"巴恩斯先生说，"扫罗——打击亚玛力。对，你可以以那种方法来认识这个问题。"

他们又向前走了一段路，巴恩斯又说：

"我在这儿乘地铁。波洛，晚安。"他停了一会儿，接着挺尴尬地说，"你知道，有些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事，朋友？"

"这事儿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无意之中把你引向了歧途。事实就是艾伯特·查普曼，代号Q·X·912。"

"怎么啦？"

"艾伯特·查普曼就是我。我为什么感兴趣呢，这是部分原因。你看，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太太。"

他格格地笑着，走了。

波洛惊呆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双目圆睁，紧蹙眉头。

他对自己说：

"好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他回家了。